

# 論趙樹理的創作



郭沫若等著

北京新華書店東分店印行

論趙樹理的創作

遠東華書局印行

## 前 言

在我們解放區，趙樹理同志已經不是一個陌生的名字，他的作品，是每一個愛好文藝青年所愛讀的。茅盾先生和郭沫若先生對他的小說曾寫過很好的評讚。在讀完《李家莊的變遷》以後，茅盾先生曾下過這樣的斷語：『……現在單來說一說這部書的技巧，用一句話來品評。就是已經做到了大眾化；沒有浮泛的堆砌，沒有纖巧的雕琢；樸實而醇厚，是這部書技巧方面很值得稱道的成功，這是走向民族形式的里程碑。』這是一九四六年冬天的事情。

據我個人所知道的，他的小說曾爲人改編爲影詞，如李有才板話，也曾爲人改編爲戲劇，如小二黑結婚。據去年香港文匯報上談，改編成戲劇的小二黑結婚在香港演出後，曾受到熱烈的歡迎。

郭沫若先生在『關於李家莊的變遷』一文的結語中曾這樣號召過：『有志者請耐心地多讀兩遍這樣的作品……』爲了幫助讀者研究與理解趙樹理同志的作品，我們編輯了論趙樹理創作這個小冊子，也爲了方便讀者，在附錄中我們編印了他的一些短篇，如：傅家寶、小經理、福貴、地板、催糧差、郭不黑正、小二黑結婚和孟祥英翻身等。如果把已經出版成冊的李有才板話、李家莊變遷等，聯起來閱讀，則更有益了。

關於論趙樹理同志創作的文章，我們是裝最大的可能來搜集，但有些文章，雖然我們知道有，可是手頭缺乏時，只得不能如願了。據一九四七年太行區出版的平原雜誌上講，關於李有才板話這本書，

在抗日時期前彭德懷司令，以及前中共華北局書記楊尚昆同志都曾原文介紹過。然而現在手頭是沒有這些材料，但從這個意思，我們可以看到我們解放區的一些負責同志，即使是對馮雪峰中，也還是所傾心，這關心着我們文學創作。

蔡玉清同志文章着意地引用了「李有才板話」所以被稱為傑作是因為趙樹理同志貫徹了毛澤東同志的「文藝方向」。並從這里分析了「李有才板話」對於農村群眾工作的教育意義及提高文藝界上的關係。

周揚同志的文章是極其地總結了趙樹理同志的創作，又詳細地談論到他的人物的創造，以及語言的使用。

關於「李有才板話」的文章則有李大章同志的介紹李有才板話；和茅盾先生底關於李有才板話，郭沫若先生底「板話」及其他，還有力群同志底談「李有才板話」等。關於談論李有才板話的。還有茅盾先生郭沫若先生的文章。

我認爲欲理解一個作家和他的作品多了解他的一些經歷與生活也是有好處的，因此我們讀了王春、陳艾、馮風和趙樹理同志的文章。王春同志陳艾同志都是他們的朋友，老同志，理解深，趙樹理的文章，對流傳的關於趙樹理同志的說法都作了一番更正，此外並談到他的經歷和生活，以及他與喜等等。

關於論趙樹理的文章這本小冊子的前言，我想就寫到這兒好了。更多的，讀者自己可從本書了解。

一九四九年七月

劉崇慶於安東市

# 目 錄

介紹作家談『李有才板話』和我們的教學路線……………	黎 玉 (一)
『李有才板話』的創作……………	胡 錫 (七)
『李有才板話』的構理與小說……………	茅 盾 (一六)
關於『李有才板話』……………	郭沫若 (二一)
關於『李有才板話』……………	茅 盾 (二三)
介紹『李有才板話』……………	李大章 (二六)
『李有才板話』……………	力 靜 (二九)
『李有才板話』及其他……………	郭沫若 (四二)
趙樹理怎樣成爲作家的……………	王 赤 (四四)
人民作家趙樹理……………	塞 風 (四六)
關於趙樹理……………	陳 艾 (四九)
向趙樹理方向邁進……………	范 煤 (五三)

## 附錄

邪不壓正	趙樹理(六一)
孟祥英翻身	趙樹理(一〇一)
催糧差	趙樹理(一一七)
福貴	趙樹理(一二七)
地板	趙樹理(一四一)
小經理	趙樹理(一四九)
傳家寶	趙樹理(一五五)
小二黑結婚	趙樹理(一七一)
藝術與農村	趙樹理(一八七)

# 介紹大家讀「李有才板話」

## 和我們的群眾路線

黎 玉

「李有才板話」出版了，我覺得能識字的人不可不讀，不識字的人不可不聽；尤其縣區黨政軍民幹部都需要花費三四個鐘頭的工夫去唸一唸。在文藝戰線上活動的同志們，更要將它精讀幾遍，學習它創作的觀點、立場與方法。

我這樣介紹，或者有些人會說：「你太捧場了，似乎比什麼文件都重要了。」我不需要解答，我只請你，不管唸也好，聽也好，有三個鐘頭足够了，並不花費你很多時間。至少是「聞卷有益」，會有助於你的思想和作風的。

我並不是說這本小冊子已經是絕妙佳作，毫無缺陷；而是說我們文藝的新方向——爲工農兵服務通俗的作品太少了，這本小冊子是貫徹這個方向，在敵後根據地比較是初步成功的作品。雖然他僅僅是寫出了根據地一個角落，一個鄉村生活的橫斷面，而且是根據地建設初期的新舊力量變化的一種狀態。但以新的觀點、立場、方法，通過藝術的形式表現出來的通俗作品還不多見，這對於啓發與教育

一些人的「群眾路線」「群眾作風」是更生動而活潑的教材。李大章同志的介紹，已經說的很好很完善，這是需要讀者們同時研究體會的。

我想說的是以這個角落的描寫來體會我們現時農村的群眾工作，把群眾路線群眾作風更加重視、熟練起來，把官僚主義洗刷出去，越乾淨越好。我敢說不論那個工作那個崗位，只有真正自覺的意識到群眾路線群眾作風，才會把工作做好，把群眾組織起來，把根據地建設鞏固起來。

我們從「李有才板話」來看新舊幾種人物說明我們應該注意的事吧：

首先，談談封建勢力「閻恒元」吧；他會隱瞞黑地；他會收買腐蝕一些想進步的人。像閻恒元這種敗類，在山東抗日民主根據地內還是不少，甚至還有比閻恒元手腕更毒辣的，他們遇到每一細法令便大肆造謠，他們會應用一些腿子打進農救會來打聽秘密；他們有的會秘密收買「村幹部」來為他們服務；他們因收買不了，會謀害「村幹部」；他們會離間民兵分化民兵來與區鄉政權對立；他們會陰謀組織一些狗腿欺騙落後群眾，破壞群眾鬪爭；他們會隨時造謠說「變天」「中央大軍要來」威脅群眾；以及用各種辦法阻止群眾組織起來，阻止民主政府減租減息法令的執行，其目的只有一個：就是想維持他們自私的封建剝削，維持他們特權的統治，使全村群眾仍過奴隸牛馬的生活——還要像綿羊一般的馴服聽其支配，這就是所謂惡霸之流。

這種情形群眾懂得最清楚，也不想平等、翻身。但更有很鞏固的群眾團體，他們往往是不敢輕易言傳的。現在群眾已不像過去了，要講民主，要愛道理，要鬪爭一下，這是根據地民主建設過程中必然到來的現象。但是有些人却大驚小怪，以為破壞社會秩序了，「群眾過火」，聽一些惡霸們散佈些流言，片面的反映，就以爲自己深入調查了真像，這實在說又是個官僚主義可笑的表现



。我並不反對一些人真正眼睛向下，調查真像，而且很維護如此作。但是，應當知道這個階級的封建統治是有數千年的統治基礎，今天民主的法令不能完全貫徹，就是因為每個角落或輕或重有一個半個關恒元這樣的人物。當然有些群眾團體缺乏說理的經驗，不善於分別惡霸的輕重，在鬭爭上在方式上不免有過火之處，但是我們應該知道群眾真正爲民主行動起來，就不可避免的他要大膽反抗一下，要出出氣，訴說給他曾受過惡霸或封建地主的氣：「打過他」、「罵過他」、「罰過他」、「押過他」、「殺害過他的親人」、「準過他的土地房屋」、「強姦過他的妻女」、「欺騙他不減租好」、「抽了他佃的土地」、「貪污了公糧公款」、「霸佔了公荒公山」……等等。一切都是群眾們各自親身領受過痛苦的滋味，都是在心坎裡積下來幾年幾十年的冤枉！怨恨！憤怒！今天不是過去官僚封建的統治了，是民主了，天晴了，能說理了，能告狀了，他爲什麼不說呢？但多少年來的封建統治，這些奴隸的生活，連出氣的話也不會說了，他們幾十個痛苦頂多能說出兩個三個來，氣憤了也自然過火些，這是群眾自身的表現，不必大驚小怪，更不能說這是「土匪行爲」。目前在根據地的政府幹部群眾團體幹部以至一切團體幹部需要的是「板話」中的縣農救會主席「老楊」的作風，真正到「老槐樹底下的一群」中去發現鄉村中間問題的所在，再分別輕重幫助他們正確的處理。不是像「章工作員」那樣的角色，不接近群眾，光召集形式大會，飄浮的在空中走馬看花，追求數目字，看見假像看不見真像，爲封建惡霸所玩弄，自己還洋洋得意。結果是群眾不敢抬頭抗日，民族力量落空，生產情緒不會提高，社會還作不到真正友愛團結，這應當是敵後根據地的恥辱！我感覺我們根據地內還有不少的「章工作員」，雖然不斷要求深入群眾與群眾一起，去了解群眾迫切要求……，但有些還是當作耳邊風過去了，都作了「章工作員」一類人。讀過「板話」後應痛改前非，學習「老楊的作風」。

其次，再談一談閻恒元的腿子『吃烙餅的幹部』，像張德貴、閻喜富、劉廣聚等這些人，在過去封建農村是普遍的，是封建惡霸的幫兇；是依靠鄉村封建勢力生活的寄生蟲，成份大都爲流氓、地痞、街滑子不務正業的人，像『板話』中描寫的歇是最生動的：

『一隻虎，閻喜富，吃吃喝喝有來路；

當過兵，賣過土，又偷牲口又放賭；

當牙行，賣寡婦……

什麼事情都敢做。

惹下他，防不住，人人見了滿招呼。』

這些人不少的已經隨一些地主當了漢奸，有一些在現時農村惡霸未壓服之前，他們或明或暗仍爲惡霸服務，狼狽爲奸，威脅群眾。我覺得今天民主抬頭的時候，應使他們離開惡霸，應使他們在群眾面前說良心話，揭穿惡霸陰謀與狼狽爲奸的情形，只要當衆揭發，認錯改錯，就不再計較過去，是本『言者無罪』的寬大精神，不應促使他們混在一起危害群眾。但在這些腿子未轉入生產未澈底改正『狗腿』行爲時，是沒有資格加入民兵與各種群眾團體的，已經參加的應分別轉變的程度洗刷與教育。只有這樣才能使惡霸孤單，服從群眾民主利益。

再其次，是『大槐樹下的一群』，這是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處處都經歷過一些地主、惡霸、腿子壓迫的人。由於無群眾組織，只好在暗地裡叫苦，說不平話，忍受。但這一群在我們今天根據地內，不但在一些空白區的角度如此存在，而且在初步得到民主的鄉村也還存在，這就是因爲幾年來有些『章工作員』一類的人官僚主義作風存在，不能很快的發現他們。這一群的人發現也不是容易的

，要想他們敢和你吐露真情實話，你必須使他們信任你不是官僚，不是惡霸一幫，而且有力量去幫助他們解放，他才敢說真話。你必須在生活中有群眾感情，他才會信任你。你必須了解其迫切要求的幾個主要環節，抓緊這些環節去啓示獲得民主方法，使他們學會鬭爭的正確辦法得到效果，他才會擁護你們的。你如果不是如此，他還沒有如此認識，你就親身出馬，抱打不平，代替包辦，他僅僅感謝感謝；但真正民主還未能得到。同時這一群人，也有積極分子、中間分子、落後分子三種人的區別，這三種人不是絕對不變的，是常常相互轉移的，問題在於你如何發現如何培養，往往有些人把分子看錯或運用了積極分子又不培養，天長日久，又會被封建勢力秘密利誘收買。『板話』中的『小元』本來是個積極分子，因為到縣受武委會訓又未抓緊對他的階級思想教育，所以爲封建社會的虛榮、不勞動、物質引誘，結果成了惡霸『閻恒元』的人。因此今天爲了民主，爲了發動組織群眾，必須記取這個教訓。今天鄉村中產生了一些『新貴』脫離群眾，是應當及早教育幫助他們改正，如果不是壞分子混入，不應該以同樣的方式去『打倒』，而是促其自覺的向群眾進行自我批評，在實際生活中求得改正，這才不致於使封建勢力乘機混水摸魚，分裂群眾。

最後我想談談這本小冊和我們今天文藝戰線的關係。經過毛澤東同志文藝政策的報告印發後，大家似乎已經有決心爲工農兵服務了，眼睛也向下了，這是個好現象，希望不久將來也寫出個角落的橫斷面的成功的作品來！如果你要決心寫，我建議你時刻把毛主席的文藝政策鑽研幾遍，並且把觀點方法掌握學習深刻一些，在各種現實生活中，從實際出發去顯示你分析問題的觀點方法。你必須儘得群眾路線、群眾作風，你才能發現你作品的一切內容。你如果要寫敵佔區邊緣區的一角落，你最好參加武工隊活動半年一年。你如果要寫根據地鄉村生活與整個根據地社會生活歷史的變化過程或一個

政治生活的橫斷面，那你最好參加一年或半年的群眾運動。你可幫助這些崗位上無數的寫家，你也真正體驗了現實生活的一段，我覺得不如此，只站在群眾鬪爭生活的外面去訪問訪問來寫作，是不會有很好文藝作品的。現在我們是萬分歡迎向這一方向努力，深入前進！

# 論趙樹理的創作

周揚

## 趙樹理是一位具有大衆風格的人民藝術家

在被解放了的廣大農村中，經歷了而且正經歷着鉅大的變化。農民與地主之間，進行了微妙而劇烈的鬭爭。農民爲實行減租減息，爲滿足民生民主的正當要求而鬭爭；這個鬭爭在抗戰期間大大的改善了農民的生活地位，因而組織了中國人民雄厚的抗敵力量。抗戰勝利以後，減租減息與反奸、復仇、清算的鬭爭結合起來，鬭爭正在繼續深入發展。這個鬭爭將摧毀農村封建殘餘勢力，引導農民走上徹底翻身的道路。經過八年抗戰，農民已經空前的覺悟和團結起來了。他們認識了他們貧窮的真正原因，他們決心爲根本消滅這個原因鬭爭。他們把鬭爭會、清算會很正確的叫做「挖窮根」。這就是說，要把貧窮的根子挖出來，將它斬斷。農民的革命精神正在被充分的發揮，這個力量是沒有什麼東西能够抗拒的，是無窮無盡的。它正在改變農村的面貌，改變中國的面貌，同時也改變農民自己的面貌。這是現階段中國社會的最大最深刻的變化。一種由舊中國到新中國的變化。

這個農村中的偉大變革過程，要求在藝術作品上取得反映。趙樹理同志的作品，就在一定的程度上滿足了這個要求。

趙樹理，他是一個新人，但是一個在創作、思想、生活各方面都有準備的作者，一位在成名之前

，已經相當成熟的作家，一位具有新穎獨創的大眾風格的人民藝術家。他第一篇爲人所知的短篇小說『小二黑結婚』，在一九四三年發表之後；立刻在群眾中獲得了大量讀者，僅在太行一個區即銷行達三四萬冊，群眾並自動的將這故事改編成劇本，搬上舞台。接着發表了中篇『李有才板話』，這是一篇非常真實的，非常生動的描寫農民鬭爭的作品，簡直可以說是一個傑作。不久以前，又發表了同樣主題的長篇『李家莊的變遷』。

我們面前是三幅農村中發生的偉大變革的莊嚴美妙的圖畫。

『小二黑結婚』寫的是一個農村中戀愛的故事。故事很簡單：一個特等射手的年青漂亮的農民，和一位美麗的農家姑娘小芹相好。但是小二黑的父親二孔明和小芹的母親三仙姑，這村子裡的兩位『神仙』，却反對他們的結合。二孔明爲他兒子收了一個八九歲的小姑娘作童養媳，但是小二黑不認賬，他對父親說：『你願意養，你就養着，反正我不要。』小芹也不認母親爲她定下的婚事，把婚禮扔在一地，對母親說：『我不管，誰收了人家的東西，誰跟人家走！』你看，他們回答的多麼乾脆，多麼堅決！當村裡的惡霸金旺兄弟將這對情人雙雙拿住，企圖誣告他們的時候，小二黑一點沒有畏怯，他是理直氣壯的，因爲他打聽過區上的同志，人家說：『只要男女本人願意，就能到區上登記，別人誰也作不了主。』結果，自然是小二黑勝利了。作者是在這裡謳歌自由戀愛的勝利嗎？不是的！他是在謳歌新社會的勝利（只有在這種社會裡，農民才能享受自由戀愛的正當權利），謳歌農民的勝利（他們開始掌握自己的命運，懂得爲更好的命運鬭爭），謳歌農民中間明、進步的因素，對愚昧、落後、迷信等因素的勝利，最後也最重要，謳歌農民對封建惡霸勢力的勝利，作者對二孔明，三仙姑的描寫，算得是够諷刺的了，但當我們看到這兩位『神仙』爲自己兒女的事情弄得那樣狼狽不堪的時

9

候，我們真有點可憐起他們來，待到後來看到他們的轉變，簡直要喜歡起他們來了。原來作者攻擊的對象，並不是他們，而是金旺兄弟，那些橫行鄉里的惡霸們。

在『李有才板話』中，便正面展開了農民與地主之間的鬭爭。鬭爭圍繞在改選村政權與減租問題上。老戶主閻恒元，作者在這個人物身上描出了地主的老奸巨猾的性格，他把持了村政權，操縱了農會，關於他，李有才曾經編過一段快板：

「村長閻恒元，一手遮住天，自從有村長，一當十幾年。年年要投票，嘴說是改選，選來又選去，還是閻恒元。

不如弄塊板，刻個人名片，每逢該投票，大家按一下，人人省得寫，年年不用換，用它百把年，管保用不爛。」

李有才，這位農民的天才歌手，用他的快板反映了村子裡的事件和人物，表達了農民對於這些事件和人物的情緒的反應。這些快板是多麼真實，多麼暢快，多麼鋒利呀！正因為這些快板戳穿了閻恒元們的假面，李有才被他們擡出了村子，農民中的積極分子被打擊，分化、收買。年青、熱情，但是沒有經驗，犯了主觀主義、官僚主義的章工作員被愚弄着，完全蒙在鼓裡，他還說閻恒元是『開明士紳』呢，並且還把閻家山獎為『模範村』呢。然而農民們的眼睛是明亮的，他們唱道：

「模範不模範，從西往東看；

西頭吃烙餅。東頭喝稀飯。」

他們繼續鬭爭着，一個小元變壞了，其他許多『小字號的人物』還是積極的。有才老叔攆走了還是有人編歌子，他們的嘴是封不住的。當縣農會主席老楊同志，這位從群眾中生長起來，熟悉群眾要

求，有群衆作風的人物來到村子裡的時候，那一夥年青積極的農民便好像給吸鐵石所吸引一樣，都團結到他的周圍了。他們重新組織起農救會，發動了鬭爭，改組了村政權，實行了減租法令，鬭爭勝利了。作者在這裡正確的處理了農民鬭爭的主題，寫出了鬭爭的曲折與複雜性，寫出了農村中的各種人物：地主，農民；包含積極的，中間的，與落後的；兩種類型的工作幹部，他沒有把人物與行動簡單化；沒有只寫勝利，不寫困難，只寫光明的一面，不寫陰暗的一面。他的筆是那樣輕鬆，那樣充滿幽默，同時又是那樣嚴肅，那樣熱情。光明的新生的東西，始終是他作品中的支配一切的因素。

『李家莊的變遷』的主題，同樣是寫的農民與豪紳地主之間的鬭爭，而且這個鬭爭範圍更廣，過程更長，因而也更激烈，更殘酷。前兩篇作品所特有的幽默的調子在這裡被一種沉重的空氣所籠罩。農民主人公鐵鎖的性格也比那些『小字號的人物』更深沉。他有比他們更多的經歷，他的活動更帶自覺的性質。全書的故事就是以他作中心來展開的。他是李家莊的一個外來戶，受盡了當地豪紳地主的剝削壓迫，跑到那裡也逃不出他們的魔掌。只有在太原和一個叫做小常的青年共產黨員的偶然相識，才第一次在他的生活史上投射了一線光明。這個小常幾乎成了他以及後來全村的禍星。抗戰開始，小常恰好被派到他們縣上來工作，他親自到了他們的村子裡，在這裡激發起他的發展了鐵鎖會的工作。鐵鎖和農民中其他積極分子冷光、白狗都活躍起來了。豪紳地主李如珍一夥也在加緊籌劃；他們抵抗減租減息，他們想破壞鐵鎖會不起作用。中央軍、日本人來了，他們便得志起來，對農民發了血的報復。小常被活埋了。鐵鎖、冷光投入了八路軍。而當八路軍第二次解放這村子的時候，村裡剩下的人，連復前的一半都不到了。鬭爭是殘酷的，而且長期的。作者在故事結尾處，寫到了慶祝抗戰勝利大會，本來就可以住筆了的罷，然而他卻不能不加寫一場自衛戰爭，歡送參軍人員的大會，向讀者強烈



的暗示了：鬪爭還在前面！他灌輸了讀者以勝利信心和鬪爭勇氣。

『李家莊的變遷』雖只寫的一個村子的事情，但却襯托了十多年來山西政治的背景，涉及了抗戰期間山西發生的許多重要事件，包含了歷史的和現實的政治內容；可以看出作者在這裡有很大的企圖。和作者的企圖相比，這篇作品就還沒有達到它應有的完成的程度，還不及『小二黑結婚』和『李有才板話』在它們各自範圍之內所完成的；它們似乎是更完整，更精練。但是就作品的規模和包含的內容來說，『李家莊的變遷』自有它的爲別的兩篇作品所不可及的地方。

在巡視了趙樹理同志的這三篇小說之後，我想說一說在他的創作中有些什麼地方，甚麼獨創的地方，特別值得研究，值得學習呢？我打算說兩點：一、是他的人物的創造；二、是他的語言的創造。

## 人物的創造

作者在人物創造上，第一個特點就是：他總是將他的人物安置在一定鬪爭的環境中，放在這鬪爭中的一定地位上，這樣來展開人物的性格和發展。每個人物的心理變化，都決定於他在鬪爭中所處的地位的變化，以及他與其他人的相互間的關係的變化。他沒有在靜止的狀態上消極的來描寫他的人物。

首先，他寫了農民中的積極分子和工作幹部。他們是站在鬪爭的最前線。創造積極人物的典型，是我們文學創作上的一個偉大而困難的任務。原因是：一、作爲我們遺產的過去優秀的作品，幾乎都只寫了農民消極的落後的方面；二、現實中新的人物，新的個性也還在形成生長之中。作者雖還沒有創造出高度集中的典型，像阿Q那樣的，但他無論如何寫出了新的人物的真實面貌，那些『小字號的

人物」們可以看作新的農民的集體的形像。而且是多麼生動的，可愛的形像啊！但是作者也並沒有將他們理想化。這些都不過是普通的農民；他們年青，熱情，有時甚至冒失；他們所身受的豪紳地主的壓迫剝削，迫使他們不能不走向革命。他們在苦難與鬭爭中漸漸成長起來，他們漸漸學會了鬭爭的方法和策略；他們敢說敢幹，且又富於機智和幽默。每個人都在鬭爭中顯示出各自的本領與才能，正如「李有才板話」中的老楊同志所說的，「老槐樹底有能人」。群眾的鬭爭——這就是決定一切的力量。鬭爭教育了農民，培養出了他們中間的積極分子。趙樹理同志的創作就反映了農民的智慧，力量和革命樂觀主義。在老楊同志這個人物身上，他創造了一個傑出的農民幹部的成功的形像。

作者同樣出色的描寫了地主惡霸和他們的「狗腿」。他的重點也是放在他們和農民對立，和新政權對立的關係上。他們對於農民的要求減租和組織農會，改組村政權等等活動，進行了頑強的堅決的抵抗；這種抵抗在不能使用公開暴力的時候，就憑藉狡猾的手腕；他們「一吐子的骯髒計」。他們充分的利用了農民的自私，落後，和工作幹部的沒有經驗，主觀主義，官僚主義。「李有才板話」中「丈地」一章，便提出了關於這一方面的非常特出的描寫。

農民與地主之間的分界線是劃分的十分清楚的。農民憑着他們的階級本能和經驗，對於這個分界一點也不含糊。我們只要看看，當小元還是積極分子的時候，那些「小字號的人物」對他多麼親，而一當小元作了武委會主任，同地主同化之後，他們對他就疏了。他們前後態度是完全不同的，他們從心底發出了兩種不同的感情。兩個農民在被指派給小元鋤地的時候有段對話是妙極了。我只引其中的兩句：

小福道：「頭一遍是咱給他鋤，第二遍還教咱給他鋤！」小順道：「那可不一樣！頭一遍是人家

把他送走了，咱們大家情願幫忙，第二遍是人家陞了官，不能鋤地了，派咱給人家當差，早知道落這個結果，幫忙？省點力氣不能睡覺？」

作者也寫了農民中的落後分子，如像『李有才板話』中的老秦；他『吃虧，怕事，受一輩子窮，可瞧不起窮人』，但他也有個好處，『只要年青人一發脾氣，他就不說話了』，他到底還是善良的。落後的人物在鬭爭的環境中也不能不起變化。不只一個老秦，還有『小二黑結婚』中的那兩個『神仙』，到後來都有些變了。你也許覺得他們的變化太小，而且近乎消極罷，但作者是現實主義的，他不能把一個人物，寫成一個晚上就完全變了樣子，像有些作者寫人物轉變那樣；他只是著重寫了環境的力量。他雖沒有告訴你，他的人物轉變得怎樣，但却叫你不能不相信他們的轉變。

作者在描寫他的人物上，其次一個特點就是：他總是通過人物自己的行動和語言來顯示他們的性格，表現他們的思想情緒。關於人物，他很少做長篇大論的敘述，很少以作者的身份出來介紹他們，也沒有作多少添枝加葉的描寫。而還每個人物以本來面目。他寫的人物，沒有『衣服是工農兵，面貌却是小資產階級』；他寫農民就像農民。動作是農民的動作，語言是農民的語言。一切都是自然的，簡單明瞭的，沒有一點矯揉造作，裝腔作勢的地方。而且，只消幾個動作，幾句語言，就將農民真實的情緒、的面貌勾畫出來了。讓我們再從『李有才板話』中引用一段，這是寫農民們在聽到他們村長撤職的消息時的反映：

「一進門，小元喊道：『大事情！大事情！』有才忙道：『什麼，什麼？』小明答道：『老哥！喜富的村長撤差了！』小順從炕上往下一跳道：『真的？再唱三天戲！』小福道：『我也算數！』有才道：『還有今天？我當他這飯碗是鐵箍箍住了！誰說的？』小元道：『真的！』章工作員來了，帶着

公事！」小福的表兄問小福道：「你村裡跟喜富的仇氣就這麼大？」

就這樣短短的對話，聽來是那麽輕鬆，那樣愉快，然而又是多麼有力的表示了農民對地主惡霸的仇恨心理。這種仇恨在『李家莊的變遷』中就成了爆發式的，農民們在龍王廟將漢奸地主李如珍活活打死的那個血淋淋的場面，也許會有人感覺到農民的報復太慘忍了罷；但請聽一聽農民是怎樣說的：

『道還算血淋淋的？人家殺我們那時候，廟裡的血都跟水道流出去了！』

還有比這更正當，更公平的辯白嗎？這些農民都是積極的活動的人物，所以他們的語言行動是緊結合的，語言表現行動，而又凝成於行動之中：所以總是簡練的，生動的，鬭爭的語言和日常生活的語言完全融合起來了，農民的機智和幽默，在鬭爭的火燄中鍛鍊得光芒四射。他們把諷刺的話叫做『開心話』，叫做『扔磚頭話』；這就是對豪紳、地主、官僚、惡霸、『狗腿』們『扔磚頭』；這是鬭爭的語言。就這樣，作者從這些行動和語言中，將新的人物的性格顯示出來了。

最後，作者在處理人物上，還有一個特點，就是明確的表示了作者自己和他的事物的一定關係。他沒有站在鬭爭之外，而是站在鬭爭之中，站在鬭爭的一方面，農民的方面，他是他們中間的一個。他沒有以旁觀者的態度，或高高在上的態度來觀察與描寫農民。農民的主人主的地位不只表現在通常文學的意義上，而是代表了作品的整個精神，整個思想。因為農民是主體，所以在描寫人物，敘述事件的時候，都是以農民直接的感覺，印象和判斷為基礎的。他沒有寫超出農民生活或想像之外的事體；沒有寫他們所不感興趣的問題（當然寫別的主題的作品，又是另外一回事）。他把每個人物或事件在群眾中的反映及所引起的效果，當作他觀察描寫這個人物或事件的主要角度。農村的事情還有誰比農民了解得更深切，更透澈的嗎？對於地主，有誰比農民更熟悉，更清楚底細的嗎？就是對農村中

幹部們工作的好壞，農民也是最正確的批判者。因為群眾的意思總是正確的。在「李有才板話」中，李有才的那些真實反映了群眾意見的快板，如果單從形式上看，也許會被看作是中國舊小說所特有的「有詩爲證」的一個變體，但我却以爲他表現了趙樹理同志創作上的一個重要精神，這是他創作上的群眾觀點。有了這個觀點，人民大眾的立場和現實主義的方法才能真正結合起來。

若有人懷疑，趙樹理豈不只是一個農民作家嗎？他的創作和思想的水平不是降低到了「農民意識」嗎？回答當然不是。他不但歌頌了農民的積極前進的方面，而且批判了農民的消極的落後的方面。他寫了好的工作幹部，這在農村實現無產階級領導的骨幹，沒有這骨幹，農民的翻身是不可能的；同時也批判了壞的工作幹部。這好與壞的一個主要區別的標準，就是能不能和農民打成一片，替他們解決問題。老楊同志和章工作員的區別就在這裡。兩個人物的對照的描寫，充滿了現實的教育意義。

關於趙樹理同志在人物創造上的基本特點，我所看到的就是如此。現在我就來說一說他在語言上的創造工作。

## 創造的言語

在他的作品中那麼熟練的豐富的運用了群眾的語言，顯示了他的口語化的卓越的能力；不但在人物對話上，而且在一般敘述的描寫上，都是口語化的。在他的作品上，我們可以看出和中國固有小說傳統的深刻聯系；他在表現方法上，特別是語言形式上吸取了中國舊小說的許多長處。但是他所創造出來的決不是舊形式，而是真正的新形式，民族新形式。他的語言，是群眾的活的語言。他在文學創作上，不是墨守成規者，而是革新家，創造家。

『文藝座談會講話』以後，學習民間語言，民間形式的努力產生了很多優秀的結果。就在小說創作方面，也有成績。但有些作者，却往往只在方言、土語、歇後語的採用與舊形式的表面的模仿上下工夫，趙樹理同志却不是那樣，他執行了他自己作品的創造的任務。

在他的作品中，他幾乎很少用方言、土語、歇後語這些；他決不爲了炫耀自己的語言的知識，或爲了裝飾自己的作品而濫用牠們。他盡量用普通的平常的話語，但求每句話都能適合每個人物的特殊身份、狀態和心理，有時一句平常的話，在一定的場合從一定的人物口中說出來，可以產生不平常的效果。同時他又採用了許多從群眾的生活和鬥爭中，不斷產生出來的新語言。他的人物的對話是生動的，漂亮的；話一到了他的人物的嘴上就活了，有了生命，發出光輝。

他在作敘述描寫時，也同樣是用的群眾語言，這一點我以為特別重要。寫人物的對話應當用口語，應當忠實於人物的身份，這現在是再沒有誰另作主張的了；唯獨關於敘述的描寫，即如何寫景寫人等等，却好像是作者自由馳騁的世界，他可以寫月亮，寫靈魂；用所謂美麗的詞藻，深刻的句子；全不管這些與他所描寫的人物與事件是否相稱以及有無關係。要創造工農兵文藝，這片世界有打掃一番的必要。人物與環境必須相稱。如果環境中的什麼事物，在一個人物的心中是不存在的，即是他對這事物不感興趣，這事物與他的生活毫無關係，那末，作者爲什麼要耗費力氣去寫牠呢？僅僅爲了自己個人的愛好？我們來看一看趙樹理同志這樣描寫環境：

閩家山這地方有點古怪，村西頭是磚樓房，中間是平房，東頭的老槐樹下是一排二三十孔土窖，地勢看來也還平，可是從房頂上看起，從西到東却是一個斜坡。』（『李有才板話』）這裡，風景畫是沒有的。然而從西到東一道斜坡，不正是農村中階級的明顯的區分嗎？

再來看一看他如何描寫李有才的竈洞：

「李有才住的一孔土竈說也好笑，三面看來有三變：門朝南開，靠西牆正中有個炕，炕的兩頭還都留有五尺長短的地面。前邊靠門這一頭，盤了個小灶，還擺着些水缸、菜甕、鍋、匙、碗、碟；靠後牆擺着些筐子、籬頭，裡面裝的是人家送給他的核桃、柿子（因為他是看莊稼的，大家才給他送這些）；正炕後牆上，就炕那麼高，打了個半截套竈，可以鋪半條蓆子，因此你要一進門看正面，好像個小山菓店……扭轉頭看西邊，好像石菩薩神龕；回頭來看窻下，又好像小村子裡的小飯舖。」

這豈只是在寫竈洞啊？他把李有才的身份和個性寫出來了。

作者在描寫人物的時候，所使用的方法和語言也是非常特出的。他往往不從正面來寫，而從人物的舉止行動在別人身上所發生的效果反襯出來。

他這樣描寫着小二黑的漂亮：

「小二黑是二諸葛的二小子，有一次反掃蕩打死過兩個敵人，會得到特等射手的獎勵。說到他的漂亮，那不只是劉家峻有名，每年正月扮故事，不論去那一村，婦女們的眼睛都跟着他轉。」

寫小芹，也用了同樣的方法：

「小芹今年十八了，村裡的輕薄人說，比她娘年輕時候好得多，年青小夥子們有事沒事，總想跟小芹說句話。小芹去洗衣服，馬上青年們也都去洗，小芹上山採野菜，馬上青年們也都去採。」最精彩的是寫小芹的娘三仙姑到區上去的那一幕：

「剛才跑出去那個小閻女，跑到外邊一宣傳，說有個打官司的老婆，四十五了，擦着粉，穿着花鞋，憐近的女人們都跑來看。擠了半院，唧唧喂喂說：『看看四十五了！』『看那褲腿！』『看那鞋

！』三仙姑半輩子沒有臉紅過，偏這會撐不住氣了，一道通熱汗在臉上流。交通員領着小芹來了，故意說：『看什麼？人家也是個人吧，沒有見過？閃開路，』一夥女人們哈哈大笑。

『把小芹叫來了，區長說：『你問問你閨女願意不願意！』三仙姑只聽見院裡人說『四十五』，『穿花鞋』，羞得只顧擦汗，再也開不得口。院裡的人們忽然又轉了話頭，都說『那是人家的閨女』，『閨女不如娘會打扮』，也有人說『聽說還會下神』，偏又有個知道底細的斷斷續續講『米爛了』的故事，這時三仙姑恨不得一頭碰死。』

從上面的引用，我們可以看出作者在作任何描述描寫時，都是用群眾的語言，而這些語言，是充滿了何等的魅力呵！這種魅力是只有從生活中，從群眾中才能取得的。

不用說，作者在語言上是用過很大功夫的。據趙樹理同志自己寫給我的自傳材料及楊獻珍同志所告訴我的，他一貫努力於通俗化的工作；他在寫這一篇文章之前，作過許多文字的活動。他竭力使自己的作品寫得為大眾所懂得。他不滿意於新文藝和群眾脫離的狀態。他在創作上有自己的路線和主張。同時他對於群眾的生活是熟悉的。因此，他的成功並不是偶然的。正是他實踐了毛澤東同志的文藝方向的結果，他意識的將他的這些作品通叫做『通俗故事』。當然，這些決不是普通的通俗故事，而是真正的藝術品，牠們把藝術性和大眾性相當高度的結合起來了。

我的文章寫到這裡該停筆了罷。關於趙樹理同志的創作，我還有什麼要說的呢？你或者要說，我只說了他的好處，而缺點幾乎一點也沒有講。是的。我與其說是在批評什麼，不如說是在擁護什麼。『文藝座談會』以後，藝術各部門都達到了重要的收穫，開創了新的局面。趙樹理同志的作品是文學創作上的一個重要收穫，是毛澤東文藝思想在創作上實踐的一個勝利。我歡迎這個勝利，擁護這個勝利！



# 論趙樹理的小說

茅盾

趙樹理先生是在血淋淋的鬭爭生活中經驗過來的，而這經驗的告白就是小說「李家莊的變遷」。背景是在晉東南的一個山村。然而這山村分明是封建勢力最強大的中國北方廣大農村的縮影。在這一點上「李家莊」故事有其普遍的代表性。可是因為在山西、而山西則有不倒翁式的既貪婪又狡猾的地方軍閥，他和他那騙人詐人的一套，因此，「李家莊」的故事在普及性中自有特殊之處，這不僅代表了北方中國的農村而且確是代表了受欺詐與壓迫最深重的山西農村，作者遠遠地從民國十七八年起，展開了故事的線索，李家莊的土皇帝是大地主李如珍，這李如珍也是不倒翁，從民國十七八年到抗戰初年，這整整十年中，山西經過的大小事情可真不少呢，然而李如珍應付自如，日本人來了他當然做漢奸，可是出奇的是八路軍光復了這山村時，他李如珍還是依然掌握着全村農民的民運，待八路軍展開了民衆運動，切實深入民衆，這才把這老狐狸的原形照了出來，於是血淋淋的鬭爭開始了，一方面是由於領導農民抗戰的八路軍，一方面是由於假裝抗戰而一心一意在那裡反共的地方閥錫山及其友軍；一方面是由於要求翻身的農民，一方面是什麼都可以出賣，唯獨他的封建特權却不肯放棄的地主李如珍及其鷹犬，這鬭爭是長期的，多變的，艱苦的，有挫折，有犧牲，然而人民的解放者是善於總結經驗的，最後是人民得到了勝利，不倒翁李如珍終於被打倒了，「李家莊的變遷」於是乎完成。

趙樹理先生不是無所容心地來描寫山林的變遷的，他的愛憎極爲強烈而分明，他站在人民的立場

，他不諱飾農民的落後性，然而他和小資產階級意識極濃厚的知識分子所不同者，即不因農民之落後性而否定了農民之堅強民族意識及其恩仇分明的鬪爭精神，在鬪爭中，農民是不但能够克服了落後性，而且發揮出創造的才能，這一真理，許多作家可以理智上承受，但很少作家能够從作品中賦以形象，最大的原因還是在於他們不會投身於這樣鬪爭的實生活，而趙樹理先生則不但投身於這樣的鬪爭，而且是抱了向民衆學習的誠心的。

「李家莊的變遷」不但是表現解放區生活的一部成功的小說，並且也是「整風」以後文藝作品所達到的高度水準之一例證，這一部優秀的作品表示了「整風」運動對於一個文藝工作者在思想和技巧的修養上會有怎樣深厚的影響，關於思想內容的，上面已經講到一些，現在單來說一說這部書的技巧。用一句話來品評，就是已經做到了大衆化，沒有浮泛的堆砌，沒有纖巧的雕琢，樸實而醇厚，是這部書技巧方面很值得稱道的成功，這是走向民族形式的里程碑，解放區作者是資借鏡，而趙樹理先生的這種技巧的獲得，我想也別無秘密，就因爲他是生活在人民中，工作在人民中，而且是向人民學習，善於吸收人民的生動樸實而富於形象化的語言的精華罷了。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一日，上海）

## 關於「李家莊的變遷」

郭沫若

我又一口氣把「李家莊的變遷」讀完了。

我感覺這和「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一樣的可愛，而規模確實是更加宏大了。這是一株在原野裡成長起來的大樹子，它扎根得很深，抽長得那麼條暢，吐納着大氣和養料那麼不動聲色地自然自在。

當然，大，也還不敢說怎樣偉大，而這樹子也並不是豪華高貴的珍奇種屬，而是很常見的杉樹檜樹乃至可以劈柴燒的青杠樹之類，但它不受拘束地成長了起來，確是一點也不矜持，一點也不街異，大大方方的，十足地表現了「實事求是」的精神。

大約是出於作者自己的意願吧，書的封面上是有「通俗小說」四個字的標幟的。作者存心「通俗」，而確實是做到了。所寫的是老百姓自己翻身的事，人物呢連名字也就不「雅馴」，如像鐵鎖、冷元、白狗、二姓之類，然而他們正是老老實實的人民英雄。事件的進行，人物的安排，都是妥貼勻稱地，一點也不突兀，一點也不冗贅。

最成功的是言語，不僅每一個人物口白適如其分，便是全體的敘述文都是平明簡潔的口頭話，脫盡了五四以來歐化體的新文言的臭味。然而文法却是謹嚴的，不像舊式的通俗文字，不成章節，而且不容易斷句。

章回體的舊形式被揚棄了。好些寫通俗故事的朋友，愛襲用章回體的舊形式，這是值得考慮的。「却說」一起和「且聽下回分解」一收，那種平話式的口調已經完全失掉意義不用說，章回的節目要用兩句對仗的文句，更完全是舊式文人的搔首弄姿，那和老百姓的嗜好是白不相干的。我自己小時候讀章回小說，根本就不看節目，一遇着正文裡面有什麼「有詩爲證」或四六體的文讀之類，便把它跳過了。今天還要來襲用這種體裁，我感覺着等於再在我們頭上拖一條辮子或再叫女同胞們來纏腳。作者被除了這種習氣，創出了新的通俗文體，是值得頌揚的事。

作家的通病總怕通俗。舊式的通俗文作者，雖然用白話在寫，却要賣弄風雅，插進一些詩詞文讀，以表明其本身不俗，和讀者的老百姓究竟有距離。五四以來的文藝作家雖然推翻了文言，然而歐化到比文言還要難懂。特別是寫理論文字的人，這種毛病尤其深沈，裝腔作勢，矯揉造作，略纏了半天，你竟可以不知道他在說些什麼。這種毛病，有時候似乎是明知故犯，似乎是「文化人」，「理論家」，「文藝家」，那些架子拿不下來。所以儘管口頭在喊「爲人民大眾服務」，甚至文章的題目也是人民大眾的什麼什麼，而所寫出來的東西却和人民大眾相隔得何止十萬八千里，我自己就有這樣毛病。我自己痛感着文人的習氣實在不容易化除，知行確實是不容易合一。這裡有環境作用存在。在大家都存矯揉造作或不得不這樣的環境裡面，一個人不這樣就像有點難乎爲情，這就如在長袍短褂的社會裡面一個人也不好穿短打的一樣。

因此，我很羨慕作者，他是處在自由的環境裡，得到了自由的開展。由「小二黑結婚」到「李有才板話」，再到「李家莊的變遷」，作者本身就就像一株樹子一樣，在欣欣向榮地，不斷的成長。趙樹理，毫無疑問，已經是一株大樹子。這樣的大樹子在自由的天地裡面，一定會更加長大，更加添多

，再隔些年辰會成爲參天拔地的大樹林子的，作家是這樣，作品也會是這樣。

或許有人會說我誇大其辭，我不願置辯。看慣了庭園花木的人，毫無疑問，對於這樣的作家和作品也會感覺生疎，或甚至厭惡的。這不單純是文藝的問題，也不單純是意識的問題，這要關涉到民族解放鬭爭的整個發展。口舌之爭有時是多餘的，有志者請耐心地多讀兩遍這樣的作品，更耐心的再看三五年後的事實吧。

(一九四六年九月十七日)

## 關於「李有才板話」

茅盾

前些時候讀過焦烽和西戎的『呂梁英雄傳』，覺得很好，曾經寫過一點讀感，現在再把讀了『李有才板話』以後的感想也寫一點罷。

『李有才板話』是趙樹理寫的一個中篇小說。趙樹理也是解放區的新作家，他的第一篇爲人所知的短篇小說『小二黑結婚』，在一九四三年發表之後，立刻在群眾中獲得了大量的讀者，僅在太行一區就銷行達三四萬冊。群眾並自動的將這故事改編劇本，搬上舞台。(引見周揚：『論趙樹理的創作』)繼『李有才板話』之後，他又發表了長篇小說『李家莊的變遷』。

我也讀了『小二黑結婚』，可惜還沒有借到『李家莊的變遷』。這一篇小文打算只說一說『李有才板話』，因爲這個中篇當然可以視爲趙樹理(到目前爲止)的代表作。

『李有才板話』寫的是解放區的農民爲實行減租減息，爲滿足民生民主的正當要求而鬭爭，這個

鬭爭在抗戰期間大大地改善了農民的生活地位，因而組織了中國人民抗敵的雄厚力量。抗戰勝利以後，減租減息與反奸、復仇、清算的鬭爭將摧毀農村封建殘餘勢力，引導農民走上澈底翻身的道路。：它正在改變農村的面貌，改變中國的面貌，同時也改變農民自己的面貌。這是現階段中國社會的最深刻的變化，一種由舊中國到新中國的變化。（引見周揚：『論趙樹理的創作』），『李有才板話』，寫農民與地主的鬭爭，而鬭爭則圍繞在改選村政權與減租減息兩個問題上。爲什麼發生『改選村政權』這問題呢？因爲閻家山的地主閻恒元利用了村裡的落後農民和落後的工作幹部，通過了在作村長的他的私人，而把持了村政權；並且愚弄着那個年青、熱情，但是沒有經驗，犯了主觀主義、官僚主義的章工作員（區派來的）；又打擊、分化、收買農民中的積極分子。村政權既然這樣的非民主，那自然要發生貪污，使得減租只是個名目，農民依然受地主剝削。結果是縣農會主席（一個長工出身的人）偶因公事到這村裡來，看見村公所像個衙門，村長及工作幹部居然都有官架子，覺得不對，於是他取了群眾路線（和農民們住在一起，同飲食，幫他們打穀），得到農民們的信任（相信他不會『官官相護』而幫助地主閻恒元一黨）；弄清楚了閻等不法和奸詐，鼓勵農民開大會改選村政權並清算閻恒元這夥。『李有才板話』讓我們看見了解放區的農民生活改善的鬭爭過程和真相，使我們知道此所謂『鬭爭』實在溫和得很，不過開大會由群眾舉出土劣地主的不法行爲與侵佔他人財產的證據，同時也許地主自己辯護。近來有些人一聽到『鬭爭』兩字便聯想到殺人流血，種種恐怖（這是聽慣了反動派的宣傳之故）。遂以爲『改善農民生活』乃理所當然，而用『鬭爭』手段則未免『不溫和』；那裡知道解放區的『鬭爭』實在比普通的非解放區的地主老爺下鄉討租所取的手段要『溫和』了千百倍呀！地主老爺下鄉討租不但帶着武裝而且往往一言不合（佃戶的對答稍欠恭敬，或稍稍申訴自己的

痛苦)，就打佃戶，乃至帶回縣裡關起來。兩者相比，誰是『溫和』，誰不溫和，亦就可以了然了。我還以為『李有才板話』所寫，尚不免誇張。事實上恐怕還要溫和些，恐怕地主欠農民那筆賬，不會算得那麼清楚，事實上是地主該吐還十塊錢的時候能够吐出七塊八塊也就算了；地主們的狡猾和一錢如命，我是知道得很深刻的。

『李有才板話』是一部新形式的小说，（這是和章回體的『呂梁英雄傳』不同的）然而這是大眾化的作品，所謂『大眾化』，可以從下列諸點得到證明：第一、作者是站在人民立場寫這題材的，他的愛憎分明，情緒熱烈，他是人民中的一員而不是旁觀者，而他之所以能如此，無非因為他是不但生活在人民中，而且是和人民一同工作一同鬪爭；第二、他筆下的農民是地道的農民，不是穿上農民服裝的知識分子，一些知識分子那種『多愁善感』，『耽於空想』的脾氣，在作者筆下的農民身上是沒有的；第三、書中人物的對話是活生生的口語，人物的動作也是農民型的，第四、作者並沒有多費筆墨刻劃人物的個性，只從鬪爭（就是書中故事）的發展中表現了人物的個性；第五、在若干需要描寫的地方背景或人物，作者往往用了一段『快板』，簡潔、有力、而多風趣，——這也是作者爲要照顧到他這小說的書名『李有才板話』，但是，我們試一猜想，當這篇小說在農民群眾中朗誦的時候，這些『快板』對於聽衆情緒上將發生如何強烈的感應，便知道作者這一新鮮的手法不是沒有深刻的用心的。

由於兩種努力的匯合與交互影響，解放區的文藝已經有了新的形式。這兩種努力一方面是和廣大人民生活而且鬪鬥在一起的革命的小資產階級作家爲要真正服務於人民，而毅然決然不以本來弄慣的那一套自滿自足，而虛心向人民學習，找尋生動樸素大眾化的表現方式，另一方面是在民主政權下翻

了身的人民大眾，他們的創造力被解放而得到新的刺激，他們開始用「萬古長新」的民間形式，歌頌他們的新生活，表現他們的新生活，表現他們的爲真理與正義而鬪爭的勇敢與決心。「李有才板話」是這樣產生的新形式的一種。無疑的，這是標誌了向大眾化的前進的一步，這也是標誌了進向民族形式的一步，雖然我不敢說，這就是民族形式了。

## 介紹「李有才板話」

李大章

接着「小二黑結婚」的寫作，趙樹理同志的新作「李有才板話」，在我們認爲是比較更有收穫的作品，較之前者，更有向讀者介紹的價值。

這本小書，它以短短三萬來字的篇幅，簡約的寫出了根據地一個鄉村生活——主要是政治生活的橫斷面。關於這個橫斷面的描寫，雖然距離顯示出整個根據地社會生活歷史的變化過程，還相差很遠，這尚待於作者以及所有文藝工作同志們的努力，但它至少已經反映出這個新社會的某些鄉村或某些角落，這些鄉村或角落的某一階段的生活特點。

翻開本書，在我們眼前活躍着的「閻恒元」，縣農救會主席「老楊」，以及其他幾個農村進步青年與落後分子，這些屬於不同時代的新舊人物，我們的農村讀者們，不光在紙面上碰到他們，也天天在日常生活中碰到他們，倘能因作者樸素生動的描寫，而加深了對他們的印象，更加明確了自己的立場和態度，這便是本書的感染力之所在，也算是「爲工農兵服務」的一個開端。而像「章工作員」那



樣的角色，自己幫助工作的村子，問題那樣嚴重，那樣黑暗重重，自己却完全被蒙在鼓裡，滿足於表面上的「模範村」，這真是十足「可怕」的主觀主義官僚主義的例子，值得當作整風的借鑑。

至於本書其他好處還多，例如內容的新鮮，現實，形式的接近民族化，它從舊形式當中蛻化出來，而又加上了新的創造：例如語言的淺白，口語化或接近口語，等等；這裡不想多說。

我在這裡想要特別提一提的，由於這本小書的出版，我們的文藝工作的同志們，應該從其中吸取什麼經驗呢？

主要，有三點：

首先，寫作目的明確和正確。正因為作者不把寫給農民看的東西當作「庸俗的工作」，或者是第二流的工作，有意或無意的抱着「第二等的」寫作態度來從事它，而另外存在着「第一等的」寫作目的；因此，便能在作品中處處顯示出對讀者對象的尊重，考慮他們的習慣和口味，理解水準，接受能力，通過通俗淺近的文藝形式來進行思想教育。這種對文藝所採取的態度，對讀者所採取的態度，也就是「爲誰服務」的問題，也就是立場的問題。立場的問題，是要通過具體行動來表現的，絲毫裝假不得。少數人口裡喊大衆化，實際不肯大衆化；或者自己不會通俗化，不但不以爲自己是脫離群衆，脫離現實，反而以多數人愈看不懂、聽不懂爲榮；或者口裡也贊成通俗化，而自己又不親自下手，始終把通俗化看成「左道旁門」，彷彿只有他的洋八股的歐化才是「正統」；倘用整風的眼光來看，都是犯了立場不穩的毛病。犯這種毛病的同志，不要說爲了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農兵的大衆文藝，他搞不好，爲少數人或者爲自己的文藝，也不會搞好，實在有立即改正的必要。

其次是階級分析的觀點和方法。書中的人物，例如「閻恒元」，「老秦」，農會主席「老楊」以

及其他農村進步青年等等不同階級或階層的人物，他們都各以本階級的本來面目出現，甚至觀點、情感、生活習慣、語言等，也都大體合於人物自己的身份，使人感到親切，而不是作者主觀主義的臆造。這裡，那種只會寫農民的服裝，不會寫農民의思想和感情，那種用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來代替農民，所謂「借屍還魂」的辦法，是大大減少，甚至不見了。

最後，這種階級分析的觀點和方法，在作者不過是剛剛開始應用，要想澈底求得掌握，須要依靠兩種工夫：一是對馬列主義的學習，二是對社會的調查研究。作者對後一步工夫，雖才開始，但由於作風的比較樸實，對老百姓熟悉，容易接近群眾，打成一片，已使他能够初步探得社會基層的秘密，像「丈地」一章所寫，便是這種從社會基層所帶來的消息，相當有助於我們地方工作的檢查，在材料上，方法上，都不無可供參考的地方。

但這種社會調查研究，也正因為開始不久，所以作者的眼界還有一定的限度，特別是對於新的制度、新的生活、新的人物，還不够熟悉，因此，便形成了本書的很大缺點，像「小元」，「小保」，「小明」，「小福」等「小字號人物」，這些新型的青年農民，在書中只是「跑龍套」似的出現，而缺乏深刻凸出的描寫，以及其他等方面的缺點，並不是沒有原因的。特別是由於對馬列主義的學習的不够，馬列主義現實的生疏，因此表現在作品中的觀點還不够敏銳、鋒利、深刻；這就不能不削弱了它的政治價值。

新的文藝，在創造中，新的文藝工作者，在改造中。現實是這樣多樣而豐富，新鮮而偉大，在毛澤東同志和中央正確文藝方針的指導下，爲工農兵的新文藝，新中國的新文藝，一定會有它的光明的未來的。大家努力吧！

# 談「李有才板話」

力 羣

## (一) 關於陳小元

晉綏日報副刊，從七月二十五日到八月十三日，轉載了一篇有名的小說——「李有才板話」。大家讀了都滿口說好。

關於「李有才板話」的批評感想文章，在張家口和延安已經有周揚、馮牧……等同志先後寫的不少，似乎用不着我再來囑囑。但這類文章我們晉綏還發表的不多，本刊編輯要我來談談，我就試來談談吧。可是本刊篇幅有限，不許寫長，我打算每期來談一個問題。如果讀者不討厭我就多談幾次。

趙樹理同志的「李有才板話」所以成爲一篇有名的小說，一般人都公認它是把藝術性和政治性相當高度地結合起來了。而所謂政治性，也就是說：對於我們的革命事業有指導作用，對於讀者有教育意義。現在我先從「李有才板話」裡的陳小元談起，算是這次談的中心。因爲陳小元的變化對於我們有教育意義的。

陳小元本是老槐樹底，「小」字輩裡頭和地主惡霸作鬭爭的一員積極分子。但自從他從縣裡受訓回來，當了武委會主任之後，就開始腐化，脫離群眾，和人家在一起混，終於弄到他舊日的伙伴小順給他編的歌「大家都唸得爛熟」他還「在廟裡坐着」不知道。這說明他的處境已經是够孤立的可憐了。

但小元是怎樣腐化、脫離群衆的呢？看吧，他穿起人家給的新制服，插起人家給的水筆，自命爲官，已經把勞動當成丟人事。「割柴派民兵，擔水派民兵，自己架起胳膊當主任」。結果弄得連地也不鋤，草比苗還高。這能說不是一種腐化現象？因而他的脫離群衆也就是當然的事。我們看看小順給他編的歌吧：

「陳小元，壞得快，

當了主任耍氣派，

改了穿，換了戴，

坐在廟上不下來，

不擔水，不割柴，

蹄蹄爪爪不想抬，

鋤個地，也派差，

逼着鄰居當奴才。」

現在我們研究起陳小元「壞得快」的原因來，當然不能忘記這是老恒元的預謀。當廣聚知道小元有權了，拿上公事去找恒元時，這老傢伙不是說：「既然錯了，就以錯上來，以後把他團弄住，叫他變成咱的人」嗎！

但陳小元變壞的基本原因還不在此，基本原因就在於他本身的缺點：他愛佔「小便宜」，又覺得人家那一套好。而這些缺點又不幸爲狡猾的老恒元洞悉，於是問題就發生了。恒元指示廣聚說：「這只能慢慢來，咱們都捧他的場，叫他多佔點小便宜，「習慣成自然」，不上幾個月工夫，老槐樹底的

日子他就過不慣了。」果然，事情就按照着人家的舖排進行着，結局是小元全然失掉立場，從思想上向人家投降，因而被人家分化、腐化、同化，客觀上成爲人家的人。接着也就從自己舊日的伙伴當中孤立起來。這是多麼可怕的結局啊！

因此，在「李有才板話」裡，單以小元的變化來研究，對於我們的幹革命工作的同志教育意義就是極大的。革命是和敵人做鬭爭，而我們的敵人一向是很狡猾的，人家有着多年的剝削統治經驗，又善於投機取巧，鑽營弄鬼，而我們本身如不健全，還有缺點，那就一不小心便會受害，便會落入人家的圈套，鑄成大錯。單看閻家山的地主惡霸閻恒元就是明證；這老傢伙不但詭計多端，而且知己知彼了解情況，所以人家就能够利用小元的缺點，讓他不自覺的腐化，跟上自家混，也利用了馬鳳鳴的自私把他收買……我想小元是處在農村環境裡，客觀條件只允許他陪人家改穿、換戴、坐廟、閑談、下棋，假如他所處的是城市環境，日子一久，他也能跟上人家打牌、看戲、逛窯子……幹些更加腐化墮落的事情的。因爲他開始和人家打交道的時候，就不但毫無戒備，反而覺得人家那一套好，從思想上向人家投降，結果幹出更加腐化墮落的事情來又有什麼奇怪。但相反的，如果小元一開始同他們接觸就嚴加警惕，堅定立場，不受小惠，而且憎惡他們那一套，當然老恒元的計謀也就只有落得一個慘痛的失敗了。

## (二) 章工作員和老楊

讀了「李有才板話」的人，大概都不會忘記章工作員和老楊吧？兩個人都在閻家山做群眾工作，可是兩個人的工作作風大大不同：一個來了不久就把群眾發動起來，達到了翻身的目的；一個在這裡

工作了好久，竟沒有發現問題。不但不能把群眾發動起來，反而被地主惡霸團弄住了。

爲什麼老楊就能把群眾發動起來，爲什麼章工作員不但不能，反而被人家團弄住呢？

關於這個問題，論述『李有才板話』的人都提到了，大家一致認爲老楊之所以能够把群眾發動起來，是因爲他能深入群眾，和群眾打成一片，全心爲群眾服務的緣故。而章工作員之所以沒有把群眾發動起來，反而被人家團弄住，是因爲他脫離群眾，不了解下情，犯了官僚主義和主觀主義的緣故。所以我們應該向老楊學習，而以章工作員爲戒。

可是章工作員到底爲什麼會脫離群眾形成官僚主義，爲什麼會不了解下情成爲主觀主義？而老楊又爲什麼會深入群眾和群眾打成一片爲群眾服務的呢？關於這些，我想來詳細談談。

提起章工作員來，我們是會有很多感想的，他是我們的同志，他年青，熱情，連小保也承認『章工作員是個好人』。當我們讀到鬪爭閻喜富的一節，章工作員氣的大瞪眼，向大家發命令道：『這個好村長，把他捆起來！』時，我們能不覺得大快心懷，感到他是一個好人嗎？此外在工作上，就連老恒元也不是說：『章工作員這小子腿勁』嗎！然而章工作員儘管人好腿勁，可是他沒有把群眾發動起來，沒有壯大了人民的力量，這就使我們的工作受到很嚴重的損失。

在我看來，章工作員沒有把工作搞好，不但是個作風問題，而同時也是個思想問題。首先他沒有明確的階級立場和分明的階級愛憎，所以他不能真正的全心的爲群眾服務。你看，他不把老槐樹底的貧苦勞動者當成自家人，和他們接近來往，反到『一來了就跟他們打熱鬧』（老楊指出的）『一來就罵人家團弄住了』（小保說的）。想想吧，一個革命的工作幹部一來了不和窮苦人打熱鬧，而却和地主惡霸打熱鬧，並處處聽人家的話，並認爲人家做的可靠，處處稱之爲『模範』，毫不懷疑，毫

不發傷（如丈地），終於「被人家團弄住了」，還說人家是「開明士紳」。這叫什麼？這叫做沒有立場，或立場不穩。

因此，在我看來，他的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的本質就在這裡。假如章工作員的階級立場明確，站的穩，能够真誠的熱愛老槐樹底的群眾而憎惡老恒元這個封建地主，如魯迅所說的「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爲孺子牛」，那他就不能和老恒元一來了就打熱鬧，也不可能和老槐樹底的人們從來也不談談的。那麼他的「模範村」的笑話豈不是也就大可以免掉了嗎！然而不幸的是我們的章工作員竟沒有把屁股坐在勞動人民這方面，所以勞動人民有了問題自然不敢向他說。因而也就談不上爲群眾服務了。

我們在章工作員的工作日程裡，找不到「調查研究」這一條。他是毛主席所說的憑感想辦事的人，是滿天飛的「欽差大臣」之一。一切問題他都不花腦筋，從表面一看就立刻作結論道：「丈地的模範」，之後又把閩家山稱爲「模範村」。難怪群眾要諷刺這個模範村了：

「模範不模範，從西往東看；

西頭吃烙餅，東頭喝稀飯。」

章工作員的立站不穩，已經就非常嚴重了，再加上他遇事不調查研究，這就更加糟糕，假如不是老楊到來解決了問題，事情發展下去，閩恒元有機會把他出賣給日本人或國民黨反動派，當他的頭腦開了肩膀時，他還會是莫明其妙的。你看，當老楊發現了問題通知區公所時，章工作員還三番五次的說不是事實。他的主觀主義的程度也就够可怕了。

章工作員是缺點頗多的一個幹部，有了官僚主義和主觀主義，也就一定有黨八股，你看李有才諷

刺的多好：「不論什麼會，他在開頭總要講幾句『重要性』啦？『什麼的意義及其價值』啦」。此外，他在處理問題上事前不知佈置，事後不知接受經驗教訓。例如閩喜富的問題發生後，因為他常在這裡工作，從來也不會想到有這麼多問題，曾經氣的大瞪眼，可是這事過後對於他却毫無教訓。這真是非常可惜的。

但我們看看另一種作風的老楊吧：

老楊一到閩家山，不到三天工夫就使閩家山天翻地覆了。（當然，實際改造一個村子的的工作，恐怕也不是三兩天能成功的事，這裡，出現在小說裡的過程是縮短了的）周揚同志說老楊是：「在農村中實現無產階級領導的骨幹，沒有這骨幹，農民的翻身是不可能的。」

那麼老楊是怎樣做工作的呢？他爲什麼就能深入群眾和群眾打成一片，全心的爲群眾服務呢？

我覺得問題的中心還是一個立場問題，因爲老楊的階級立場堅定明確，有分明的愛憎，有「甘爲孺子牛」的精神，沒有個人打算，所以他的眼睛就特別明亮，他的心地就顯得特別聰明。狡猾的老恆元在他身上的打算就都失敗了。他堅決的執行革命制度，當廣衆大講俗套硬請老楊到他家去吃飯時，老楊不留情的給他個釘子碰：「這是制度，不能隨便破壞」。

因爲他熱愛勞動人民，願意全心的爲群眾服務，所以他就善於發現問題，只要聽到「押地」兩個字和秋收時「各顧各」，他就全心注意，待到聽了「模範不模範」的歌，他就開始接觸了這「模範村」的秘密了。

老楊的立場是站的最穩的，我們從他一到閩家山起，就沒有看到他在地主陣營裡的任何人打熱鬧。相反的他總是熱愛勞動人民，即使是落後的老秦，他也沒有向他說過難堪的話。而總是爲他們戰鬥



當廣聚說：「跟他們這些人能談個什麼？……」老楊同志見他聽不起大家，便立刻給他釘子碰：「跟他們談話就是我的工作，你有什麼話等我閑了再談吧！」即使是一個字說的不對他也不能放過。當得貴說：「我是個老粗人……」老楊說：「什麼粗人不粗人？農救會根本沒有收過一個細人入會！」由於老楊的立場穩，熱愛群眾，全心為群眾服務，因此他就極其自然的能和群眾打成一片，願意幫助群眾打場，割穀，願意在群眾中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因此他就必然要向群眾做調查研究工作，了解下情。因為他沒有官僚主義所以也就很不容易有主觀主義。老楊是思想、作風、立場都非常正確的好幹部。

除了以上所說，老楊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還很多：他老練，踏實，經驗豐富，事前會佈置，在鬥爭中有策略。在他的工作中貫徹着群眾觀點和群眾路線的作風：例如他曾向小明說：「現在的事情，要靠大家，不靠一兩個人——這也跟打仗一樣，要憑有隊伍，不能只憑指揮的人。指揮的人自然也很要緊，可是要從隊伍裡提拔出來的才能靠得住。你不要說沒有人，我看這老槐樹底的能人也不少，……」他在鬥爭中懂得充分利用矛盾，分化敵人營壘，爭取中立，擴大統一戰線，選擇主要對象孤立對方，集中火力。因此他的工作就非常順手。當小順道：「我看連廣聚、馬鳳鳴、張啓昌、陳小元的材料都可以搜集。」老楊同志道：「這不大妥當：馬鳳鳴、張啓昌不是真心願老恒元的人，照你們昨天談的，這兩個人有時也反對恒元。咱們着個跟他說得來的人去給他說明利害關係，至少鬧起恒元來，他兩人能不說話。小元他原來是你們招呼起來的人，只要恒元一倒，還有法子叫他變過來。把這些人暫且除過，只把勁兒用在恒元跟廣聚身上，成功要容易得多。」這個策劃是完全正確的。

關於誰是老秦的「救命恩人」的問題，老楊也有最正確的看法，這種看法是真正的馬列主義的看

法。當老楊把跪在他面前的翻身了的老秦拉起來時說道：「你這老人家真是認不得事！鬭爭老恒元是農救會發動的，說理時候是全村人跟他說的，我們不過是幾個調解人。你的真恩人是農救會，是全村民衆，那裡是我們，依我說你也不用找人謝恩，只要以後遇著大家的事靠前一點，大家是你的恩人，你也是大家的恩人……」。

讓我們大家都向老楊同志來學習吧。毛主席教導我們，勞動人民要獲得解放，要靠勞動人民自己的覺悟與團結，要靠勞動人民自己起來解放自己，老楊真正的掌握了毛澤東思想，老楊是一個具體的馬列主義者。

### （三）閻恒元及其他

關於「李有才板話」，我們已經談過其中的陳小元、章工作員和老楊。這次我想談談閻恒元和李有才；以及這篇小說在藝術上的成就。作爲收場。

讀了「李有才板話」，我們的同志，誰也會憎恨那個惡霸地主閻恒元，一面讀着，一面就在心裡燃起了急於要打倒他的烈火。因爲他當了十幾年的村長，就欺壓了村民十幾年，吃了無數的黑錢不算，還霸佔了人家八十四畝土地。而這些土地都是別人的命根子。抗戰後並且經常在破壞着革命的政策法令；使它變質。後來雖然名義上不是他的村長了，但在幕後出主意，掌握實權的還是他，只要看他遇事不願還在說：「非重辦他幾個不行！」就可以知道他的威風了。閻恒元不倒，閻家山的勞動人民就沒有翻身的可能。閻恒元和閻家山的勞動人民是勢不兩立的。

然而和閻恒元做鬭爭，却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我們做群眾工作的幹部誰要是輕視了他，誰就可能

犯錯誤。這傢伙老奸巨猾，詭計多端，你只要看雖然閻家山是在革命政權直接統治之下，而且閻家山這個村莊還時常來我們的工作幹部，指導工作，可是人家就充分利用我們工作幹部的沒有經驗，主觀主義和官僚主義，利用群眾還沒有發動起來，而暗中偷天換日竊取政權，使我們的政策法令停滯，變質；並利用農民中的落後、自私、打擊、分化、收買農民中的積極分子。實質上閻家山依然是封建惡霸的世界。造成這樣的情況，一面固然說明我們黨工作人員的工作作風有毛病，但同時也就說明閻恒元這類傢伙是很有一套反動辦法的，我們萬萬不應輕視他。他和我們做鬥爭，懂得利用「合法」，懂得利用我們的弱點，而且還懂得進行宣傳攻勢。真是「一肚骯髒計」。

我們讀了「李有才板話」，通過閻恒元這個具體人物，對於中國農村裡的封建勢力就會有個適當的認識。這就是一種收穫。同時，更大的一個收穫，就是「李有才板話」更強烈的告訴了我們一個真理；對付像閻恒元這樣的傢伙，必須有堅定的階級立場與充分的群眾觀點，就是說，誰要是能够把群眾發動起來，就是再比他厲害百倍的傢伙，也是要被顛倒的。

x

x

x

x

談過了令人厭惡的閻恒元，我要換個題目來談一位非常可愛的人物——李有才。他善良、忠厚，大家都喜歡接近他。

李有才才是勞動人民的樂觀主義的天才諷刺詩人。他的詩是真正的農民的詩；明快、樸素、尖銳、幽默，使我們讀了一次還想再讀。在我看來這與一般的所謂「快板」是有藝術品和非藝術品之差別的。雖然這些可愛的詩——所謂「板話」——實際上是趙樹理所作，然而李有才這樣的人在現實裡是很多的。在中國的農村裡幾乎在每一個村莊上都可找到這樣的類似人物。因此趙樹理所創造的李有才也就有

了現實的根據；因此李有才和他的板話也就愈加使我們感到親切和真實。我們只要隨便檢一段來讀讀，都是覺得很精彩很可愛的。例如描寫閻家祥的一段快板道：

「鬼眨眼，閻家祥，

眼睫毛，二寸長，

大腮蛋，塌鼻梁，

說句話兒眼皮忙。

兩眼一忽閃，

肚裡有主張，

強佔三分理，

總要沾些光。

便宜佔不足，

氣得臉皮黃，

眼一擠，嘴一張，

好像母豬打哼哼。」

這樣的好詩，真像一幅諷刺畫像一樣，不但描繪了閻家祥這個討厭人物的活的嘴臉和靈魂，而且傳達了閻家山農民對於這個人物的看法和情感。這樣的詩實在是太生動太有趣了。

李有才真是一個天才的樂觀主義的藝術家，他不但會作詩會唱戲，而且他的說話也是滿够藝術的，如果我們在戰鬥和工作中能够有這樣一個人作伴，真是一件愉快的事。例如他形容他自己的生時

說：「吃飽了一家不飢，鎖上門餓不死小板凳。」雖然李有才的生活是很孤寂的，然而這樣的生活對於他的情感倒毫無影響，他的情感一直是健康的，他是個經得起風暴的人民詩人，他是一個樂天派！他和小資產階級的感傷詩人作比恰恰是一個很好的對照。

李有才身為僱農，受盡了地主的壓迫，他階級仇恨強烈，立場堅定，具有勞動人民的高尚品質，加上他特有的藝術才能，成了閻家山勞動人民的眼睛；閻恒元的真面目和一切陰謀鬼計都通過他的板話給暴露無餘了。

這樣的屬於勞動人民的天然詩人，自發的宣傳家，一與無產階級的領導（通過老楊）結合，就發揮了更大的戰鬥作用。

研究了李有才和他的板話，又說明了一個真理；要成爲偉大的勞動人民的藝術家，沒有堅定的立場和強烈的階級感情，以及無產階級的直接或間接的領導是不可能的。因爲革命的藝術家應該是勞動人民的眼睛，勞動人民的感覺器官。

從「李有才板話」裡的幾個主要人物的研究，我已經指出了作品的政治性——亦即對於讀者的教育意義。但這篇作品在藝術上的成就也是很可觀的：

郭沫若先生最近論及解放區的文藝作品時，說他特別喜歡趙樹理的「李有才板話」及「小二黑結婚」與康濯的「我的兩家房東」邵子南的「地雷陣」孔厥的「一個女人翻身的事」。誠然這些小說都是經過群衆考驗爲群衆熱愛，起了不小作用，並在藝術上頗有貢獻的。

但這幾篇比較起來，我還是更其喜愛趙樹理的作品。很明顯的，他比任何作家都更加了解中國鄉

放區的農村，因此他的作品就比其他幾位的更加深刻豐富，而不是僅僅依靠故事的傳奇性，形式和手法的新穎而吸引讀者的。祇有他的筆才發掘到解放區農村生活的深處了。他是更加地道的解放區的歌手，他的作品是中國農村在變革中的紀念碑，他用了熱愛和赤誠真正歌頌了解放區的新的時代的新的

人物。

我認爲趙樹理是較好的學習到中國偉大文豪——魯迅先生作品的優點的一個。成爲魯迅作品的特質和光輝的思想性、深刻性、尖銳性、幽默性，現在在趙樹理的作品裡獲得了新的土壤；吸取了新的營養而有了新的發展了。趙樹理所學習到魯迅的，不是作品的表面貌似而是其精神及其魅力。由於時代的不同在趙樹理的作品裡已經不多看到在魯迅作品中的消極的像阿Q和祥林嫂似的可憐人物，和陰暗的氣氛。在這裡出現了更多的嶄新的人物和激烈的鬥爭以及無產階級的領導。因此他的作品就成爲明快的像照在太陽光下的圖景了。

周揚同志論到「李有才板話」時說：「作者在這裡正確地處理了農村鬥爭的主題，寫出了鬥爭的曲折與複雜性，寫出了農村中的各種人物：地主，農民；包含積極的，中間的，與落後的；兩種類型的工作幹部。他沒有把人物與行動簡單化；沒有只寫勝利，不寫困難，只寫光明的一面，不寫陰暗一面。他的筆是那樣輕鬆，那樣充滿幽默，同時又是那樣嚴肅，那樣熱情。光明的，新生的東西始終是他作品中的支配一切的因素。」

論及趙樹理的人物的創造時又說：「作者在人物創造上，第一個特點就是：他總是將他的人物安置在一定鬥爭的環境中，放在這鬥爭中的一定地位上，這樣來展開人物的性格和發展。每個人物的心理變化都決定於他在鬥爭中所處的地位的變化，以及他與其他人們相互之間的關係的變化。他沒有在

靜止的狀態上消極地來描寫他的人物。」

關於第二個特點周揚同志說：「他總是通過人物自己的行動和語言來顯示他們的性格，表現他們的思想情緒。關於人物，他很少做長篇大論的敘述，很少以作者身份出來介紹他們，也沒有作多少添枝加葉的描寫。他還每個人物以本來面目。他寫的人物沒有「衣服是工農兵，面貌却是小資產階級」！他寫農民就像農民。動作是農民的動作，語言是農民的語言。一切都是自然的，簡單明瞭的，沒有一點矯揉造作，裝腔作勢的地方。而且只消幾個動作，幾句語言，就將農民的真實的情緒和面貌勾畫出來了。」

周揚同志所指出的這兩個特點，其實基本上都是魯迅創造人物的特點。所以我說趙樹理是魯迅的好學生之一，就是在創造人物上也可得到說明。

周揚同志又說：「作者在處理人物上，還有一個特點，就是明確地表示了作者自己和他的物的一定關係。他沒有站在鬭爭之外，而是站在鬭爭之中，站在鬭爭的一方面，農民的方面。農民的主人翁的地位不只是表現在通常文學的意義上，而是代表了作品的整個精神，整個思想。」我認爲趙樹理的作品更加顯得愛憎分明，這一點也是極其重要的。

關於語言問題，周揚同志也曾論及，他說：「在他的作品中，他幾乎很少用方言，土話，歇後語這些；他決不爲了炫耀自己語言的知識，或爲了裝飾自己的作品來濫用牠們。他盡量用普通的，平常的話語，但求每句話都適合每個人物的特殊身份狀態和心理。有時一句平常話在一定的場合從一定的人物口中說出來可以產生不平常的效果。同時他又採用了許多從群眾的生活鬭爭中不斷產生出來的新語言。他的人物的對話是生動的，漂亮的；話一到了他的人物的嘴上就活了，有了生命，發出光輝

。而在這語言問題上却正是趙樹理比別的作家更突出的地方。也正是他的作品使我數讀不厭的重要條件。

關於趙樹理的「李有才板話」也有人指出一些缺點：例如說小字輩的人物還是一些「跑龍套」的角色，不夠主人翁化。又說後面的群眾大會場面還可以展開……等等，當然這些意見也是很有道理的。但白玉都難免有瑕，趙樹理的作品即使有這些毛病，也還是不失其為傑作的。

## 「板話」及其它

郭沫若

費了一天工夫，一口氣讀完了兩本書，這在我是好些年辰以來所沒有的事。

這兩本書恐怕是在上海所不容易見到的。一本是趙樹理著「李有才板話」，又一本是「解放區短篇創作選」第一輯。

我是完全被陶醉了，被那新穎、健康、樸素的內容與手法。這兒有新的天地、新的人物、新的感情、新的作風、新的文化，誰讀了，我相信都會感着興趣的。

「板話」裡面只有兩篇作品，還有一篇是「小二黑結婚」，兩篇都可以說是傑出的短篇。「板話」兩個字已經夠有趣了。原來民間形式的順口調，北方叫做快板！李有才才是出口成章的快板詩人。準詩有「詩話」之例，於是乎作者趙樹理便創造了「板話」這一個新名詞。今天我們有了這個先例，似乎也可以寫出「馬凡陀板話」，「陶行知板話」，「馮玉祥板話」了。馬、陶、馮諸位，是當今頂



出色的偉大的板人。

『創作選輯』裡面一共收了十二個短篇，所寫都是實人實事，但比任何傳奇的作品實在是還要傳奇。第一篇是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時候』。丁玲是國內國外所熟悉的我國有數的名作家，但她的這篇作品和其它的十一篇比較起來，在手法上無寧是有遜色的。這正好是一個標準尺度，由此可以知道其他的十一位作家是已經達到了怎樣高的水準。

十二篇中我最喜歡的是康濯的『我的兩家房東』，那可以說是達到了完善的地步。邵子南的『地雷陣』是板話式的頌歌。孔厥的『一個女人翻身的故事』，把一位女英雄折聚英的一生寫得活靈活現，似乎比讀了一部長篇還要够味。

總之，我最近算閱讀了這兩本意外令人滿意的好書。我願意把這兩本書推薦為抗戰以來文藝作品的傑出者。這兩本書我希望能够在上海重版，使它們更能够與向隅的讀者群接近。

## 趙樹理怎樣成為作家的

三春

趙樹理同志的作品大家都愛讀，因此大家也都想知道趙樹理同志的經歷和生活。這一二年來，介紹趙樹理生平的文章出現過好多篇，但可惜都是依據了一些傳聞和想像，不合事實的地方非常多。比如有人說趙樹理是吹鼓手出身，有人說是混蕩戲班子的，還有其他等等。其實這些都是謠傳。

趙樹理是山西沁水縣人。他的家庭，並不是吹鼓手，而是一個貧農家庭。這個家庭和他生長的農村環境，給趙樹理同志帶來了三件寶，保證他一輩子使用不清：頭一寶是他懂得農民的痛苦。他家原先種着十來畝地，但地上都帶着籠頭，就是說指地舉債，到期本利不齊，債主就要拿地管業。從有他到抗戰開始的三十年間，他的家和他自己是一直呻吟在高利債主的重壓下的。被債主掃地出門的威脅，他經過。大臘月天躲避債主的風寒，他受過。總而言之，他是窮人，他是窮人的兒子，他真正知道農民的艱難是什麼味道。懂得農民，自然也就懂得地主，懂得農村的經濟生活，知道農村各階層的日子都是怎麼過着的。第二寶是他熟悉農村各方面的知識、習慣、人情等等。他的父親除了種田，還以編簸箕、治外科、謔扯奇門遁甲等為副業；「小二黑結婚」上的「二孔明」，在迷信與強調弄錢這兩點上，就是取的他父親的影子。但不管怎麼說，這位聰明的父親，確是精通農村「知識」的；從有用的纏木杈，按鏟把，到迷信的插八字，擇出行，無不知曉，無不告訴給他。趙樹理自己上過村學，放過牛驢，擔過炭，拾過費，跟着人家當莊頭耐過雨，參與過走人官，走過親戚拜過手，總之是他存

農村曾預實活了那麼大，再加上他父親遺給的那些「知識」，他就算得是真正熟悉農村了。第三寶是精通曉農民的藝術，特別是關於音樂戲劇這方面的。他參加農民的「八音會」，鑼鼓笙笛沒一樣弄不會；他接近唱戲的，戲台上的樂器物件可以頂一手；他聽了說書就能自己說，看了把戲就能自己耍。他能一個人打動鼓、鈸、鑼、鑼四樣樂器，而且舌頭打梆子，口帶胡琴還不誤唱。有多少次群眾大會，碰上了他這種表演，使得人民情緒高揚到十分。他的這三件寶：極度高漲的農民求解放的義憤，非常豐富的農村生活的知識，熟悉與愛好農民藝術的熱忱，就是他後來創造作品的不盡源泉。

趙樹理也不是混舊戲班子出身，他其實連一天舊戲班也沒有真正混過，他是學生出身，山東省立長治第四師範學校初中畢業。他是新文藝的愛好者，寫過新詩、新小說，苦奮努力學習過歐化。但是從學校出來以後，他的創作思想變化了，他說要得文藝為群眾接受，非通俗化不可。轉變過程是這個樣子的，民國十五年上半年，捲在大革命浪潮裡的山西青年學生，還在唱打倒軍閥的歌。不說就明白，山西的軍閥當然就是閻錫山，應該打倒。可是不久變了，閻錫山竟自稱為「革命軍的第三個總司令」，再也「不是軍閥」了。反回頭便大捉「反革命」的共產黨。趙樹理不得不跑，跑來跑去，第二年終於被捕了，受審，坐牢，出來以後，還是東奔西走，有時就靠寫一點小文章維持生活。在這幾年中間，他一面和文藝青年來往，一面和農村老百姓接觸著。他從這兩方面的文化生活的對比上，看出了新文藝還是停留在少數知識分子中間，而廣大人民呢，和新文藝一點不發生關係，還被製造愚昧的封建迷信武俠淫蕩等等讀物籠罩著。許多文藝作者不屑去理他們，他們也攀不著文藝的門坎。他於是開始提問給農民寫東西，提倡通俗化。可是沒人響應他，也沒人指導他。直到抗戰以後，在共產黨的培養下，他的作品才算找到了出路，有了出版機會，受到了群眾重視。

趙樹理同志的作品大家都在看，不去講了。他同時又是多才多藝的，能寫字下棋，還會畫幾筆山水畫，也能刻圖章，愛好工藝小創造。還要把戲，講笑話，只要他一在場，管保男女老少通夜不散。他能够接近群眾，不只是他的感情和群眾一致，也不只是他懂得群眾最多，這些藝能實在也幫助他不少。有一次，我曾經和他一路到過黎城的宋家莊，災荒年間，簡直找不上個吃飯處；恰好磨盤上有人玩樂器，他去了，一個人敲動四五樣傢伙，連打帶唱，霎時聚下半村人；乘機把渡荒自救的道理講演一番，居然說得垂頭喪氣的老百姓眉開眼笑，收下糧票款了飯，都準備設法去生產。

趙樹理同志是值得學習的。學習他密切聯繫群眾的作風，學習他爲群眾服務的熱忱，學習他那種取得多才多藝的學習精神，學習他對群眾藝術的愛好和對群眾的活潑風趣。看他的作品，學習他的文章，當然更是應該的事。

## 人 民 作 家 趙 樹 理

寒 風

抗戰開始趙樹理同志在農村當小學教師。他始終生活在農村，和農民搞的火熱；農村的事情，農村的人物，他了解的非常深切，非常透澈。

一九四〇年春，他進了新華日報（華北版），在資料室幹一個資料工作。他利用小塊的時間，把農村的偉大變革過程，和自己所熟悉的群眾生活，反映在作品上。就在這時，趙樹理這個人民的天才，始被發現了出來，帶來了群眾的智慧；他怎樣變成了人民的作家？不是偶然的，而是以群眾的智慧

滿足了群眾的藝術要求。

趙樹理在創作上，是用過很大功夫的，他一貫努力於通俗化的工作，竭力使自己的作品，在不脫離群眾的狀態下，要寫的叫群眾懂得。因此他的威力絕不是偶然的，這正是他實踐了毛澤東同志的「文藝方向」以後，所結的光輝成果。

一九四二年五月延安開了文藝座談會，趙樹理就按照毛澤東同志的結論，從實際出發搜到了適當的題材。他的第一篇爲人人所知的短篇小說「小二黑結婚」，正是那年冬天完成的。這是趙樹理的處女作。在一九四三年發表之後，立刻在群眾中獲得了大量讀者，僅在太行一個軍區就銷行達三四萬冊；群眾並自動的將這個故事改編成劇本，紛紛搬上了舞台，連鄉村的小孩子，也都會隨時隨地打扮起來，男的裝小二黑，女的裝小芹，互相對話：「你願意你就養着，反正我不要。」「我不管！誰收了人家的東西誰跟人家走！」你看，這多麼乾脆、堅決，描寫了農民向封建惡霸勢力鬭爭的勝利！

接着，發表了中篇「李有才板話」，這是一篇非常真實生動描寫農民鬭爭的作品。簡直可以說是個傑作。正如黎玉同志所說：「識字的人不可不讀，不識字的不可不聽」。作者在這冊板話裡，非常正確的處理了農村鬭爭的問題，寫出了鬭爭的曲折與複雜性，寫出了農村中各種人物，和兩種類型的幹部；他的筆是那麽輕鬆，那樣充滿幽默，同時又是那樣嚴肅，那樣熱情，那樣明朗。

「李家莊的變遷」是個長篇，它的主題，同樣是寫農民與豪紳地主之間的鬭爭；而這鬭爭範圍更廣，過程更長。假若從形式觀點來看，「李家莊的變遷」只是寫了一個村的事情；但實際上却襯托了十多年來山西政治的背景，涉及了抗戰期間發生的許多重要事。

另外，趙樹理的著作，還有「孟祥英翻身」和「福貴」和「地板」等幾個短篇。「孟祥英翻身」

根據作者的話：因為要寫生產渡荒英雄孟祥英傳，就得去找知道孟祥英的人。後來人也找到了，可是得到的材料，不是孟祥英怎樣生產渡荒，而是孟祥英怎樣從舊勢力壓迫下解放出來。這篇東西的主要內容，是寫一個人從一個平凡的人怎樣變成英雄，寫了一個女人開身的故事。

「福貴」的材料來歷，是一九四五年七八月裡，作者到一個醫院調養，恰巧遇着一個改邪歸正的二流子；經過了詳談，調查與研究，才動手寫成的。福貴這個人在村裡臭得很，但當他受了革命教育後，便起了巨大的變化，完全變成了一個善良而有骨氣的好人。這就是說：農民的革命精力正在被充分的發揮，這個力量是沒有什麼東西能夠抗拒的；他們認識了他們的貧苦的真正原因，要把貧苦的根子挖出來，將它斬斷。

「地板」是山西東南部土地兩字的土語，這是說明勞動才能產生糧食，及土地沒有勞動是不能產生糧食的。

趙樹理的創作與生活，是血肉相聯的。這位從群眾中生長起來的熟悉群眾要求，有群眾作風的人民作家；他的生活，是十分樸實而深入的，簡直像李有才板話中的老楊同志一樣。但他又說又唱，又富於機智和幽默，又越發像「李有才」；而他的生活就是一段有趣的「板話」。

作者，今年四十多歲。黃瘦的面孔，平日戴一頂瓜皮破氈帽。長條條的個子，老穿一身不講究的農民服，並繫一條黑黑落落的「纏腰帶」。家中有一個十多歲的孩子，和一個改造了的小腳媳婦。他的生活自然而愉快。有很多很多的讀者，只知「趙樹理」的名字，却不知「趙樹理」是怎樣一個人，但是，他這種平凡的甚而醜陋的農民裝束，既是你走到他的跟前，頂多把他看成一個「伙夫同志」。

這裡還講出一個笑話，在一九四四年時，太行區舉行群英大會，他摸索到大隊人馬裡去採訪，當

時被誤認爲是不務正的二流子，被扣了兩三天，後來他用服務的機關（太行新華書店）來信證明，才放了回來！

他不但不要修飾，就是寫文章也不愛死死板板地正規的坐在桌子上。嚴寒的冬天，他坐在熱被窩裡；炎熱的夏天，他坐在綠蔭樹下。他寫著寫着就丟開筆，兩隻手打起樂器傢伙來了；他的口技響亮又好聽，全套的樂音都精通，最驚人的，是他能同時把全套樂器放在自己身上，撥弄得六音和諧，八音共鳴。

他很喜歡吸煙，並特別善於說笑話，手裡老是拿一根土製的小烟袋，拼命的吸呀吸！有時他還嫌不能過癮，就弄一個山藥蛋，把內面挖空，裝滿飽口的黃烟，再按上一根細葦管，便痛快的吸起來了。同時，由於他的生性幽默活潑，善於說笑話，講故事，所以他一到那裡，好像一塊吸鐵石一樣，無論男女老少的農民都圍在他的身邊了。和他談這談那，也總願和他開玩笑。

## 關於趙樹理

陳艾

趙樹理是一個真實的農民作家，不僅在解放區到處受到歡迎，而且在全中國說來也是很有名望的，因此，對於這樣一個作家，我覺得有推荐一下的必要。

我和趙樹理同志曾經在一個機關裡工作過（從太行文聯一直到華北新華書店），雖然和他在一起生活的時間很少（因爲有時我們不住在一個村子，有時他經常在外邊跑），但對於他的形象和容貌是

非常熟悉的，他是一個瘦削而不太健康的人，高高的個子，在外表看起來似乎有些土裡土氣，但是在他的字眉間，却充滿著對農民的真實的感情，尤其是他那一對眼睛，更富於對農民的同情。

是的，老趙的確好像是一個地道的農民——一個知識分子化了的典型農民，因為他不僅懂得農民的思想感情，生活習慣，而且他自己的生活和一舉一動也活像一個農民一樣（他有時穿一身老百姓衣服，腰裡束着一根腰帶，腳上紮了一副腿帶，嘴裡啣着一根烟袋，手裡拿着一塊打火石），因此，當他每到一個村莊的時候，農民都和他接近起來和攀談起來了（我記得我們住的那個村子沒有一個不知道「老趙」這個名字的），所以他最容易了解農民的真實情況，而且也最容易寫出農民真實的故事來。

趙樹理同志是一個最平凡的人，他從來不以作家自居，也從來不計較個人的名利地位；相反，他很謙虛的向農民學習，他經常到農民家裡去問長道短，有時則和老鄉們一起盤膝坐在炕上聊天。

正因爲如此，曾經有一次還發生了一個誤會：一九四四年冬天，太行區舉行了一次勞動英雄大會，晚間正在上演他親自編排的「小二黑結婚」，他準備到後台去看看，可是當他還沒有跑到戲台跟前的時候，就被放哨的警衛員以爲他是一個普通的觀衆被攔住了。

他最熱心於通俗文藝的寫作，除了寫成有名的「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李家莊變遷」之外，還親自編寫了一些通俗小報（如當時太行區流行的塔頭小報和新華書店在一九四五年文教大會上所設立的「普華廬」），他不但親自寫，親自編，而且還親自一個一個字的校對。

對於農村戲劇工作，他是盡了幫助和發展的責任的，他親自參加各個農村劇團的編排和導演，甚至每一個細微的動作，他都參加了指導和糾正，記得在一九四四年的時候，他幾乎花費了一整個夏天



的時間，跟着襄垣劇團（太行區最有名的農村劇團）跋山涉水地到各個村鎮出演（差不多所有太行區的重要村鎮走遍了），因此，等到他回家的時候，已經穿爛了兩雙新鞋子。

趙樹理同志很愛好音樂，而且也懂得樂器——他自己就是一個會擺弄樂器的能手，他的胡琴和笙笛都是玩得頂好的，特別對鑼鼓傢俱，他是很善於運用的，記得在某一次的晚會上（書店自己組織的小型晚會），他曾經用兩隻手擺弄了四件鑼鼓傢俱。

對於農民間的舊戲，特別是上黨戲和秧歌戲，他是懂得頂多而且也是頂好的，他幾乎對於每齣戲的板眼和節奏都懂得很清楚，因此他對於改造舊戲也很有經驗。

一九四四年，太行區進行普遍的機關大生產，那時上級所給予我們的任務是不輕的，每人需要交五百斤南瓜和二百斤土豆子，當時有許多同志都不願意和他合作（因為他經常到外邊去，同時身體弱，勞動力很差），可是他却自己向老鄉找了一塊地把莊稼種上了，到了秋天的時候，他的南瓜、豆莢、西紅柿、土豆子結得比誰的都大都好，因此他的生產任務便很輕鬆的完成了。

老趙不僅關心着農民的痛苦，和農民生活在一起，給農民解釋政府的政策法令，並解決日常的瑣碎事情，而且他本身也親自參加實際的農民鬪爭，他曾參加晉東南的減租減息運動，也參加過武鄉的紅旗大隊（一種變工互助組織）和老鄉們在一塊討論問題，一直到深更半夜，最近聽參加六次勞大的秦玉保同志說：『當我離開晉冀魯豫的時候，他正參加本村的土地改革，他成天和貧僱農在一起，在窖洞裡或者荒野裡和他們在一起商量問題。』

對於生活享受，老趙從來也沒有設想過，或是把自己的被褥弄得漂亮一些，或是今天搞一頓可口的飯吃一吃，他總是那末樸素，那末簡單，就是那末一搖破舊行李和幾身舊衣服；本來，像他這樣先

天後天都很衰弱的人，應該很好地注意物質生活的改善，可是他從來沒有向組織上請求過和計較過。由於先天和長期革命戰爭給他帶來了一付很壞的身體，每到冬天的時候，他特別怕冷，總是手裡抱著一盆木炭火取暖，可是他從來沒有向公家說過：『我的木炭不夠燒的，要求增加一點。』

總之，趙樹理同志不僅是一個通俗的文藝作家，而且是一個忠實的人民勤務員，他從來不計較個人的名利地位、生活、享受，而是腳踏實地和人民大眾在一起埋頭工作。我們每一個爲人民大眾服務的文藝工作同志，都應該向趙樹理同志學習。

## 向趙樹理方向邁進

荒 塚

我們這次文藝座談會，首先討論了趙樹理同志的創作，大家認為：要檢討一年來邊區的文藝創作，最好對趙樹理同志的作品有比較一致的認識；他的作品可以作為衡量邊區創作的一個標尺，因為他的作品最為廣大群眾所歡迎。

經過好多天熱烈的討論與研究，所接觸到文藝方面的問題很多，但在一些基本的問題上，我們都獲得一致的見解。最後，大家都同意提出趙樹理方向，作為邊區文藝界開展創作運動的一個號召！

趙樹理同志的創作有那些是我們應該向他很好學習的呢？根據我們的了解，有以下三點：

第一：趙樹理同志的作品政治性是很強的。他反映了地主階級與農民的基本矛盾，複雜而尖銳的鬭爭。他是站在人民的立場來寫的，愛憎分明，有強烈的階級情感，思想情緒是與人民打成一片的。

趙樹理同志的幾個重要作品，無論其主題與題材都各不相同，但他的筆都尖銳的掘發着農村現實中的基本矛盾；一面是興旺、闊恒元、李如珍之流，地主惡霸及其狗腿們，在軍閥混戰、抗戰、敵偽統治時期，甚至在新民主主義政權下面，無不牢牢相靠，糾纏在一起，盡其一切力量盤踞在人民頭上，保持其吸血統治；一面是一群被壓碎了一了的貧苦農民及新生的一代「小字輩」的人物，他們遭受地主階級的剝削壓迫，逐漸覺悟團結起來，一旦投身到鬭爭去，就以不可抑止的熱情與力量，爆發了大翻身運動。而且被鍛鍊得那樣鋼強和堅定，產生了鐵鎖、冷元等廣大群眾的代表人物，新農民的形

象，這兩個對立的陣營在樹理同志的筆下劃分得非常清楚。他的作品，從小二黑結婚到李家莊變遷，就是描寫了這兩個陣營在各種不同的場合，時間與事件中所發生的鬭爭，不可避免的，微妙複雜，尖銳殘酷的鬭爭！

趙樹理同志的筆只要一觸及地主階級，就極其深刻具體的揭發他們的陰險兇毒，活靈活現的刻劃出地主階級可憎惡的典型。當筆轉到農民及小字輩的人物身上時，筆下就處處流露出了充分的同情和熱愛，筆尖跳動起來，他把這些在苦難中鬭爭中生長起來的新農民寫得多麼親切可愛啊！他對於這些人物只有歌頌，歌頌他們的年青與熱情，鬭爭中的勇敢和機智，以及對地主的仇恨。他對落後的農民也有諷刺，但是同情的，寬大的，希望他們改變的。即連如「二孔明」，我們也不能絲毫感到是「可憎」的。

趙樹理同志的作品在各個角度反映了解放區農村偉大的改變過程之一部。無論故事的安排，人物的心理、行動、思想情感的描寫，都從不使我們感到很不自然，矯揉造作，這是什麼原因呢？我們認為這就是因為他有鮮明的階級立場，他和他作品中的人物一同生活，一同鬭爭，思想情緒與人民與他所表現的農民的思想情緒完全融合的結果。這也就是知識分子文藝工作者首先要學習的一點。

固然，樹理同志出身貧苦農民家庭，生長在農村，熟悉群眾生活，但他養成了這一種作風與習慣：住在村裡就參加駐村工作，住在農民家裡就首先了解自己的房東，隨時注意調查研究，他和一個農民一樣的和農民生活在一起，非常具體的了解人民。這一點也是應該很好學習的。

第二：趙樹理同志的創作選擇了活在群眾口頭上的語言，創造了生動活潑的，為廣大群眾所歡迎的民族新形式。

趙樹理同志創作的最大特點，在全部敘述與描寫時也用了簡練而豐富的群眾語言。這些語言在描寫群眾的心理，行動，以至寫景，同樣被證明是很生動，很有魄力！這些活生生的口語在創作中全部的運用，特別在今天來表現當前農村激烈的動盪，鬭爭的生活，新農民的形成……較之生硬的知識分子氣味語言，又如何顯得新鮮，明朗，活潑而有力啊！

惟有群眾的語言才能創造群眾所歡迎的民族新形式，因此也才能反映當前的群眾生活與鬭爭。趙樹理同志的作品是很好的證明。我們認為：樹理同志創作上語言形式方面所獲之成就，是由於有以下特點：

一、選擇群眾的活的語言，樹理同志選擇用語時，首先考慮群眾聽不聽得懂。他以前寫文章，先考慮他父親（一個貧苦農民）是否能聽得懂，以後先考慮他兒子（一個區村幹部）是否能聽懂。凡是群眾口頭不常用的詞句，他在寫作時就盡量避免用；必須選用時，一定加以註釋。總之，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運用「活在群眾口頭上的語言」。

二、着重寫故事。群眾的習慣與傳統是不容易接受沒有故事的讀物的。樹理同志的作品故事性都強，也因之，他在結構方面主張第一要「順」，流暢、有條理、有頭有尾，其次要「連」，連結一氣，頭緒清晰，單純。

三、不論人物、風景都不作單獨冗長的敘述與描寫，都是夾雜在行動中來敘述描寫。人物的心理與個性也是在自己的行動中來表現，或者通過旁人的觀察（有階級性的）來表現人物的形象，心理與行動。總之，他所描寫的人物與環境都是被着重的安插在鬭爭的行動中間，不作與現實鬭爭無關的敘述與描寫。

這些特點：除了說明趙樹理同志創作表現方法上也貫徹着群眾觀點，也說明了他很熟悉民間形式，尊重民間形式。他的創作很明顯的批判的接受了中國民間小說的優秀傳統，然而他以今天群眾的活的語言描繪了當前的國爭現實，經過自己的提煉，他創造了一種新形式。這種新形式是通俗化的。但我們却不能以為，僅僅是通俗的語言，文字就能產生新形式，過去有許多通俗化的工作經驗已經證明了。豐富的現實內容必須經過相當的藝術加工，又突破舊的藝術形式，才能產生新形式。換句話說，豐富的內容與新穎的形式是一致的，諧合的，樹理同志的作品，就是如此。他的作品，內容與形式是一致的，大衆化與藝術性是很好的結合起來了，他的創作是人民大衆的藝術，很好的藝術。

第三：趙樹理同志的從事文學創作，真正作到全心全意的爲人民服務。他具有高度的革命功利主義，和長期埋頭苦幹，實事求是的精神。

十五年前，趙樹理同志就有過這樣的思想，也曾作過這樣的寫作：要『奪取封建文化陣地』。他感到中國當時的『文壇太高了，群眾攀不上去，最好折下來鋪成小攤子。』他立志要把自己的作品先擠進『笑林廣記』、『七俠五義』裡邊去，然後才能談得到『奪取』。趙樹理同志早先從事寫作的目的就是如此。

十餘年來，樹理同志堅持通俗化工作，在小報紙副刊，在街頭，在劇團……寫過不少小說、快板、小戲及其他文字，生活與工作都會遭到相當的挫折，但始終如一堅持了奪取封建文化陣地的志願。工作中從未計較過個人的名譽、地位，也不想把自己的創作當作『藝術』——那種脫離群眾的藝術。也不是爲了表現自己，爲了成功一個作家，才立志寫作，他寫作的動機和目的，都是爲了群眾的，爲了戰鬥的，爲了提出與解決某些問題的，現在是如此，抗戰前就是如此的，因此他不多寫，更不亂

寫，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是要『老百姓喜歡看，政治上起作用！』

這兩句話是毛主席文藝方針最本質的認識。也應該是我們實踐毛主席文藝方針最樸素的想法，最具體的作法。

趙樹理同志的創作就是最樸素、最具體的實踐了毛主席的文藝方針，因此他獲得如此光輝的成就！這是他在生活、思想情感與創作準備各方面都早已成熟，又經過長時間實事求是的奮鬥與努力的結果。

因為以上我們所能共同認識到的幾點，我們覺得，應該把趙樹理方向提出來，作為我們的旗幟，號召邊區文藝工作者向他學習，看齊！

當然，方向不是模型，向趙樹理同志學習，走趙樹理同志方向，絕不會限制了文藝創作更進一步的自由發展，限制文藝創作的形式的多樣性。

趙樹理同志的創作，創造了一種新形式，這新形式也仍會繼續發展，更趨完美。單純的從形式來模仿是不能解決問題的。文藝工作者今天的根本問題仍是與工、農、兵思想情感相結合，也惟有如此，才能最後的真正的解決了形式問題——自然，知識分子出身的文藝工作者還必須決心，毫不留戀的拋棄那種用知識分子語言來表現的形式。這也還不是這樣很容易的一件事情。

今天來回顧一年來的邊區創作，我們應該肯定：從愛國自衛戰爭及土地改革運動中所湧現的一大批新的作品，都有了新的氣息，都比較樸素生動，更接近口語化，或多或少都發掘了群眾的語言，這是一個可喜的現象。但較之今天這樣偉大變動的現實來，我們的創作的成績就太微小了。為了更好的反映現實鬥爭，我們就必須更好的學習趙樹理同志！大家向趙樹理的方向大踏步前進吧！







趙樹理像

# 附 錄

邪不壓正

## 一「太欺人呀！」

一九四三年舊曆中秋節，下河村王聚財的閨女蕪英，跟本村劉錫元的兒子劉忠訂了婚，劉家就在這一天給聚財家送禮。聚財在頭一天，就從上河村請他的連襟來給媒人做酒席，忙了一天，才準備了個差不多。

十五這天，聚財因爲心裡有些不痛快，起得晚一點。他還沒有起來，就聽得院裡有人說：「恭禧！我來幫忙！」他一聽就聽出是本村的窮人老拐。

這老拐雖是個窮人，人可不差，不偷人不訛詐，誰家有了紅白大事（娶親、出喪），合得來就幫個忙，吃頓飯，要些剩餘饅菜；合不來就是餓着肚子也不去。像聚財的親家劉錫元，是方圓二十里內有名大財主，他偏不到他那裡去；聚財不過是個普通莊戶人家，他偏要到他這裡來。他來了，說了幾句吉利話，就掃院子、担水，踏踏实实做起活來了。

聚財又睡了一小會，又聽他老婆在院裡說：「安發！你早早就過來了？他姪母也來了？——金生！快接住你姪母的籃子！——安發！姐姐又不是旁人！你也是悽悽惶惶地，貴巴巴買那些做甚？——狗狗！來大姑看你吃胖了沒有？這兩天怎麼不來大姑家吃棗？——你姐夫身上有點不得勁，這時候了還沒有起來，金生媳婦！且領你姪母到東屋裡坐吧！——金生爹！快起來吧！客人都來了！」聚財聽見自己的小舅子兩口，平常熟慣了，也沒有立刻起來，只叫了聲：「安發！來裡邊坐來吧！」安發老婆跟金生媳婦進了東屋，安發就到聚財的北房裡來。

這地方的風俗，姐夫小舅子見了面，總好說句打趣的話。安發一進門就對着聚財說：「這個時候還不起！才跟劉家結了親，劉錫元那股舒服勁，你倒學會了？」聚財坐起來，一面披衣服，一面說：「伙計！再不要提這門親事！我看我的命終究要送到這上頭！」安發見他這麼說，也就正經起來，坐到床邊慢慢勸他說：「以前的事不提他吧！好歹已經成了親戚了！」聚財說：「太欺人呀！你是沒有見人家小旦那股勁——把那臉一窪：『怎麼？你還要跟家裡商量？不要三心二意了吧！東西可以多要一點，別的沒有商量頭！老實跟你說：人家願意跟你這種人家結親，總算看起你來了！爲人要不識抬舉，以後出了什麼事，你可不要後悔！」你也活了三四十歲，你見過這樣厲害的媒人？」安發說：「說他做甚？誰還不知道小旦那狗仗人勢？」聚財說：「就說劉家吧，咱還想受他那抬舉？我從民國二年跟着我爹到下河來開荒，那時候我才二十，進財才十八，人家劉家大小人見了我弟兄們，都說『那來這兩個討吃孩子？』我婆你姐那一年，使了人家十來塊錢，年年上利上不足，本錢一年比一年滾得大，直到你姐生了金生，金生長到十二，又給人家放了幾年牛，才算把這筆賬還清。他家的臉色咱還沒有看够？還指望他抬舉抬舉？」安發說：「你那還算不錯！你不記得我使人家那二十塊錢，後來利上滾利還不起，末了不是找死給人家五畝地？要不我這日子能過得這麼緊？唉！還提那些做甚？如今人家還是那麼厲害，找到誰頭上還不是該誰霉氣？事情已經弄成這樣，只好聽天由命，生那些閑氣有什麼用？」……

金生媳婦領着安發老婆和狗狗進了東房，見輓英臉朝着牆牆着。金生媳婦說：「妹妹！不要哭了！你看誰來了？」輓英早就聽得是她妙子，只是擦不乾眼淚，見她妙子走進去了，她只得一面擦着淚一面起來說：「妙妙！你快坐下！妙妙！你看我長了十七歲了，落了個什麼結果？」安發老婆說：「

小孩子說得叫甚？八字還沒有見一撇，怎麼就叫個「結果」？該是因緣由天定，那裡還有錯了的？再說啦，人沒有前後眼，眼前覺着不如意，將來還許是福，一輩子日子長着哩，誰能早早斷定誰將來要得個什麼結果？」聚財老婆跑到東房裡來，她說：「他妙妙！你好好給我勸一勸樸英！這幾天愁死我了：自從初三那天小旦來提親，人家就哭哭哭，一直哭到如今！難道當爹娘的還有心害閨女？難道我跟你姐夫願意攀人家劉家的高門？老天爺！人家劉錫元一張開嘴，再加上小旦那麼個媒人，你想！咱說不願意能行？」……狗狗見她們只談正經話，就跑到外邊去玩。

東房裡，北房裡，正說着熱鬧，忽然聽得金生在院裡說：「二姨來了？走着來的？沒有騎驢？」二姨低低地說：「這裡有鬼子，誰敢騎驢？」聽說二姨來了，除了樸英還沒有止住哭，其餘東房裡北房裡的人都迎出來。他們有的叫二姨，有的叫二姐，有的叫二妹；大家亂叫了一陣，一同到北房裡說話。狗狗見二姨來了，跑回來問：「二姑！給我拿着落花生沒有？」二姨說：「看我狗狗多麼記事？二年了你還記着啦？花生還沒有刨，等刨了再給你拿？」狗狗聽說沒花生，又跑出去了。安發說：「二姐二年了還沒有來過啦！」聚財老婆說：「可不是！自從前年金生娶媳婦來了一回，以後就還沒有來！」二姨說：「上河下河只隔十五里，來一遭真不容易！一來沒有工夫，二來」她忽然把嗓音放低「二來這裡還有鬼子，運氣不對了誰知道要出什麼事情？」安發老婆說：「那也是「山走一時空」吧（狼多的地方好說這句迷信話，意思就是說不怕狼多，只要你碰上就行）！這裡有日本鬼，你們上河不是有八路軍？那還不一樣？」二姨說：「那可不同！八路又不胡來。在上河，喂個牲口，該着支差才支差，那像你們這裡在路上拉差？」安發老婆說：「這我可不清楚了！聽說八路軍不是到處殺人、到處亂鬪爭？怎麼又說他不胡來？」金生說：「那都是劉錫元那夥人放的屁！你沒聽二姨夫說過？」

鬪爭鬪的是惡霸、漢奸、地主，那些人都跟咱村的劉錫元一樣！」二姨說：「對了對了！上河鬪了五家，第一家叫馬元正，就是劉錫元的表弟，還有那四戶也都跟馬元正差不多，從前在村裡都是吃人咬人的。七月裡區上來發動鬪爭，叫村裡人跟他們算老賬，差不多把他們的家產算光了！鬪爭就是鬪那些人。依我說也應該！誰叫他們從前那麼霸氣？」金生媳婦說：「八路軍就不能來把咱下河的鬼子殺了，把劉錫元拉住鬪爭鬪爭？」二姨問：「劉錫元如今還是那麼霸氣？」聚財說：「不是那麼霸氣，就能硬逼住咱閨女許給人家？」二姨說：「我早就想問又不好開口。我左思右想：大姐爲什麼給饒英找下劉忠那麼個男人？人家前房的孩子已經十二三了，可該叫咱饒英個什麼？難道光攀好家就不論人？聽大姐這麼一說，原來是強逼成的，那還說什麼？」聚財老婆說：「你看二妹，這還用問？要不是強逼，我還能故意把閨女往他劉家送？」說着說着就哭起來。二姨說：「大姐！心放宽點吧，話已經跟人家展直了，後悔還有什麼用處？只怨咱饒英長的太俊，要像高樓院疤連，後崖底瞎秀，管保也沒有這些事情。」安發老婆說：「人沒前後眼。早知道有這些麻煩，咱不會早給咱閨女找個家打發出去？」聚財老婆說：「生是你姐夫三心二意把事情攔了：去年人家槐樹院小寶他娘，央着元來來提，你姐夫嫌人家裡沒甚……」聚財一聽他老婆說起這個就要生氣。他說：「再不要說這個吧！這回事算填到我一個人手行不行？」大家見他生了氣，都勸了他幾句，他仍然賭氣到套間裡去睡。安發跟着他走進去，跟他拉着閑話，給他平氣。外間裡，金生媳婦早忙着去院裡燒火，只留下三個老婆。聚財老婆悄悄說：「看你姐夫那脾氣！明明是他就誤了事，還不願意叫人家說着！我看嫁給人家槐樹院小寶也不錯！」安發老婆說：「孩子倒是個好孩子，又精幹又漂亮，不過也不怨大姐夫挑眼兒，家裡也就是沒甚。」聚財老婆說：「咱金生在劉家放牛那幾年，人家小寶也在劉家打雜，兩個孩子很合得

來。人家小寶比我金生有出息，前年才十八，就能給劉家趕兩個馱驢。人家跟咱金生是朋友，閑了常好到咱家裡來，碰着活也做，碰着好飯也吃，踏踏實實，跟咱自己孩子一樣。」她說到這裡，更把驢子拴住些說：「這話只能咱姐妹們說：咱倆英從十來歲就跟小寶在一塊打打鬧鬧很熟慣，小心事早就在小寶身上。去年元孩來提媒，小東西有說有笑給人家做了頓拉麵，後來一聽你姐夫說人家沒甚，馬上就噘了噘嘴嘟囔着說：「沒甚就沒甚吧！我爺爺不是逃荒來的？」……」

聚財的兄弟進財、金生、老拐，踢踢踏踏都到北屋裡來，把三個老婆的閑話打斷。進財看了看桌子說：「還短一張。金生！你跟老拐去後院西房抬我那張桌子來！」他們抬桌子的抬桌子，借傢具的借傢具，還沒有十分準備妥當，小狗就跑回來報信，說劉家的送禮食盒，已經抬出來了。老拐、進財、金生都出去接食盒，安發穿起他的藍布大襟襖去迎媒人。

媒人原來只是小旦一個人，劉家因為想合乎三媒六證那句話，又拼湊了兩個人，一個叫劉錫恩，一個叫劉小四，是劉錫元兩個遠門本家。劉錫元的大長工元孩，挑着一擔禮物盒子，二長工小昌和趕馱驢的小寶抬着一架大食盒。元孩走在前邊，小寶、小昌、錫恩、小四，最後是小旦，六個人排成一隊，走出劉家的大門往聚財家裡來。安發的孩子狗狗，和另外一群連褲子也不穿的孩子們，早就在劉家的大門口跑來跑去等着看，見他們六個人一出來，就亂喊着：「出來了出來了！」，一邊喊一邊跑，跑到聚財家裡喊：「來了！來了！」金生他們這才迎出去。

不知道他們行的算什麼禮：到門口先站齊，戴着禮帽作揖。進財和金生接住食盒，老拐接住擔子，安發領着三個媒人，仍然排成一長串子走進去。

客人分了班：安發陪着媒人到北房，金生陪着元孩，小昌、小寶到西房，女人們到東房，櫻英一



聽說送禮的來了，早躲到後院裡進財的西房裡去。

安發是個老實人，只會說幾句莊稼話，跟小且應酬不來，只好跟錫恩小四兩個人談談那塊穀子打了多少，那塊地裡準備種麥子。小且覺着這些話聽來沒趣味，想找一個地方先過一過烟癮。他走進套間裡去，見聚財搭着個被子躺在床上。聚財見他進去，坐起來掩了掩懷，很客氣地向他說：「老弟！我今天實在對不起，有點小病，身上冷得不行，不能陪你們坐坐。……」小且看見不是個抽大烟地方，說了句「沒關係，你躺着吧」，就出來了。他好像下令一樣跟安發說：「安發！先給我找個過癮地方！」安發說：「飯快了！先吃飯吧？」小且說：「我這吃飯很扯淡，飯成了給我端一碗就行，還是先過癮！」安發見他這麼說，就答應他說：「可以！」隨着走到門邊喊：「進財！」進財來了，他問進財說：「叫小且哥到你後院裡過癮吧？」進財也只得答應着，領着小且往後院走。這時候，忽然又聽得聚財老婆在東房裡喊：「進財你來！」進財又跑到東房門邊，聚財老婆對住他的耳朵說：「就叫他到你北房裡吧！可不要領到西房裡去，咱倆英姦在你西房裡。」進財點了點頭，領着小且去了。小且走了，說話方便得多。你不看錫恩和小四兩個人是劉錫元的本家，說起劉錫元的橫行霸道來，他們也常好罵幾句，不過這回是來給劉家當媒人，雖然也知道這門親事是逼成的，表面上也不能戳破底，因此他也不罵劉錫元，只把小且當成劉錫元個替死鬼來罵。小且一出門，小四對着他的脊背指了兩下，安發和錫恩搖了搖頭，隨後你一言我一語，小聲小氣罵起來——這個說「壞透了」，那個說「一大害」……各人又都說了些小且詭人騙人的奇怪故事，一直談到開飯。

東房裡都是幾個女人，談得很熱鬧，可沒有什麼正經話——說起誰家閨女好，誰家媳婦壞，就嘻嘻哈哈地；說起上河八路軍長，下河鬼子短，就悄悄密密地。

西房談的另是一套：金生問：「元孩叔！你這幾年在劉家住得怎麼樣！願住願不住（就是說能顧了家不能）？」元孩說：「還不跟你在那裡那時候一樣，那二十塊現洋的本錢永遠還不起，不論那一年，算一算工錢，除還了借糧只够納利。——噯！你看我糊塗不糊塗？你兩家已經成了親戚……：……」金生說：「他媽那×！你還不知道這親戚是怎麼結成的？」小寶說：「沒關係！金生哥還不是自己人？」小昌說：「誰給他住長工還討得了他的便宜？反正艱是由人家算啦！金生，你記得吧，那年我給他起騾，騾子吃了三塊錢藥，不是還硬扣了我三塊工錢？說什麼理？勢力就是理！」……

各個房裡的人都喝着水談了一會閑散話，就要開飯了。這地方的風俗，遇了紅白大事，客人都吃兩頓飯——第一頓是湯飯，第二頓是酒席。第一頓飯待生客和待熟客不同，待粗客和待細客不同——生客細客吃掛麵，熟客粗客吃餛飩。三個媒人雖然都是本村人，辦的可是新親戚的事，只能算生客，上的是掛麵。元孩小昌小寶雖然跟媒人辦的是一件事，可是這三個人早已跟金生聲明不要按生客待，情願吃餛飩。其餘的客人，自然都是餛飩了。小且在後院北屋裡吸大烟，老拐給他送了一碗掛麵。

吃過第一頓飯以後就該開食盒。這地方的風俗，送禮的食盒，不只光裝能吃的東西，什麼禮物都可以裝——按習慣：第一層裝是首飾冠戴，第二層是粗細衣服，第三層是龍鳳喜餅，第四層是酒、肉、大米。要是門當戶對的地主豪紳辦送禮，東西多了，可以用兩架三架最多到八架食盒。要是貧寒人家送禮，也有不用食盒只挑一對二尺見方把高的木頭盒子的，也有只用兩個籃子的。劉家雖是家地主，一來女家是個莊稼戶，二來還是個續絳，就有點輕看，可是要太平常了又覺有點不像劉家的氣派，因此抬了一架食盒，又挑了一擔木頭盒子，弄了個不上不下。開食盒先得把媒人請到跟前。聚財老婆打發老拐去請小且，老拐回來說：「請不動！他說有兩個人在場就行！」錫恩和小四說：「那就

開吧！」按習慣，開食盒得先燒香。金生代表主人燒過了香，就開了。開了食盒，差不多總要吵架。這地方的風俗，禮物都是女家開着單子要的。男家接到女家的單子，差不多都嫌要得多，給送的時候，要打些折扣。比方要兩對耳環只送一對，要五兩重手鐲只給三兩重的，送來了自然要吵一會，兩家親家要有點心事不對頭，爭吵得就更會兇一點。女家在送禮這一天請來了些姑姑姨姨姪姪一類女人們，就是叫她們來跟媒人吵一會。做媒人的，推得過就推，推不過就說「回去叫你親家給補」，做好做歹，拖一拖就過去了。

聚財家因為對這門親事不情願，要的東西自然多一點。劉家就是一件東西也不送，自然也不怕聚財改口，可是他也不願意故意鬧這些氣——東西自己都有，送得去將來把她媳娶到手，一件一件又都原封帶回來了，不是個賠錢事，因此也送得很像個樣子。像要了兩對金耳環兩對金戒指，每樣都給了一對金的一對銀的，只有金手鐲沒有給，給了一對鍍金的。綢緞衣服一件也不少，不過都是劉惠前一個老婆的，要給輾英穿，都窄小一點。不論好歹吧，女家既然有氣，就要發作發作：聚財老婆看罷了首飾和衣服，就向錫恩和小四說：「親家給送的這些衣服，咱也沒見過大市面，不敢說不好，可惜咱閩女長得粗胖一些，穿不上。首飾的件數也不够，樣子也都是前二十年的老樣，沒有一件時行貨。麻煩你們拿回去叫親家給換換！」話雖然很和輾，可是裡邊有骨頭，不是三言五句能說了的事。錫恩歲數大一點，還能說幾句，就從遠處開了口。他說：「聚財嫂！親戚已經成親戚了，不要叫那一頭親戚太作難。你想：如今兵慌馬亂的，上那裡買那麼多新東西？自然是有甚算甚。這不過是擺一擺排場吧，咱閩女以後過了門，穿戴着什麼你怕沒有啦？那件不合適，咱家的閩女就是他家的媳婦，他能叫咱閩女穿戴出去丟他的人？……」他還沒有說完，二姨就接上話。二姨說：「你推得可倒不近！他劉家

也是方圓幾十里數得着的大財主，娶得起媳婦，就做不起衣裳，買不起首飾？就憑以前那死鬼媳婦穿戴過的東西頂數啦？」安發老婆也接着說：「不行！我外甥女兒一輩子頭一場事，不能穿戴他那破舊東西！」進財老婆拿着鍍金鐲子說：「舊東西也只挑壞的送！誰不知道劉忠前一個老婆帶着六兩重的金鐲子？爲什麼偏送這鍍金的？」金生媳婦也說：「這真是捉土包子啦！他覺着我們這些土包子沒有認得金銀的！」其實這幾個女人們還只有她們兩個見過金首飾，不過也沒有用過，也不見得真認得，只是見這對鐲子不是劉忠前一個老婆胳膊上那一對，並且也舊了，有些地方似乎白白地露出銀來，因此才斷定是鍍貨。

錫恩和小四看見事情不好下台，就往小旦身上推。錫恩說：「原來開單子要東西，都是小旦一手辦的，要了多少，應承了多少，我兩人都摸不清楚。」安發說：「單是我開的，那倒沒有錯！」小四說：「還是請人家小旦來吧！」聚財老婆說：「請他就請他！就是他說多要點東西行，不答應就不行！許親不許親已經不由我了，要東西還不叫由我，那樣只有他劉錫元活的了！老拐！你再到後院裡請小旦來！」老拐說：「咱請不動！」小四說：「小寶！你去一下吧！」小寶就去了。

小寶不知道小旦在北房，進財一向就在西房住，因此他就一直跑到西房裡來。他正去叫「小旦叔」，忽然看見是賴英。賴英臉朝牆騎着，聽見有人走得響，一翻身正要往起爬，看見是小寶，就又騎下去，說了聲：「你？我當是誰來！」小寶低聲說：「嬌嬌叫我找小旦！」賴英用嘴指着說：「在北房裡！」小寶扭轉頭正往外走，賴英又叫住他說：「一會你來，我跟你說句話！」小寶點了點頭就去北房叫小旦。這時候，小旦的大烟已經抽足了，見小寶說外頭有事，非要他不行，他就嘟嘟噥噥說：「女人們真能麻煩！再吵一會還不是那麼回事？」說着就走出來了。女人們見他出來了，又把剛才說

衣服首飾不合適那番話，對着他吵了一遍，他倒答應得很簡單。他說：『算了！你們都說些沒用話！那家送禮能不吵？那家送禮能吵得把東西抬回去？說什麼都不抵事，閨女已經是給人家了！』聚財老婆說：『你說那個天生不行！照那樣說……』小旦已經不耐煩了，再不往下聽，把眼一翻說：『不行你隨便！我就只管到這裡！』聚財老婆說：『老大爺呀！世上那有這麼厲害的媒人？你拿把刀來把我殺了吧！』小旦說：『我殺你做什麼？行不行你親自去跟劉家交涉！管不了不許我不管？不管了！』說着推開大家就往外走，急得安發跑到前邊伸開兩條胳膊攔住，別的男人們也都湊過來說好話，連聚財也披起衣服一搖一晃出來探問是什麼事。

大家好歹把小旦勸住，天已經晌午了。金生他夫婦催開席。老拐就往各桌上擺碟子。不多一會，都準備妥當，客人都坐齊，點了點人，只短小寶，金生跑來跑去喊叫，小寶才從後院裡跑出來。

原來小寶把小旦叫出來以後，就又到後院西房去看幪英。小寶問幪英要說什麼，幪英說：『你等等！我先想想！』隨後就用指頭數起來。她數一數想一想，想一想又數一數，小寶急著問：『你盡管數什麼！』她說：『不要亂！』她又數了一會說：『還有二十七天！』小寶說：『二十七天做什麼？』她說：『你不知道！九月十三！』小寶猛然想起來劉家決定在九月十三娶她，就答應她說：『我知道！八月十五到九月十三，還有二十九天！』幪英說：『今天快完了，不能算一天。八月是小建，再除了一天……』小寶說：『不論幾天吧，你說怎麼樣？』幪英說：『我說怎麼樣！你說怎麼樣！』小寶沒法答應。兩個人臉對臉看了一大會，誰也不說什麼。忽然幪英跟唱歌一樣低低唱道：『寶哥呀！還有二十七天呀！』唱着唱着，眼淚骨碌碌就流下來了！小寶一直勸，幪英只是哭。就在這時候，金生在外邊喊叫：『小寶！小寶！』小寶這時才覺着自己臉上也有熱熱地兩道淚，趕緊擦，趕緊擦，

可是越擦越流，擦了很大一會，也不知擦乾了沒有，因為外邊叫得緊，也只好往外跑。

吃過酒席稍停了一會，客人就要回去。臨去的時候，小旦一邊走一邊訓話：「劉家的場面還有什麼說的？以後再不要不知足……」安發一邊送着客，一邊替聚財受訓，送到大門外作了揖才算完結。

小寶抬着食盒低着頭，一路上只是胡猜想二十七天以後的事。

## 二 『看看再說！』

二姨回到上河，一直丟不下輾英的事，準備到九月十三輾英出嫁的時候再到下河看看，不料就在九月初頭，八路軍就把下河解放了，後來聽說實行減租清債，把劉家也清算了，劉錫元也死了，打發自己的丈夫去看了一次，知道安發也分了劉家一座房子，輾英在九月十三沒有出嫁，不過也沒得退了婚。過了年，舊曆正月初二，正是走娘家的時候，二姨想親自到下河看看，就騎上驢，跟自己的丈夫往下河來。

他們走到劉錫元的後院門口，二姨下了驢，她丈夫牽着驢領着她往安發分下的壽房子裡走。狗狗在院裡看見了，叫了聲「媽！二姑來了！」安發兩口、金生兩口，都從南房裡迎出來。

二姨笑着說：「安發！搬到這裡來，下雨可不發愁了吧？」金生！你兩口子都來給你舅舅拜年來了？……」安發老婆和金生兩口答應着，說說笑笑進了南房。二姨的丈夫說：「安發！把牲口拴那裡？」安發接住轡繩說：「沒處拴！就拴在這柱子上吧！」二姨的丈夫說：「你就沒有分個圈驢的地方？」安發說：「咱連根驢毛也沒有，要那有什麼用？不用想那麼周全吧！這比我那座透天窟窿房

就強多了。」說着拴住了驢，拿下毛連和梢連，也都回到房裡。

一進門，狗狗就問：「二姑夫！給我拿着花生啦沒有？」二姨說：「看我狗狗多麼記事！拿着哩！」她丈夫解開毛連口，給狗狗取花生，二姨還說：「去年花生收成壞，明年多給孩子拿些！」安發老婆說：「這還少？狗狗！裝上兩把到外邊玩吧！」

二姨說：「這房子可真不錯：那頂棚是布的呀紙的？」安發老婆說：「紙的！」二姨說：「看人家那紙多麼好？跟布一樣！咱不說住，連兒都沒見過！」安發說：「咱莊稼人不是住這個的：頂棚上也不能釘釘子，也不能拴繩子，穀種也沒處掛，這能放在窻台上！」二姨的丈夫說：「那你還不搬回你那窟窿房子裡去？」大家都哈哈笑起來。

二姨說：「我這三個多月沒有來，下河變成個什麼樣子了？」大家都說：「好多了。」安發說：「總不受鬼子的氣了！」金生說：「劉錫元也不再得厲害了！」二姨的丈夫接着說：「你舅舅也不住窟窿房子了！」二姨問：「劉錫元是怎麼死的？是不是大家把他打死了？」金生說：「打倒沒人打他，區上高工作員不叫打，倒是氣死了的！」安發說：「那老傢伙真有兩下子！要不是元孩跟小昌，我看誰也說不住他。」二姨問：「元孩還有那本事？」金生說：「你把元孩錯看了：一兩千人的大會，人家元孩是主席。劉錫元那老傢伙，誰也說不過他，有五六個先發言的，都叫他說得沒有話說。後來元孩急了，就說：『說我的吧？』劉錫元說：『說你的就說你的：我只憑良心說話！你是我二十年的老伙計，你使錢我讓利，你借糧我讓價，年年的工錢只有長支沒有短欠！翻開眼叫大家看，看看是誰沾誰的光？我跟你有什麼問題？……』元孩說：『我也不懂良心，我也不認得股本，我是個僱漢，只會說個老道理：這二十年我沒有下過工，我每天做是甚？你每天做是甚？我吃是甚？你吃是甚？我

落了些甚？你落了些甚？我給你打下糧食叫你吃，叫你吃上算我的賬，年年把我算光！這就是我沾你的光！憑你的良心！我給你當這二十年老牛，就該落一筆祖祖輩輩還不起的賬？噫！把你的良心收起！照你那樣說我還得補你……」他這麼一說，才給大家點開路，這個說「……：反正我年年打下糧食給你送」，那個說「反正我的產業後來歸了你」……：那老傢伙發了急，說「不憑賬本就是不說理！」一個「不說理」把大家頂火了，不知道誰說了聲打，大家一轟把老傢伙拖倒，小昌給他抹了一嘴屎，高工作人員上去抱住他不讓打，大家才算拉倒。會場又穩下來，小昌指着老傢伙的鼻子說：「劉錫元！這理非叫你說清不可！他逼着人家大家賣了房、賣了地、討了飯、餓死了人、賣了孩子……：如今跟你算算賬，你還說大家不說理。到底是誰不說理？」這一問，問得老傢伙再沒有說的。後來組織起清債委員會，正預備好好跟他算幾天，沒想到開了鬪爭會以後，第三天他就死了！有人說是氣死的，有人說是喝土死的。」安發說：「不論是怎麼死的吧，反正是死了，再不得厲害了！」二姨問：「他死了，那賬還怎麼算？」安發說：「後來自然只能跟劉忠算。不過他一死，大家的火性就沒有那麼大，算起來就有好多讓步。本村外村，共算了他五千多石米，兩萬多塊錢現洋。他除拿出些糧食牲口以外，又拿出三頃多地和三處房子。如今人家還有四十來畝出租地，十幾畝自種地和這前院的一院房子。」二姨說：「那麼外邊說鬪光了？」安發說：「沒甚了沒甚了，像我這麼十個戶也還抵不住人家！」……

安發老婆正去切菜，聽得小昌的孩子小貴在院裡說：「狗狗！誰叫你把花生皮弄下一院？掃了！」狗狗說：「我不！」「你是掃不掃？」「不！」「拍！」小貴打了狗狗一下，狗狗哭了。安發老婆揭開簾子說：「小貴！你怎麼打起狗狗來了？」小貴說：「他怎麼把花生皮弄下一院？」安發老婆說



：「不要緊，弄下一院我給你掃！」小昌老婆在北屋裡嘟囔着說：「掃過幾回？」安發老婆聽見也只裝沒聽見，仍然跟小貴說：「不要打狗狗！狗狗小啦你大了！」小昌老婆又嘟囔着說：「小啦就該上天啦！安發老婆忍不住了，就接上了話：「我那孩子就叫上天啦！你十二歲孩子打我八歲的孩子，還有你這當媽的給他仗膽，我那孩子還有命啦？」「打着了？打傷了？」「嫌他打得不重你不會也出來打兩下？」「誰可養過個孩子？」「我那孩子還有娘？」「沒娘來還慣不成那樣啦！看那院能乾淨一晌不能？人習踏，牲口屙！」屙了叫你掃啦？可知道你分了個驢圈！」「你不分一個？還不是你的「問題」小？」「你有多大「問題」，還不是憑你男人是幹部？」安發見他們越吵越話多，就向他老婆說：「算了算了！少說句不行？」安發老婆不說了，小昌老婆還在北房裡不知嘟囔些什麼。二姨問：「北房裡住是誰？」安發說：「說起來瞎生氣啦：這一院，除了前分這一座房子，其餘都歸了小昌。」二姨說：「他就該得着那麼多？」安發說：「光這個？還有二十多畝地啦！人家的「問題」又多，又是農會主任，該不是得的多啦？你聽人家那氣多粗？咱住到這個院裡，一座孤房，前院都是劉忠的，後院都是小昌的——碾是人家的，磨是人家的，打穀場是人家的，飯廩和茅廁是跟人家夥着的，動腳動手離不了人家。在咱那窟窿房裡，這些東西，雖然也是沾鄰家的光，不過那是老鄰居，就比這個入貼多了！」

不大一會，飯好了，大家吃着飯，仍然談着劉家的事。二姨仍是問誰都提些什麼問題，誰都分的東西多。

老拐來了，背着個麻包，進門就喊「拜年拜年！」他跟大家打過招呼，安發老婆給他拿了兩個黃蒸，他丟到藤袋裡。安發老婆指着前院說：「你到人家前院，管保能要兩個白麵蒸饅！」老拐說：「

咱就好吃個黃蒸，偏不去吃他劉家那白麵饅！」二姨笑着說：「老拐！你就沒有翻翻身？」老拐也笑了笑說：「咱跟人家沒「問題」！」說着就走了。

安發說：「你叫我說這回這果實分得就不好：上邊既然叫窮人翻身啦，爲什麼沒「問題」的就不能翻？就按「問題」說也不公道——能說會道的就算得多。像小且！給劉家當了半輩子狗腿，他有什麼「問題」？胡捏造了個「問題」竟能分一個驢子幾石麥食！」二姨說：「怎麼呀？小且也分果實？在上河，連狗腿都鬪了，你們這裡怎麼還給那些人分東西？」金生說：「人家這會又成了積極分子！」安發說：「那人就算治不了！人家把頭撞得尖尖地，那裡有空就跟那裡鑽！八路軍一來，劉錫元父子們就跑到一個荒山上躲起來，有什麼風聲小且管給人家送信。高工作員來發動群眾去找劉錫元，有人說「只要捉住小且一審就知道了」。這話傳到人家小且耳朵，人家親自找高工作員說人家也要參加鬪爭，說「只要叫我參加我管保領上人去把劉家父子捉回來」。高工作員跟大家說：「只要他能這麼做，就叫他參加了吧？」大家說：「參加就參加吧，反正誰也知道他是什麼人，上不了他的當。」第二天人家果然領着人去把劉家父子捉回來。在鬪爭那一天，人家看見劉家的勢力倒下去，也在大會上發言，把別人不知道光人家知道的劉家欺人的事，講了好幾宗，就有人把人家也算成了積極分子。清債委員會組織起來以後，他說劉錫元他爹修房子的地基是託他家的。大家也知道他是想沾點光，就認起這筆賬來了。後來看見元孩小且他們當了幹部，他就往他們家裡去獻好；看見劉忠的產業留得還不少，就又悄悄去給劉忠他娘賠情。不用提他了：那是個八面玲瓏的腦袋，幾時也跌不倒！」

提起劉忠跟小且，二姨自然又想起轉英的事，問了問金生，金生說：「這事真難說。一家人爲着這件事成天生悶氣。我看恐怕就怨我爹。二姨這會要沒有別的事，就到我家坐坐，叫我媽給你細細談

談！」二姨答應了，就同她丈夫跟金生兩口子辭別過安發兩口走出來。金生說：「把驢也牽到我那裡喂吧！」說着解下韁繩牽上，四個人一同往聚財家裡來。

聚財老婆一見二姨，就先訴了一頓自己的苦：「……她爹死扭勁，閨女也不聽話，咱兩頭受氣，那頭也惹不起！」二姨聽不出個頭尾來，要叫她細細談，她才從送禮那次說起，她說：「送過禮以後，我跟轆英說：『事情仍是那樣了，日子也近了，他送的那些衣裳有的窄小得穿不得，有的穿得也不時行，你趁這兩天，挑那能穿的改幾件叫穿。』人家起頭就不理，說了四五天，才算哭着做着做一點；我也幫着人家做。一件一件拆開改好了還沒有縫，就打開仗了。趕到日本人走了，劉家也跑了，九月十三也過了，轆英忽然有說有笑了，我跟她爹說：「咱跟劉家這門親事可算能拉倒了吧？」她爹說：「看看再說吧！這會還不能決定！」又遲了幾天，區上高工作員來發動群眾鬧爭劉家，把劉家父子都捉回來了，小寶來跟金生轆英說：「明天到大會上一定把強迫婚姻這問題提出來，看他劉家有什麼說的？」她爹強按住不叫提。他爹說：「事情還不知道怎麼變化啦！你叫他犯到別人手！咱不要先出頭得罪人。」後來偏是劉錫元死了劉忠沒死；人家別人的大小問題都提了，咱這問題沒有提，不長不短放下了。趕到鬧爭也過了，清算劉家的事到底了，我問她爹說：「咱跟劉忠這親事到底算不算數了？」他爹又說：「看看再說吧！這會還不能決定！」我說：「還看什麼？要不是劉忠給劉錫元守孝的話，人家快要擇日子娶了！」他說：「一守孝就是三年！你急什麼啦？」後來聽小寶說他問過高工作員，高工作員說只要男女本人有一個不情願，就能提出理由來。到區上請求退親。我問他送過禮還能不能，他說他聽高工作員說只要把東西退還了也行。我把這話跟她爹說了一遍，她爹罵人家小寶不該挑撥。轆英聽說他爹不答應，又嘔了幾天氣，他爹心裡也有點活動了。這時候偏還有個該死的小旦又

壞了點事：他是媒人，退東西脫不過他的手。聽安發說劉忠又給他拿了幾兩土，他就又向著劉忠那一頭說話。他知道我把衣服改了，就故意說：「行是行！只要能把人家送的東西原封原樣送回來！少了一件，壞了一件，照原樣給人家買！」安發把這話證他爹一說，她爹又埋怨起來我：又是「明知道弄不斷，闖這口有什麼好處」，又是「人沒前後眼，你知以後是誰的天下」，說得我也答應不上來。去年臘月初五，她爹當面說人家小寶：「你來我這裡有什麼正事？再不要來這裡談話！」又說輓英：「小小孩子嘻嘻哈哈，像個什麼規矩？」說得人家小寶紅着臉走了，輓英就跟他爹鬧起來。她爹說：「再敢跟那些年輕人嘻嘻哈哈我搥死你！」輓英說：「搥死就搥死吧！反正總要死一回啦！搥死也比嫁給劉忠強！」從那以後，爹也氣壞了，閨女也氣得哭了幾天，我兩頭說好話，那頭也勸不下，直到如今，父女們說不上三句話就要頂起來。二妹你今天不要走，住上一兩天，兩頭都替我勸一勸！」二姨見她姐姐哭涕涕很作難，就答應下來。

二姨先去攆聚財的口氣：「大姐夫！聽說你身上不爽快？」聚財說：「也不要緊！冬天裡，受了點涼！」「聽大姐說，輓英不聽你的話，惹得你動了點氣？孩子們說話，你理他做甚啦？那個還應當一回？」「當老的瞎操心啦吧！瞎惹你們笑話啦！」「自己人笑話什麼？我說孩子大了，咱一點不管兩輩事，她自己的事，你叫由她一點算了！」她又故意說：「輓英對劉家這門親事實在不滿意，聽說只要你願意就能弄斷了……」「唉！年輕人光看得見眼睫毛上那點事！一來說就不易弄斷，二來弄斷了還不知道是福是害！日本人才退走四個月，還沒有退够二十里，誰能保不再來？你還會惹了劉忠，到那時候劉忠還饒你？還有小且，一面是積極分子，一面又是劉忠的人，那種人咱惹得起？他們年輕人，遇事不前後想，找出麻煩來就沒戲唱了！還有，去年你大姐也跟你說過了，輓英的心事在小

寶身上，這我不能贊成——則不成個規矩，再則跟上小寶，我斷定她受一輩子窮。小寶那孩子，家裡有甚沒甚且不講，自己沒有出息，不知道爲自己打算。去年人家鬧劉家，他也是積極分子，東串連人，西串連人，喊口號一個頂幾個，可是到算賬時候，自己可提不出大「問題」，只說是短幾個工錢，得了五斗穀子。人家小旦胡捏了個問題，還弄了一頭騾子，幾石糧食，他好歹還給劉家住過幾年，難道連小旦都不如？你看他傻瓜不傻瓜？只從這件事上看，就知道他非受窮不可！要跟上小寶，那如得還嫁給人家劉忠！你不要看人家挨了鬪爭！在本村說起來還仍然是個小財主！如今劉錫元也死了，罵名也沒了，三、四口人，有幾十畝出租地，還不是清淨日月？」二姨說：「不過歲數大一點！」聚財說：「男人大個十四五歲吧，也是世界有的事！」二姨問：「那樣說起來，你的主意還是嫁給劉忠？」聚財說：「不！我的主意是看看再說！劉忠守朋就得三年，在這三年中間看怎麼變化——嫁劉忠合適就×劉忠，嫁劉忠不合適再說，反正不能嫁給小寶！」聚財說這番話，二姨覺著「還是大姐夫見識高！應該拿這些話去勸勸二姨。」

二姨勸二姨：「二姨！二姨！你件事：聽說你年頭腦月頂了你爹幾句，惹得你爹不高興？」二姨說：「二姨！我也不怕你笑話！我不是故意惹我爹生氣，可是家裡有個我，我爹就不能不生氣。我有什麼辦法？」「這話怎麼講？難道你爹多嫌你？」「也不是我爹多嫌我！還是因爲那件醜事！如今我爹已經噴出來了，我也不說那醜不醜了！因爲我要嫁小寶，不願意嫁給劉忠！」「這閻女倒說得痛快！年輕人，遇事要前後想想！」「那天不想？那時不想？不知道想過幾千遍了！」「你覺著惹得起劉忠嗎？」「鬪爭會上那幾千人都惹得起他，恰是咱家惹不起他！」「年輕人光看那眼睫毛上那點事！你爹說日本人退出不夠二十里，你敢保不再來？你得罪了劉忠，劉忠那時候還饒你？」「我爹

就是那樣「前怕狼後怕虎！」我爹爹不是逃荒來的？日本再來了不能再逃荒走？都要像他那樣想，劉錫元再遲十年也死不了！」「你爹說小寶那孩子沒出息，不會爲自己打算，當了一回積極分子沒得翻了身。從這件事上看，將來恐怕過不了日子！」「小且有出息，會給自己打算，沒「問題」也會捏造「問題」分驛子。照他那樣說我就該嫁給小旦？」「你爹說劉家雖說挨了闖，在下河還是個小財主！」「他財主不財主，又不是缺個爹！」「你爹說男人大個十四五歲，也是世界有的事！」「做小老婆當使女都是世界有的事，聽高工作員說自己找男人越發是世界上有的事！難道世界上有的如意事沒有我，倒霉事就都該我做一遍？」最後二姨問：「照你這樣說來，你的主意是不論你爹願意不願意，你馬上就要跟劉忠說斷了嫁給小寶？」「輕英說：『要以我的本意，該不是數那痛快啦？可是我那麼辦，那真要把我爹氣壞了。爹總是爹，我也不願意叫他再生氣。我的主意是看看再說。劉錫元才死了，劉忠他媽是老頑固，一定要叫他守三年孝。去年八月十五到九月十三，二十七天還能變了卦，三年工夫長着啦，劉家還能不再出點什麼事？他死了跑了就不說了，不死不跑我再想我的辦法；反正我死也不嫁給他，不死總要嫁給小寶！』」輕英說完了，二姨覺着這話越法句句是理。

兩個人各有各的道理，兩套道理放到一處是對頭。也有兩點相同——都想看看再說，都願意等三年。二姨就把這談話的結果向聚財老婆談了一下，兩個人都覺着沒法調解，不過聚財老婆却放了心：她覺着閩女很懂事，知道顧惜他爹。她覺着兩套道理雖是對頭，在這三年中間，也許慢慢能取得同意，到底誰應該同意誰，她以爲還是閩女說得對。

### 三 想再『看看』也不能

聚財和輓英父女倆個都猜得不錯，這三年中間果然有些大變化——幾次查減且不講，第一個大變化是第二年秋天日本投降了；第二個大變化是第三年冬天又來了一次土地改革運動，要實行填平補齊。第一個人變化，因為聚財聽說蔣介石要打八路，還想『看看再說』，輓英的事還沒有動；第二個大變化，因為有些別的原因，弄得聚財想再『看看』也不能了。

第二個大變化在一九四六年。這年十月裡，有一天，區上召集幹部和積極分子聯合會，元孩、小昌、小旦、小寶……一共有四十多個人參加。要開七天。他們到區上以後，村裡人摸不着底，有些人聽別的區裡人說是因為窮人翻身不徹底，還要發動一次鬭爭。這話傳到劉忠耳朵裡，劉忠回去埋藏東西，傳到輓英耳朵裡，輓英回去準備意見。

七天過了，幹部積極分子都從區上回來了。晚飯後，還是這四十來個人，開了佈置鬭爭會。元孩是政治主任，大家推他當了主席。元孩說：『區上的會大家都參加過了。那個會決定叫咱們回來擠封建，幫助沒有翻透身的人繼續翻身。咱們怎麼樣完成這個任務，要大家討論，討論一下誰是封建？誰還沒有翻身？誰還沒有翻透？』他說完了，小昌就發言。小昌說：『我看咱村還有幾戶封建。第一個就是劉忠！』有人截住他的話說：『劉忠父子們這幾年都學會種地，參加了生產，我看不能算封建了！』小昌說：『他那種地？家裡留半畝自耕地，一年就僱半年短工，全憑外邊那四十來畝出租地過活。這還不是地主？還不是剝削人的封建勢力？』這意見大多數都同意，就把劉忠算做一戶封建尾巴。接着，別人又提了四五戶，都有些剝削人的事實，大家都同意，其餘馬上就再提不出什麼戶來，

會場冷靜了一大會。元孩說：『想起來再補充吧！現在咱們再算算咱們村還有多少沒翻身或者翻也沒翻透的戶！』大家都說：『那多啦！』『還有老拐！』『還有安發！』『還有小寶！』……七嘴八舌提了一大串。元孩說：『慢着！咱們一片一片沿着數一數！』大家就按街道數起來，數了四十七戶。元孩曲着指頭計算了一下說：『上級說這次鬪爭，是叫填平補齊，也就是割了封建尾巴填窟窿。現在數了一下：封建尾巴共總五六個，又差不多都是清算過幾次的，可是窟窿就有四五十個，那怎麼能填起來？』小寶說：『不是平不了，不過也不算很少！這五六戶一共也有三頃多地啦！五七三五，一戶還可以分七畝地！沒聽區分委說「不能絕對平，叫大家鄉情地種就是了」！』又有人說：『光補地啦？不補房子？不補浮財？』又有人說：『光補窟窿啦？咱們就不用再分點？』元孩說：『區分委講話不是說過了嗎？不是說已經翻透身的就不要再照顧了嗎？』小且說：『什麼叫個透？當幹當當積極分子的管得罪人，鬧出來的果實光叫填窟窿，自己一摸光不用得？那只好叫他們那四十七個窟窿戶自己幹吧！誰有本事他翻身，沒有本事他不用翻！咱不給他當那個驢！』元孩說：『小且！你說那不對！在區上不是說過……』元孩才要批評這自私自利的說法，偏有許多人打斷了他的話，七嘴八舌說：『小且說的對！』『一摸光我先不幹！』『我也不幹！』『誰得果實誰去鬪！』元孩擺着兩隻手好久好久才止住了大家的嚷吵。元孩說：『咱們應該先公後私。要是果實多了的話，除填了窟窿，大家自然也可以分一點；現在人多飯少，填窟窿還填不住，爲什麼先要把咱們說到前頭？咱們已經翻得不少了，現在就應該先幫助咱的窮弟兄。』小昌說：『還是公私兼顧吧！我看叫這夥人不分也行不通，因爲這任務要在兩個月內完成，非靠這一夥人不行。要是怕果實少分不過來，咱們大家想想還能不能再找出封建尾巴來？』這意見又有許多人贊成，小且說：『有的是封建尾巴！劉錫恩還不是封建尾巴



？他爹在世時候，不是當過幾十年總社頭？還不跟後來的劉錫元一樣？」元孩說：「照你那麼提起來可多啦！」跟小且一樣的那些人說：「多啦就提吧！還不是越多越能解決問題？」元孩說：「不過那都是三四十年的事。從我記得事，他家就不行了……」有人說：「不行了現在還能抵你那兩戶？」元孩說：「那是人家後來勞動生產置來的？」又有人說：「置來的就不給他爹還一還老賬？」元孩聽見他們這些話，跟在區上開會那精神完全不對頭，就又提出在區開會時候，區分委說那不動中農的話來糾正他們。小且他們又七嘴八舌說：「那叫區上親自做吧！」元孩說：「不要抬扛！有什麼好意見正正經經提出來大家商量！」那些人又都一齊說：「沒意見了！」以後就誰也不開口，元孩一個一個問着也不說，只說「沒意見」。會場又冷靜了好大一會。有些人就交頭接耳三三兩兩開小會，差不多都是囁嚅着說：「像錫恩那些戶要不算，那裡還有戶啦？」「要不動過幾十戶，那裡還輪得上咱分果實？」……元孩聽了聽風，着實作了難：上級不叫動中農，如今不動中農，一方面沒有東西填窟窿，一方面積極分子不到果實不幹，任務就完不成。他又在會場上走了一圈，又聽得不止積極分子，有些幹部也說分不到果實不幹，這更叫他着急。他背着手轉來轉去想不出辦法，小昌說：「我看還是叫大家提戶吧！提出來大家再討論，該動就動，不該動就不動。」元孩一時拿不定主意，小昌就替他向大家說：「大家不要開小會了，還是提戶吧！」一說提戶，會場又熱鬧起來，嘩啦嘩啦就提出二十多戶，連聚財進財也都提在裡邊。一提戶，元孩越覺着不對頭，他覺着盡是些中農。他說：「我一個人也扭不過大家，不過我覺着這些戶都不像是封建尾巴。咱們一戶一戶討論吧！要說那一戶應該闢，總得說出個條件來！」小昌說：「可以！咱們就一戶一戶說！」元孩叫記錄的人把大家提出來的戶一戶一戶唸出來，每唸一戶，就叫大家說這一戶應闢的條件。像小且那些積極分子，專會找條件，又是

說這家放過一筆賬，又說是那家出租過二畝地；連誰家爹爹打過人，誰家奶奶罵過媳婦都算成封建條件，元孩和小寶他們幾個說公理的人，雖然十分不贊成，無奈大風倒在『戶越多越好』那一邊，幾個人也扭不過來。

討論到聚財那一戶，小寶先提出反對的意見。小寶說：『我覺得那一戶真不該闢！人家是開荒起家，沒有剝削過誰一個錢東西，兩三輩子受劉家的剝削，這幾年才站住步，爲什麼就把人家算成封建？……』他還沒有說完，就有人喊叫『反對包庇！』有個年輕人在小寶背後嘟囔着跟小寶說：『還有什麼想頭啦？記不得人家把你攆出來？』元孩說：『不要說笑話了！這一戶可真不能闢！別人的條件，算不算封建吧，總還有個影子，這一戶連封建影子也沒有，受封建的剝削比我元孩還多，要是連他也闢了，恐怕連咱們這些人都得闢！人家有什麼條件？』他這麼一說，大家也覺着真不容易找出條件來，會場好像又要冷靜一會。小旦怕冷了場，就趕緊說：『有有有！他跟他地主家結親還不是一個大條件？』小寶說：『誰不知道那是劉家強迫的？你是媒人，我是抬食盒的，小昌叔和元孩叔也都去來！誰不清楚那是怎麼一回事？』小旦說：『三媒六證，親口許婚，那怎麼能算強迫？是強迫他在開劉錫元時候爲什麼不提意見？這二三年了爲什麼又捨不得退婚？』元孩覺着他這樣顛倒是非太不像話，就正正經經問他說：『小旦你這是說笑話呀，還是說正經話？要是別人辦的，還許你摸不清；你親自辦的事，你還該不知道那事見得人見不得？』事實誰都知道，元孩這樣一碰，小旦也就不再提這事了。可是聚財這戶，地也多，也都做好了，在近幾年又積餘了好多糧食，有些人很眼熱，覺着放過去可惜，就又找出個條件。元孩才把小旦的話碰回去，就又有入說：『他有變天思想！那總是個條件吧！』另有幾個人說：『對！』有一個說：『他從前說日本人還要來，日本投降以後又說蔣軍要來！』還有

作證的說：「對！有一次他在場裡跟安發說過，我跟好幾個人都聽見來！」還有個追根的說：「他聽誰說的？這都是特務造的謠言，問他在那裡聽到的！他跟那一個有連系？」……元孩說：「够了够了！再猜下去就比劉錫元還厲害了！大家一定要鬧人家，也只能叫他獻些地獻些東西，要跟別的封建尾巴一樣弄得掃地出門，咱實在覺着過意不去！」又有人說：「劉家給他送那好東西多着啦！人家別人都跟地主分家啦，也叫他跟劉家解除婚約，把好東西退出來歸了群眾！」小昌說：「明天劉家就掃地出門了，那你怕他不願意啦？」又有人說：「那可是一批大果實，還有金鑊子啦！」小寶說：「錢金的！」那個人說：「真金的，我見人家前一個老婆帶過！」小寶說：「那一對沒有歸了他！」……元孩見他們這些人只注意東西不講道理，早就不耐煩了，就又批評他們說：「那他是什麼就是什麼吧，爭吵那有什麼用？這一戶算過去了吧？時候不早了，討論別人！」接着又討論到進財。這一戶，就是小且那個找家，也沒有找出什麼條件來，只好去掉。總共提出二十七戶，討論中間，元孩小寶他們幾個正經人，雖然爭着往下去，結果還剩下二十一戶再也去不下來了。元孩見這二十一戶中間，大多數是中農，仍覺着不妥當，就跟桌子旁邊的主要幾個幹部說：「動這麼多的中農可是不妥當呀！要不等幾天高工作員來了再攪吧？」小昌說：「戶已經決定了，明天要不攪，說不定誰走了風，人家就都把東西倒出去了。我看不用等！羊毛出在羊身上，下河的窟窿只能下河填，高工作員也給咱帶不來一畝地？」小昌是農會主任，說話有力量。他這麼一說，另外幾個幹部都同意他的話，就算決定了。這時候已經半夜了，事情也討論完了，就散了會。臨走時候，小昌說：「今天夜裡大家都得保守秘密，誰走了風明天查出來可不行呀！」大家都說「那自然！」說着就都往外走。小昌又叫住小且說：「且哥！到我那裡我跟你說句話！」小且就跟着他同大家一同走出來。

小寶想到聚財家通個信，又覺着不遵守會上的紀律不好，回到家睡下了又睡不着，覺着不通個信總對不住，才又穿上衣裳往聚財家來。他在門外叫了叫金生，金生給他開了門，領他到自己屋裡談話。他把會上討論聚財的事一五一十告訴了金生，叫他們作個準備。金生問他還決定了些誰，他說：「光給你送個信就算犯紀律了，別的就再不能說了！」金生注意了自己家裡的事，也無心再問別人，就把小寶送出來。最不妙的是小寶一出門，正遇上小且從小昌那裡出來往回走，誰也能看見對面是誰，可是誰也沒有跟誰說話就過去了。

第二天開了群眾大會，是小昌的主席。開會以前，先講了一遍擠封建和填平補齊的話，接着就叫大家提戶。村裡群眾早有經驗，知道已經是佈置好了的，來大會上提出不過是個樣子，因此都等着積極分子提，自己都不說話。有個積極分子先提出劉忠，說出他是封建尾巴的條件，別的積極分子們噓了些打倒的口號，然後就說「該怎麼辦？」又有個積極分子提出「掃地出門」，照樣又有人噓了些「贊成」，就舉手表決。因為劉家從前逼得叫人家掃地出門的人太多了，這次叫他掃地出門，大家也覺着應該，舉拳頭的就特別多。通過了劉忠，接着就提出那幾戶真有條件。這時候，幹部積極分子自然還是那股勁，別的群眾，也有贊成的，也有連拳頭也懶得舉的，反正舉起手來又沒人來數，多多少少都能通過。這幾戶過去以後，就提出劉錫恩。一提出這個戶，會場上就有點不大平靜，從人們的頭上看去，跟高粱地裡颶風來一樣，你跟我碰頭我跟你對臉；大家也不知說些什麼，只聽得好像一夥小學生成低聲唸書。頭裡提出叫劉忠掃地出門，錫恩還舉過手；這會提到他頭上，真是他想不到的事。小四和他很近，悄悄問他「怎麼還有你？」他說「不清楚！」小四又問「不知道有我沒有？」他又說「不清楚！」他又聽得積極分子提出他的封建條件是他爹當過總社頭，他大聲說：「那是三四十年前的事

！從我爹死了我娘當家時候，就窮得連飯也吃不上了……」積極分子們不聽他說完，就亂喊「父債子要還」，「反對封建尾巴巧辯」，「不用聽他那一套，表決吧」……表決的時候，在五六百人的大會上，只有四十來個幹部和積極分子東一隻西一隻稀稀舉了幾個拳頭，群眾因為誰也弄不清會不會提到自己頭上，不只沒人去數，連看也沒心看，也就算通過了。錫恩以下，又提了幾戶中農，也有決定沒收的，也有叫獻地獻東西的；起先提出條件來，本人還辯白幾句，後幾戶本人不等提完條件，就都說「不用提那些了，光說是沒收呀還是獻吧！」

提到聚財名下，聚財因早有準備，應付得很順當，沒有費勁就過去了，決定叫他閨女和劉忠解除婚約，把受下的禮物一律退出算成沒收劉忠的東西，再獻出溝裡的十幾畝好地和二十石麥子。

這時候，小且跑到小昌跟前低低說：「提吧？」小昌點了點頭。小且大聲說：「聚財的問題算是過去了，聚財還有個走狗我提議也闖一闖！」別的積極分子都問是誰，小且說：「你看聚財今天應酬得多麼順當？人家早有準備了。昨天夜裡，我們在區上開會回來的人，又開了個會談今天的工作，散會以後，小寶就跑到聚財家裡去透氣，直到半夜多了，我親自見他從聚財家裡出來。這回開聚財，我說也該捎帶他一下！」別的積極分子一聽這話，差不多都說小寶辦這事見不得人，有人喊叫「叫他坦白！」小寶說：「坦白什麼？誰能不到別人家走走？他要不到別人家去，怎麼能在半夜以後碰上我？」小昌說：「小寶！你不要胡扯！小且哥是我把人家叫去談話，又不是到那個開爭對象家裡去來！」又有人說：「胡扯不行！你說你的！」小寶說：「那還說什麼？你們說該闖就闖吧！」這一下可把他們頂得沒說的。因為小寶家裡只有三四畝坡地也沒工夫做，荒一半熟一半，一年不打幾顆糧食，憑自己的工錢養活他娘。從前給劉家趕驢子，這幾年劉家倒了，就又給合作社趕驢子，反正只憑個光桿子

人過日子，要說開他，實在也鬧不出什麼果實來。隔了一會，有人說：『再不能叫他算積極分子！』小寶說：『不算就不算！』『這次不分給他果實！』『不分給算拉倒！這幾年沒果實沒有過日子？』『不叫他給合作社趕騾子！』『不趕就不趕！我再找東家！』小旦那些人，不論怎麼會訛人，碰上這沒油水的人也再沒有什麼辦法。有人說：『算算算！不要誤這閑工！再提別的戶！』別人也不再說什麼，小寶這一戶也就算過去了。會從早飯以後開到晌午多，把二十一戶都通過完了，就散了，吃過午飯，幹部和積極分子們分開組到決定沒收的各戶去登記東西，不過沒有叫小寶去。

聚財回到家，午飯也沒有吃，一直跟作夢一樣想不著爲什麼能叫人家當封建闊了。晚飯時候，一家人坐在一處發愁：地叫人家把筋抽了，剩下些坡地養不住一家；糧食除給人家二十石麥子，雖然還有些粗糧，也是死水窩窩，吃一斗少一斗；想不到父子們開了多年荒地，才算弄得站住步就又倒下來。老婆說怨他不早跟劉家退婚，他說退了也不算，人家還會找別的毛病，老婆又說進財就沒有事，可見退了也許沒有事，……兩個人正爭吵不清，安發領着小旦又來了，聚財覺着小旦到那裡，總沒有什麼吉利事，忙問安發『什麼事』。安發說『什麼事？愁人事！』小旦說：『安發！這又不能多耽擱時候，你跟你姐夫直說吧！』安發就把聚財叫到一邊說：『他又來給咱倆說媒來了！小昌託他當媒人，叫咱倆英許給他小貴，他說要願意的話，還能要求回幾畝好地來；要不願意的話，他抓着咱從前給劉家開那禮物單，就要說咱受過劉家的真金錫子，叫群眾跟咱要……』聚財從大會上回來就悶着一肚子氣沒處發作，這會子就是碰上老虎也想拔幾根毛兒，因此不等安發往下說，就跳起來說：『放他媽的狗屁！我有個閨女就成了我的罪了！我的閨女不嫁人了！劉家還有給我送的金山銀山啦！誰有本事叫他來要來吧！』他老婆跟金生，英，聽見他大喊大叫，恐怕他闖下禍，趕緊跑過來勸他。他

老婆說：「我的爹！什麼事你這樣發急？」又指着小且悄悄說：「那東西是好惹的？」聚財說：「他就把我殺了吧，我還活得幾數少啦？就弄得我掃地出門吧，我還不會學我爹去逃荒？他那一個抖起我的火來我跟他那一個拼！人一輩總要死一回，怕什麼？」他們三個人見他在氣頭上說不出個頭尾來，就問安發，安發才把小且又來說媒的事又說給他們。小且平常似乎很厲害，不過真要有人願意跟他拼命，他也不是個有種的，聚財發作罷了，握住拳頭蹲在炕上等他接話，他却一聲不響坐在火邊吸起紙烟來。

候英這時候，已經是二十歲的大閨女，遇事已經有點拿得穩了。他聽他舅舅說明小且的來意之後，就翻來覆去研究。他想：「說氣話是說氣話，幹實事是幹實事。如今小且是農會主任，也是主要幹部，決定村裡的事他也當好多家，惹不起。自己家裡的好地叫人家要走了，要能順着些小且，也許能要求回一些來。只要小且要自己嫁給小貴，那自然是馬胡不得的事，反正除了小寶誰也不能嫁給他。」又想順着些小且，又不能嫁給小貴，這事就難了，她想來想去，一下想到小貴才十四歲，她馬上得了個主意。她想：「聽小寶說男人十七歲以上才能定婚（晉冀魯豫當時的規定），小且是幹部，一定不敢叫他那十四歲孩子到區上登記去，今天打發小且來說，也只是個私事，從下了也不過跟別家那些父母主婚一樣，寫個帖兒。我就許下了他，等鬧爭過後，到他要娶的時候，我說沒有那事，他見不得官，就是見了官，我說那是他強迫我爹許的，我自己不願意，他也沒有辦法。」他把主意拿好，就到火爐邊給小且倒了一盅水，跟小且說：「叔叔你喝水吧！我爹在氣頭上啦！你千萬不要在意！說到我本身的事？我也大了，如今行自己作主，跟我說就可以，我爹要不願意我慢慢勸他，他也主不了我的事。」小且見有人理他了，本來還想說幾句厲害話轉一轉臉色，又覺着這麼一個漂亮的大姑娘給自

已端茶捧水，要再發作幾句，還不如跟他胡拉扯幾句舒服，因此就跟輓英談起來。小旦說：「說媒三家好，過後兩家親，成不成與我沒什麼關係！要是從前，這些事不能直接跟你們孩子們說，如今既然行自己作主了，叔叔就跟你說個沒大小話：你覺着人家那小昌那家怎麼樣？」輓英說：「不賴！人家是翻身戶，又是大幹部，房有房，地有地，還賴啦？不論那家吧，還不比劉忠強？」小旦覺着她有點願意的樣子，就故意說：「就是孩子小一點，是不是？」輓英故意笑了笑說：「小慢慢就長大了吧！大的不能跟小處縮，小的還不能往大處長？」小旦見這個口氣越來越近，就叫過安發來，聚財老婆也跟着過來了。小旦把輓英願意的話跟他兩個人一說，聚財老婆跟輓英說：「如今行這個新規矩了，你自己看着吧！」輓英說：「我已經這麼大了！胡沾住個家算了！有什麼要緊？」……就這樣三言五句把這個事情解決了。小旦臨走說：「好！回頭擇個好日子過個帖子吧！」

小旦走後，安發問輓英說：「你真願意呀，還是怕他跟你爹鬧氣？」輓英說：「就那吧！有個什麼願意不願意！」安發也只當她願意，就走了。

安發走後，聚財和他老婆又問輓英說：「你真願意呀還是受着屈？」輓英說：「過了一步說一步吧！」他們也只當她是怕她爹過不去，受着屈從下了。

第二天小寶聽說了，悄悄跟輓英說：「你可算找了個好主兒！」輓英說：「想乾了他的腦袋！他那廟院還想放下我這神仙啦？」接着把自己那套主意細細告給小寶，並且告他說：「你到外面，要故意罵我喪良心才好！」



#### 四 『這真是個說理地方！』

聚財本來從劉家要強娶輓英那一年就氣下了病，三天兩天不斷肚疼，被鬧以後這年把工夫，因為又生了點氣，火食也不好，犯的次數更多一點，到了這年（一九四七年）十一月，政府公佈了土地法，村裡來了工作團，他摸不着底，只說是又要鬧爭他，就又加了病——除肚疼以外，常半夜半夜睡不着覺，十來天就沒有起床，趕到割過階級，把他割成中農，整黨時候幹部們又明明白白說是鬧錯了他，他的病又一天一天好起來，趕到臘月實行抽補時候又賠補了他十畝好地，他就又好得和平常差不多了。

他還有一宗不了的心事，就是輓英的婚姻問題。從工作團才來時候，小寶就常來找輓英，說非把這件事弄個明白不行。他哩，還是他那老思想，不想太得罪人。他想：鬧錯了咱，人家認了錯，賠補了地，雖說沒有補够自己原有的數目，却也够自己種了，何必再去多事？小且小昌那些人都不是好惹的，這會就算能說倒他們，以後他們要報復起來仍是麻煩。他常用這些話勸輓英，輓英不聽他的。有一次，他翻來覆去跟輓英講了半夜這個道理，輓英說：『誰不怕得罪我，我就不怕得罪誰！我看在鬧劉家那時候得罪小且一回，也許後來少些麻煩！』

臘月二十四這天，早飯以後，村支部打發人來找輓英，說有個事非她去證不明白。一說有事，聚財和輓英兩個人都知道是什麼事，不過輓英是早就想去弄個明白，聚財是只怕她去得罪人，因此當輓英去了以後，聚財不放心，隨後也溜着去看風色。

自從整黨以來，村支部就在上年沒收劉家那座前院裡東房開會。這座院子，南房裡住的是工作團

，東房裡是支部開整黨會的地方，西房裡是農會辦公的地方。到了叫饅頭這一天，整黨抽補都快到結束的時候，西房裡是農會委員會開會計劃調劑房子，東房裡是支部開會研究黨員與群眾幾個不一致的意見。

聚財一不是農會委員，二不是黨員，三則支部裡，農會裡沒有人叫過他，因此他不到前院來，只到後院找安發，準備叫安發替他去打聽打聽。他一進門，安發見他連棍子也不拄了，就向他說：「夥計！這會可算把你那討吃棍丟了？」聚財笑着說：「只要不把咱算成「封建」，咱就沒有病了！」安發說：「還要把你算成「封建」的話，我開外那五畝好地輪得上你種？」聚財說：「你也是個農會委員啦，闢了咱十五畝地只補了十畝，你也不給咱爭一爭？既然說是闢錯了我，爲什麼不把我原來的地退回來？」安發：「算了算了！提起補地這事情，你還不知道大家作的啥難？工作團和農代會，農會委員會整整研究了十幾天，才研究出這個辦法來！你想：闢地主的地，有好多是幹部和積極分子們多佔了，錯闢中農的地又都是貧僱農分了。如今把幹部積極分子多佔的退出來，補給中農和安置掃地出門的地主富農，全村連抽帶補只動五十多戶；要是叫貧僱農把分了中農的地退出來，再來分幹部積極分子退出來的多佔土地，就得動一百五十多戶。一共二百來家人一個村子，要動一百五十多戶，不是要弄個全村大亂嗎？我覺着這回做得還算不錯，只是大家的土地轉了個圈子。像去年闢你那十五畝地，還分給了我三畝，今年小昌退出開外邊我那五畝又補了你。那地是劉錫元從我手訛詐去的，團龍劉錫元歸了小昌，小昌退出了又補了你，你的可是分給了我；這不是轉了兩個大圈子嗎？」聚財說：「小昌他要不多佔，把你開外那地早早分給你，這個圈子就可以不轉，也省得叫我當這一年「封建」？」安發說：「這個他們都已經檢討過了。就是因爲他們多佔了，窟窿多沒有補綻，才去中農身上打主意

，連累得你也當了一年「封建」。這次比那次也公道：除了沒動過的中農以外，每口人按畝數該着二畝七，按產量該着五石一，多十分之一不抽，少十分之一不補；太好太壞的也換了一換，差不多的也就算了。你不是嫌補的你畝數少嗎？照原產量，給你換二十畝也行，只要你不要嫌！」聚財說：「我是跟你說笑的這回補我那個覺着很滿意！咱又不是想當地主啦，不論吃虧便宜，能過日子就好——夥計！你不是委員嗎？你怎麼不去開會？」安發說：「今天討論調劑房子，去村裡登記農會房子的人還沒有人回來。」聚財說：「人家支部裡打發人把懷英叫去了。這孩子，我怕她說話不知輕重，再得罪了人家誰。咱才沒有了事，不要再找出事來！你要去前院西房裡開會，給我留心聽一聽她說些什麼妨礙話沒有！」安發說：「不用管她吧！我看人家孩子們都比咱們強。咱們一輩子光怕得罪人，也光好出些事，因為咱越怕得罪人，人家就越不怕得罪咱！」聚財覺着他這話也有道理。

正說着，老拐進來了。他和聚財打過招呼，就坐下跟安發說：「你是咱貧農組組長，這次調劑房子，可得替我提個意見調劑個住處。」安發說：「上次你不是在小組會上提過了嗎？已經給你轉到農會了。」聚財說：「老拐！今年可以吧？」老拐說：「可以！有幾畝地，吃穿就都有了，就是缺個住處，打幾顆糧食也漏上水了。」……

小且也來找安發。他說：「安發！抽補也快完了，我這入貧農團算是通過了沒有？」安發說：「上級又來了指示，說像咱這些貧農不多的地方，只在農會下邊成立貧農小組，不成立貧農團了。」小且說：「就說貧農小組吧，也不管是貧農什麼吧，反正我是個貧農，爲什麼不要我？工作團才來的時候，串連貧農我先串連，給幹部提意見我先提，爲什麼組織貧農時候就不要我了？」安發說：「抽補也快結束了，這會你還爭那有什麼用處？」小且說：「嘻！叫我說這抽補還差得多啦：工作團都不摸

底，幹部、黨員們多得的浮財跟沒有退一樣，只靠各人的反省退了點鷄毛蒜皮就能算了事嗎？聽工作團說，就只補這一回了，咱們這貧農要再不追一追，就憑現在農會存的那點浮財，除照顧了掃地出門的戶口，那裡還分到咱們名下？」安發說：「咱也不想發那洋財。那天開群眾大會你沒有聽工作團的組長講：『平又不是說一針一線都要平，只是叫大家都生產，都能過日子就行了。』我看把土地抽補了把房子調劑了，還不能過日子的就是那些掃地出門的戶，農會存的東西補了人家也就正對，咱又不是真不能過日子的家，以後慢慢生產着過吧！」小且聽着話頭不對，就抽身往外走，臨走還說：「不管怎樣吧，反正我也願意入組，遇着你們組裡開會也可以再給我提提！」說着連回話也不聽就走出去，看樣子入組的勁頭也不大了。他走遠了，聚財低低地說：「他媽的！他又想來出好主意！」安發說：「工作團一來，人家又跑去當積極分子，還給幹部提了好多意見，後來工作團打聽清楚他是個什麼人，才沒有叫他參加貧農小組。照他給幹部們提那些意見，把幹部們說得比劉錫元還壞啦！」聚財低低地說：「像小昌那些幹部吧，也就跟劉錫元差不多，只是小且說不起人家，他比人家壞得多，不加上他，小昌還許沒有那麼壞！」安發說：「像小昌那樣，幹部裡邊還沒有幾個。不過就小昌也跟劉錫元不一樣：劉錫元那天是窮人的對頭，小昌却也給窮人們辦過些好事，像打倒劉錫元，像填平補齊，他都是實實在在出過力的，只是權大了就有蠻幹起來。小且提那意見還不只是說誰好誰壞，他說：『……一個好的也沒有，都是一窩子壞蛋，誰也貪污得不少，不一齊扣起來讓群眾一個一個追，他們是不會吐出來的！』」老拐說：「他還要追人家別人啦？他就沒有說他回回分頭等果實，回回是窟窿，分得那些驢子、糧食、衣裳。吃的吃了，賣的賣了，比別人多佔好幾倍，都還吐不吐？」聚財說：「說幹部沒有好的那也太冤枉：好的就是好的。我看像人家元孩那些人就不錯！」安發說：

那自然！要不，群眾就選人家當新農會主席啦？」

他們正說着閑話，狗狗在院裡喊叫：「媽！二姑來了！」安發老婆聽說二姑來了，從套間裡跑出來，安發他們也都迎出來。老拐沒有別的事，在門邊隨便跟客人應酬了兩句話就走了。狗狗一邊領着二姨進門，一邊問：「二姑！你怎麼沒有騎驢？」二姨說：「驢叫你姑父賣了，還騎上狗屁？」狗狗又笑着說：「二姑！你記得我前幾年見了你就跟你要甚來呀？」二姨也笑着說：「狗狗到底大了些，懂事多了！要什麼？還不是要花生？今年要也不行，你姑父因為怕鬪爭，春天把花生種子也吃了，把驢也賣了！」大姐夫，聽說你病了幾天，我也沒有來看看你！這幾天好些？」聚財說：「這幾天好多了！」——你們家裡後來沒有什麼事吧？」二姨說：「倒也沒事，就是心慌得不行。聽說你們這裡來了工作團，有的說是來鬪爭，有的說是來整幹部，到底還不知道弄個甚。我說到這年邊了，不得個實信，過着年心也不安，不如來打聽打聽！」聚財說：「這一回工作做得好！不用怕！……」接着他和安發兩個人，就預備把剷階級、賠補中農、安插地主富農、整黨……各項工作，都給二姨介紹了一下。正介紹到半當腰裡，忽聽得前院爭吵起來。聚財聽了聽說：「這是小寶說話！安發你給咱去看看是不是吵輕英的事？」安發說：「咱們都去看看吧！」聚財說：「我也能去？」安發說：「可以！這幾天開整黨會，去看的人多啦！」說着，他們三個人就到前院裡來。

這天的整黨會挪在院裡開：北房門關着，正中間掛着共產黨黨旗和毛主席像，下面放着一張桌子和一些椅子。工作團的同志們坐在階台上，區長和高工作員也在內，元孩站在桌子後當主席，階台下前面坐的是十七個黨員，輕英和小寶雖不是黨員，因為是支部叫來的，也坐在前面，後面便是參觀的群眾。當聚財他們進去的時候，正遇上小昌站着講話，前面不知道已經講了些什麼，正講到「：

……我跟你什麼仇恨也沒有！我是個共產黨員，不能看着一個同志去跟個有變天思想的人接近！不能看着一個同志給鬪爭對象送情報！不能看着一個同志去勾引人家的青年婦女！我們黨內不要這種人的；況且開除你不是我一個人作的主；我提議的，支部通過的，支部書記元孩報上去的，區分委批准的；如今怎麼能都算到我賬上？」聚財聽了這麼個半截話，似乎也懂得是說小寶，也懂得「有變天思想」和「鬪爭對象」是指自己，也懂得「勾引青年婦女」是指小寶跟幪英的關係，只是不懂「開除」是什麼意思。小昌說了坐下，小寶站起來說「我說！」幪英跟着也站起來說「我說！」元孩說：「小寶先說！」小寶說：「黨開除我我沒話說，因為不論錯鬪不錯鬪，那時候幪英他爹總算是鬪爭對象，大會決定不許說，我說了是我犯了紀律，應該開除。可是我要問：他既然是共產黨員，又是支部委員，又是農會主任，為什麼白天鬪了人家，晚上就打發小且去強逼人家的閨女跟他孩子定婚？那也就是「鬪爭對象」了？也沒有「變天思想」了？說我不該「勾引青年婦女」，「強迫」就比「勾引」好一點？我這個黨員該開除，他這個黨員就還該當支委？」小寶還沒有坐下，小昌就又站起來搶着說：「明明是「自願」，怎麼能說我是「強迫」？」元孩指着小昌說：「你怎麼一直不守規矩？該你說啦？」幪英說了你再說！坐下！」小昌又坐下了。聚財悄悄跟安發說：「這個會倒有點規矩！」安發點了點頭。幪英站起來說：「高工作人員在這裡常給我們講「婦女婚姻要自主」，我跟小寶接近，連我爹我娘都不瞞，主任怎麼說人家是「勾引」我？要是連接接近也成了犯法的事，那還自主什麼？主任又說我自願嫁給他孩子，我那有那麼傻瓜？我也是二十多的人了，放着年紀相當的人我不嫁，偏看中了他十四五歲個毛孩子？要不是強逼，為什麼跟我爹要金鐲子？」幪英說完了，小昌又站起來說：「我說吧？我看這事情非叫小且來不行！你們捫通了，硬說我要金鐲子！我叫小且來說說，看誰跟他提

過金鑊子？」後邊參觀的群眾有人說：「還用叫小且？聚財、安發都在這裡，不能叫他兩個人說說？」聚財遠遠的說：「不跟我要金鑊子的話，我還許少害幾天病！還是找小且來吧！省得人家又說我們是捏通了！」元孩說：「我看還是去找小且吧！要金鑊子這事也不談了一次了，不證明一下恐怕再談也沒結果！」別的黨員們也都主張叫小且來證明一下，元孩就打發村裡的通訊員去找。

這時候，登記農會房子的人也回來了，安發和別的農會委員們都回西房裡議論調劑房子的事。元孩是新農會主席，可是因為在整黨會上當着主席，只好把西房的事託給副主席去管。

不多一會，把小且找來了，整黨會又接着開起來。小且說：「小且哥！你究竟說說你給我說媒那事自願呀是強迫？」小且想把自己洗乾淨，因此就說：「我是有甚說甚，不偏誰不害誰！主任有錯，我也提過意見，不過這件事可不是人家主任強迫她。如今行自主，主任託我去的時候，我是親自跟韓英說的。那時候，她給我倒了一盞水，跟我說……」接着他就把韓英給他倒上水以後說的那些話，詳細細實實在在說了一遍，然後說：「我說這沒有半句瞎話，大家不信可以問安發。」韓英說：「不用問我舅舅了，這話半句也不差，可惜沒有從頭說起，讓我補一補吧：就是鬪爭了我爹那天晚上，小且叔，不，小且！我再不叫他叔叔了！小且叫了我舅舅到了我家，先叫我舅舅跟我爹說人家主任要叫你韓英嫁給人家孩子。說是要從下，還可以要求回幾畝地，不從的話，就說我爹受了人家劉家的金鑊子。沒收了劉家的金鑊子主任拿回去了——後來賣到銀行誰不知道？那時候跟我爹要起來，我爹給人家什麼？我怕我爹吃虧，才給小且倒了一盞水，跟他說了那麼一大堆謊話；大家說這算不算自願？他小且天天哄人啦，也上我一回當吧！」小且早就想打斷她的話，可惜找不住個空子，一聽到她說了自己個「天天哄人」，馬上跳起來指着韓英喊：「把你的嘴收拾乾淨點！誰天天哄人啦？」高工作員

喝住他說：「小且你搗什麼亂？屈說了你？我還不知道你是個什麼人？」小且這才算又坐下了。參觀的群眾有人小聲說：「還辯什麼？除了小且誰會辦這事？」沒有等小且答話，別的黨員們你一句我一句都質問起來：「小且！你這個黨員體面呀？」「小且！你向支部彙報過這事沒有？」「小且！你這幾天反省個啥？」……元孩氣得指着問他說：「有你這種黨員，咱這黨還怎麼見人啦？」小且眼裡含着淚哀求小且說：「小且哥！你憑良心話，我託你去說媒，還叫你問人家要過金鐲子？」小且說：「要說實的咱就澈底說實的：在鬪爭會上的頭一天晚上，你把我叫到你家，託我給你去辦這事，你說：『明天鬪爭完了，趁這個熱盤兒容易辦。』我說人家早就要『自由』給小寶，你說：『不能想個辦法先把小寶擱過一邊？』恰巧我那天晚上回去就碰見小寶跟聚財家出來，第二天早上我又跟你商量先鬪小寶，你說可以，那天就把小寶也鬪了。到了晚上我去叫安發，順路到你那裡問主意。我說：『不答應怎麼辦？』你說：『你看著辦吧！對付小寶你還能想出辦法來，還怕對付不了個聚財？』你還不知道我是個什麼人？你叫我看著辦，我要不出點壞主意怎麼能嚇唬住人？要金鐲子的主意是我出的，東家可是你當的！」聽小且這麼一說。聚財在後面也說了話。他說：「我活了五十四歲了，才算是見小且說過這麼一回老實話！這真是個說理的地方！」他說了這麼兩句話，一肚子悶氣都散了，就舒舒服服坐下來休息，也再沒有想到怕他們報復。小寶又站起來說：「主席！這總能證明鬪爭我是誰佈置的吧！這總能證明要過金鐲子沒有吧？這總能證明是強迫呀還是自願吧？」另一個黨員說：「主席！只這一件事我也提議開除小且？」另有好幾個黨員都說：「我也附議」，「我也附議」……

元孩向大家說：「我看這件事就算說明了，今天前晌的會就開到這裡吧！處分問題，我看還是以後再說，因為小且的事情還多，不能單以這件事來決定他的處分。以下請組長講講話！」



工作團的組長站起來說：「這件事從工作團來到這裡，小寶就反映上來了，我們好久不追究，爲的是叫小昌自己反省。從今天追究出來的實際情形看，小昌那反省盡是胡扯淡啦！小昌！你想想這是一件什麼事？爲了給自己的孩子定婚，在黨內黨外佈置鬭爭，打擊自己的同志，又利用流氓威脅人家女方，搶了自己同志的戀愛對象；這完全學的是地主的套子，那裡像個黨員辦的事？最不能原諒的，是你在黨內反省了一個多月，一字也沒有提著這事的真象，別人一提你就辯護，這那裡像個願意改過的人？給你個機會叫你反省你還不知道自愛，別人誰還能挽救你？你這種行爲應該受到黨的處分！此外我還得說說小且！小且！我們今天開的是整黨會，你不是黨員，這個會上自然不好處分你。不過我可以先梢個信：你不要以爲你能永遠當積極分子！在下河村誰也認得你那骨頭！土改以後，群眾起來了！再不能叫你像以前那樣張牙舞爪了！從前得罪過誰，老老實實去找人家陪情認錯！人家容了你，是你的便宜；人家不容你，你就跟人家到人民法庭上去，該著坐監就坐監，該著槍斃就槍斃！那是你自作自受，怨不着別人！」

組長講完了，元孩就宣佈散會。大家正站起來要走，賴英說：「慢點！我這婚姻問題究竟算能自主不能？」區長說：「整黨會上管不着這事！我代表政權答覆妳：妳跟小寶的關係是合法的。妳們什麼時候想定婚，到區上登記一下就對了，別人都干涉不着。」

散會以後，二姨擠到工作團的組長跟前說：「組長！我是上河人！你們這工作團不能請到我們上河工作工作？」組長說：「明年正月就要去！」



孟祥英翻身

## 一 老規矩加上新條件

涉縣的東南角上：清漳河邊，有個西峻口村，姓牛的多。離西峻口三里，有個丁岩村，姓孟的多。牛孟兩家都是大族，婚姻關係世代不斷。像從前女人不許提名字的時候，你想在這兩村問詢一個牛孟兩姓的女人，很不容易問得準，因為這裡的『牛門孟氏』或『孟門牛氏』太多了。孟祥英的娘家在丁岩，婆家在西峻口，也是個牛門孟氏。

不過你却不要以為他們既是世代婚姻，對夫妻一定都是很美滿的。其實糟糕的也非常多，這地方是個山野地方，從前人們說：『山高皇帝遠』，現在也可以說是『山高政府遠』吧，離區公所還有四五十里。為這個原因，這裡的風俗還和前清光緒年間差不多：婆媳們的老規矩是當媳婦時候挨打受罵，一當了婆婆就得會打罵媳婦。不然的話，就不像個婆婆派頭；男人對付女人的老規矩是『娶到的媳婦買到的馬，由人騎來山人打』，誰沒有打過老婆就證明誰怕老婆。

孟祥英的婆婆，除了遵照那套老規矩外，還有個特別出色的地方，就是個好嘴。年輕時候外邊朋友們多一點，老漢雖然不贊成，可是也惹不起她——說也說不過她，罵更罵不過她，老漢還惹不起，媳婦如何惹得起她呢？

有村裡的老規矩再加上婆婆的好嘴，本來就够孟祥英倒霉了，可是孟祥英本身還有些倒霉的小條件：第一是娘家沒有人做主，孟祥英九歲時候就死了爹娘，那時只有十三歲一個姐姐和懷抱裡一個小弟弟。後來姐姐也嫁到西峻口，因為姐姐的婆家跟自己的婆家不對勁，自己出嫁時候，姐姐也沒得來，結果還是自己打發自己上的轎。像這樣的娘家，自己挨了打誰能給爭口氣呢？第二是娘家窮買不起

嫁妝。第三是離娘早，針線活學得不大好。第四是脚大。這地方見了脚大女人，跟大地方人看見小脚女人一樣奇怪。第五是從小當過家，遇了事好說理，不願意馬馬糊糊吃婆婆的虧，這些在婆婆看來，都是些該打罵的條件。

## 二 哭不得

滿肚冤枉的人，沒有伸冤的機會，常免不了要哭，可是孟祥英連哭的機會也不多，要是娘家有個爹娘，到娘家可以哭一哭，可是孟祥英娘家只有十來歲一個小弟弟，不說不向他哭，他哭了還得照顧他。要是兩口子感情好，受了婆婆的氣，晚上可以向丈夫哭一哭；可是孟祥英挨打的時候，常常是婆婆下命令丈夫執行，向他哭還不是找他再打一頓嗎？

不過孟祥英也不是絕沒有哭處：姐姐跟自己是緊鄰，見了姐姐可以哭；鄰家有個小媳婦名叫常貞，跟自己一樣挨婆婆的打罵，見了常貞可以互相對哭；此外，家裡造紙，晒紙時候獨自一個人站在紙牆下，可以一邊貼紙一邊哭。在紙牆下哭得最多，常把個布衫襟擦得濕濕地。

有一次，另外遇了個哭的機會，就哭出事來了。一天，她一個人架着轎到碾上碾米，簸着米就哭起來了，被她丈夫一個本家叔父碰見了。這個本家叔父問明了原因，隨便批評了她婆婆幾句，不料恰被她婆婆碰上。這位本家叔父見自己說的話已被她婆婆聽見，索性借着叔嫂關係當面批評起來。她怕暴露自己年輕時候的毛病，當面不敢反駁，只好用別的話岔開。

婆婆老早就怕孟祥英跟外人談話，特別是跟年輕媳婦們談。據她的經驗，年輕媳婦們到一處，無非是互相談論自己婆婆的短處，因此一見孟祥英跟鄰家的媳婦們談過話，總要尋找個岔子打罵一番。

這次見她雖是跟一個男人談，却親自聽見又偏是批評自己，因此她想：「這東西一定每天在外邊敗壞我的名聲！非教訓他一頓不可！」按舊習慣，婆婆找媳婦的事，好像碾磨道上尋驢蹄印，步步不缺。恰巧這天孟祥英一不小心，被碾滾子碾壞了個簪帶把，婆婆借着這事罵起孟祥英的爹娘來。因為罵得太不像話了，孟祥英忍不住便答了話：

「娘！不用罵了，我給你用布補一補！」

婆婆說：「補你娘的×！」

「我跟我姐姐借個新的賠你！」

「賠你娘的×！」

補也不行賠也不行，一直要罵「娘」，孟祥英氣極了，便大膽向她說：「我娘死了多年了，現在你就是我的娘！你罵你自己吧！娘！」

「你娘的×！」

「娘！」

「你娘的×！」

「娘！娘！娘！」

婆婆不罵了，她以為媳婦頂了她，沒得罵個痛快。她想：「這東西比我的嘴還硬！須得另想辦法來治她！」後來果然又換了一套辦法。

### 三 死不了

一天，孟祥英給丈夫補衣服，向婆婆要布，婆婆叫他向公公要。就按『老規矩』，補衣服的布也不應向公公要。孟祥英和她講道理，說得她無言答對，她便罵起來。孟祥英理山充足，當然要和她爭辯。她看這陣勢不能取勝，就跑到地裡叫她的孩子去：

『梅妮（孟祥英丈夫的名子）！你快回來呀！我管不了你那個小奶奶！你那小奶奶要把我活吃了呀！』

娘既然管不了小奶奶，梅妮就得回來擺一擺小爺爺的威風。他一回來，按『老規矩』自然用不着問什麼理由，拉了一根棍子便向孟祥英打來。不過梅妮的威風却也有限——十六七歲個小孩子，比孟祥英還小一歲——孟祥英便把棍子奪出來，這一下可奪出禍來了：按『老規矩』，丈夫打老婆，老婆只能挨幾下躲開，再經別人一拉，作爲了事。孟祥英不但不挨，不躲，又繳了他的械，他認爲這是天大一件丟人事。他氣極了，拿了一把鑊刀，劈頭一下，把孟祥英的眉上打了個血窟窿，經人拉開以後還是血流不止。

拉架的人似乎也說梅妮不對，差不多都說：『要打打別處，爲什麼要打頭哩？』這不過只是說打的地方不對罷了，至於究竟爲什麼打，却沒人問，按『老規矩』，丈夫打老婆是用不着問理由的。

這一架打過之後，別人都成了沒事人，各自漫散了，只有孟祥英一個人不能那麼清閑。她想：滿理的事，頭上頂個血窟窿，也沒人給說句公道話，以後人家不是想打就可以打嗎？這樣下去，日子長着哩，什麼時候才能完呢？想來想去，沒有個頭尾，最後想到尋死這條路上，就吞了鴉片煙。

弄來的鴉片烟太少了，喝了以後死不了，反而大吐起來，家裡人發現，灌了些洗木梳的髒水，才救過來。

婆婆說：「你愛喝鴉片多得很！我還有一罐哩！只要你能喝！」孟祥英覺着那倒也痛快，可是婆婆以後也沒有拿出來。

又一次，孟祥英在地裡做活，回來天黑了，婆婆不讓她吃飯，丈夫不讓回家院門關了，婆婆的屋門關了，丈夫把自己的屋門也關了，孟祥英獨自站在院裡。鄰家媳婦常貞來看她，姐姐也來看她，在門外說了幾句悄悄話，她也不敢開門。常貞和姐姐在門外低聲哭，她在門裡低聲哭。後來她坐在屋簷下，哭着哭着就瞌睡了，一覺醒來，婆婆的屋裡有鼾聲，丈夫的屋裡有鼾聲，院裡靜靜地，一天星斗明明地，衣服潮得濕濕地。

第二天早上沒有吃飯，午上還沒有吃飯，孟祥英又覺着活不下去了，趁着丈夫在婆婆屋裡睡午覺，他便回房裡上了吊。

鄰家媳婦常貞又去看她。聽見她公婆丈夫們睡得穩穩地，以為這會總可以好好談談，誰知一進門見她直挺挺吊在梁上，嚇得常貞大喊一聲跳出來。一陣叫喊，許多人都來搶救。祥英的姐姐也來了，把屍首抱在懷裡放聲大哭。

救了好久，祥英又睜開了眼，見姐姐抱着自己，已經哭成個淚人了。  
兩次尋死，都沒得死了，仍得受下去。



#### 四 怎樣當了村幹部

一九四二年，第五專署有個工作員去西峻口協助工作，要選個婦救會主任，村裡人提出孟祥英能當，都說：『人家能說話！說話把得住理。』可是誰也不敢去向她婆婆商量。工作員說：『我親自去！』他一去就碰了個軟釘子。孟祥英的婆婆說：『她不行！她是個半吊子，幹不了！』左說左不應右說右不應，一個『幹不了』頂到底。這位老太婆爲什麼這樣低死不讓媳婦幹呢？這與村裡的牛差差有些關係。（牛差差不是真名，是個已經回頭的特務，因爲他轉變得還差，才叫他『差差』。）

當磨擦專家朱懷冰部隊駐在這一帶時候，牛差差在村裡也是個了不起的人：後來朱懷冰垮了台，保長投了敵，他又到敵人那邊跟保長接過兩次頭；四十軍駐林縣時，他也去跟人家拉過關係；真是個騎門兩不絕的人物，他和孟祥英婆家關係很深。當年孟祥英的公公牛明師，因爲造紙賠了錢，把地押出去了，沒有地種，種了他五畝半地。他的老婆，當年年輕時候，結交下的貴客也又比孟祥英的婆婆交得少，因爲互相介紹朋友，兩個女人也老早就成了朋友。牛差差既是桌面上的人物，又是牛明師的地主，兩個人的老婆又是多年的老朋友，因此兩家往來極密切，雖然每年打下糧食是三分歸牛明師七分歸牛差差，可是在牛明師老兩口看來，能跟人家桌面上的人物交好，總還算件很體面的事。

自從朱懷冰垮了台，這地方的政權，名義上雖然屬於咱們晉冀魯豫邊區，實際上因爲『山高政府遠』，老百姓的心，大部分還是跟着牛差差那夥人們的舌頭轉。牛差差隔幾天說日本兵快來了，隔幾天說四十軍快來了，不論說誰來，總是要說八路軍不行了，這話在孟祥英的公公牛明師聽來，早就有點半信半疑：因爲牛明師家裡造紙，抗戰以來紙賣不出去，八路軍來了才又提倡恢復紙業，並且由公家

來收買，大家才又造起來。牛明師自己造紙賺了許多錢，不上二年把押出去的地又都贖回來了。他見這二年來收買紙的都是八路軍的人，以爲八路軍還不是真「不行」，可是一聽到牛差差的謠言，他的念頭就又轉了，他想人家這「樺面上人」，說話一定是有根據的。孟祥英的公公對牛差差的話，雖然半信，却還有「半疑」，可是孟祥英的婆婆，便成了牛差差老婆的忠實信徒了。她不管紙賣給誰了，也不管地是怎樣贖回來的。她的軍師只有一個，就是牛差差老婆。牛差差老婆說：「四十軍快來了」，她以爲不是明天是後天；牛差差老婆說：「四十軍來了要搶斃現在的村幹部」，她想最好是先通知他們家裡預備棺材。你想這樣一個婆婆，怎麼會贊成孟祥英當婦救會主任呢？

工作人員說了半天，見人家左說左不應，右說右不應，一個「幹不了」頂到底，年輕人沉不住氣，便大聲說：「他幹不了你就幹！」這一手不想用對了；孟祥英的婆婆本來認爲當村幹部是件危險的事，早晚是要被四十軍槍斃的。她不願叫孟祥英幹，要說是愛護媳婦，還不如說是怕受連累。所以才推三阻四，一聽到工作人員叫她自己幹，她急了他這媳婦就受連累，也比自己親身幹了輕得多，輕重比較，她的話就活動得多了；「我不管我不管！她幹得了叫她幹吧！」

工作人員勝利了，孟祥英從此才當了婦救會主任。

## 五 管不住了

當了村幹部，免不了要開會。孟祥英告婆婆說：「娘！我去開會！」說了就走了。婆婆想：「這成什麼話？小媳婦家開什麼會？」可是不叫去又不行，怕工作人員叫自己幹。她雖覺着八路軍「不行了」，可是估量一下自己的能力，比八路軍更不行，要是公然反抗起來，明天早晨四十軍不來救駕，到

晌午就保不定要被工作人員帶往區公所。光棍不吃眼前虧，由她去吧！

婦女也要開會，在孟祥英的婆婆腦子裡是個『糊塗觀念』，有心跟在後面去看看，又怕四十軍來了說自己也參加過『八路派』人的會，只好不去。第二天，心不死，總得去偵察偵察『夥媳婦們開會說了些什麼。她出去一調查『娘呀！這還了得？』婦女要求解放，要反對婆婆打罵，反對丈夫打罵，要提倡放腳，要提倡婦女打柴、擔水、上地，和男人吃一樣飯幹一樣活，要上冬學……她想：這不反了？媳婦家，婆婆不許打，丈夫不許打，該叫誰來打？難道就能不打嗎？二媳婦（就是指孟祥英。她的大孩子跟大媳婦在襄垣種地）兩隻脚，打着罵着還纏不小，怎樣還敢再放？女人們要打起柴來擔起水來還像個什麼女人？不識字還管不住啦，識了字越要上天啦！……這還成個什麼世界？

婆婆雖然就心，孟祥英却不十分在意，有工作人員主，工作倒也很順利，會也開了許多次，冬學也上了許多次。這家媳婦挨了婆婆的打，告訴孟祥英，那家媳婦受了丈夫的氣，告訴孟祥英。她們告訴孟祥英，孟祥英告訴工作人員，開會，批評，鬭爭。

孟祥英工作越積極，婆婆調查來的材料也越多，打不得罵不得，跟梅妮說：『那東西管不住了！什麼事她也要告訴工作人員！可該怎麼辦呀？』梅妮沒法，咬一咬嘴唇。

孟祥英打回柴來了，婆婆嘴一歪，悄悄說：『梅妮沒法，咬一咬嘴唇。』孟祥英擔回水來了，婆婆嘴一歪，悄悄說：『坵仰坵仰，什麼樣子！』

要提倡放腳，工作人員叫孟祥英先放，孟祥英先放了。婆婆噁着嘴，兩隻眼睛跟着孟祥英兩隻脚。

村裡的年輕女人們，却不和孟祥英的婆婆一樣：見孟祥英打柴，有些人也跟着打起來：見孟祥英

擔水，有些人也跟着擔起來：見孟祥英放腳，有些人跟着放了腳。男人們也不都像梅妮，也有許多進步的：牛××說：『女人們放了腳真能抵住個男人做！』牛××說：『女人們打柴擔水，男人少誤多少閑工！』牛××說：『牛差差常說人家八路不好，我看人家提倡的事情都很有好處！』

不論大家怎麼想，孟祥英的婆婆總覺着孟祥英越不順眼，打不得罵不得，一肚子氣沒處發作，就想找牛差差老婆開個座談會。一天，她上地去，見牛差差老婆在前邊走，她喊了一聲『等等』，人家除不等她，還走得快了。她跑了幾步趕上去，牛差差老婆說：『咱兩家以後少來往。你不要以為你老二媳婦很時興！以後四十軍來了，一定要說她是八路軍的太太！你們家裡跟八路有了關係，咱可跟你們受不起那個連累！』這幾句話，把孟祥英的婆婆說得從頭上麻到腳底。她這幾天雖是憋了一肚子氣，可還沒有考慮到這個天大的危險，座談會也不開了，趕緊找梅妮想辦法。可是梅妮有什麼辦法呢？還不是母子兩個坐在一塊各人咬各人的嘴唇？

## 六 賣也賣不了

有一次，村裡的群眾要去太倉村圍爭特務任二孩，牛差差們說：『去吧！任二孩是人家四十軍的得勁人，誰去參加圍爭，誰就得防備掉腦袋，四十軍來了馬上就跟他算賬！』孟祥英的公公婆婆丈夫聽到這話，全家着了急，雖不敢當面來勸孟祥英，可是一個個臉色都變白了，娘看看孩子，低聲說：『這回可要闖大禍！』孩子看看娘，低聲說：『這回可要闖大禍！』

這些怪眉怪眼，孟祥英看了也覺着有點可怕，問問別的媳婦們，也有些人說：『不去好』。孟祥英這時也拿不定主意，問工作人員『不去行不行』，工作人員說：『這又不強迫，不過群眾還去啦，幹部

爲什麼不去？孟祥英說不出道理來，她想：去就去吧，咱不會不說話？

她一到太倉村，見群眾滿滿擠了一會場，比看戲時候的人還多，發言的人發言時搶還搶不上空子，任二孩低着頭，連誰的臉也不敢看。這會她的想法變了，她想：這麼多的人難道都不怕槍斃？可見闖不下什麼大禍。不多一會。她就領導着西峻口人喊起反對任二孩的口號來了。

開過了這次鬪爭會，孟祥英胆子大起來，再也不信特務們『變天』的謠言了，工作更積極起來。可是她的婆婆却和她正相反：自從孟祥英開會回來，牛差差們就跟他婆婆說：『早晚免不了吃虧』，婆婆聽見這話越覺着膽寒，費了千辛萬苦，才算想了個對付孟祥英的妙法。

一天，婆婆跟梅妮的姑姑說：『這二年收成不好，家裡也沒有吃的，叫梅妮領上他媳婦去襄垣尋他哥哥去吧！』家裡沒吃的是事實，離開婆婆孟祥英也很高興，只是村裡的工作搞起來了放不下手。晚上，孟祥英到婦女識字班去了，婆婆又跟梅妮的姑姑談起話來。識字班用的油放在孟祥英家，孟祥英回去取油，聽見她們兩人的半截話。婆婆說：『領到襄垣賣了她吧，咱梅妮年輕輕地還怕訂不下個媳婦？』姑姑說：『不怕人家告訴那裡的八路軍？』婆婆說：『不怕！那裡是老日子佔着哩！』孟祥英聽了這話，才知道婆婆的高計。趕緊告訴工作員，工作員說：『她沒有跟你說明，你就不必追問她，你只要說這裡的工作放不下，不去就算了。』

孟祥英不去，婆婆也無法，白做了一番計劃。

## 七 英雄出了頭

夏天，龐炳勳孫殿英領着四十軍和新五軍投了敵人，八路軍又在林縣把他們打垮了。牛差差們一

天聽說四十軍新五軍有幾千人過了漳河往北開，正預備宣傳宣傳，又打聽得是被八路軍在日軍的據點上俘虜回來的，因此才不敢聲張。事實擺在眼前，他雖不聲張，也封鎖不住勝利的消息。村幹部們一聽到這個消息，馬上都高興起來，大大宣傳了一番，從此人心大變，就是素日信服牛差差『變天』說法的人，也都知道牛差差的『天』塌了。孟祥英在這環境好轉之後，工作當然更順利了許多。

不巧的是連年有災荒，這個秋天更糟糕一點：一夏天不見雨，莊稼乾得差不多能點着火。到秋來穀穗像打鐵錘，頭上還有寸把長一條蠟捻子；玉麥不够一腿高，三畝地也收不够一蘿頭。秋天又一連下了幾天連陰雨，三顆糧食收割不回來，草比莊稼還長得高。

政府號召採野菜渡荒，村幹部們一討論，孟祥英管組織婦女。因為秋景太壞，村裡人都洩了氣，有些人說：『連年沒收成，反正活不了，那有心事弄那一把樹葉？』孟祥英挨門挨戶勸她們，說：『死不了還得吃』，說：『過了秋天想採野菜也沒有了』，說：『野菜合餓總比吃純糧好』……她一邊說，一邊領着幾個積極的婦女先動起手來，沒糧之家，說：『情願等死』，只能算是發脾氣，後來見孟祥英領的幾個人滿院裡是野菜，也就跟着去採。孟祥英把她們組成四個組。每日分頭上山，不幾天附近山上，凡是能吃的樹葉都光了，都圍在這夥婦女們的院裡了。本村完了到外村去，河西沒到了河東去，直採到秋風掃落葉的時候，算了一下總賬，二十多個婦女，一共採了六萬多斤。

野菜採完了聽說白草能賣一塊錢一斤，孟祥英又領導婦女割白草。這一次更易領導：家家野菜堆積如山，誰也不再準備餓死，一看見野菜就都想起孟祥英，因此孟祥英一說領導婦女割白草，這些婦女們的家裡都說：『快跟人家去割吧！這小女是很有辦法的！』後來大家竟割了兩萬多斤，賣了兩萬多塊錢。

從此西峻口附近各村，都佩服孟祥英能幹。

## 八 分 家

有人說：因為孟祥英能生產渡荒，婆婆丈夫都和她好起來了。仔細一打聽，完全不確：

孟祥英採來的野菜，婆婆吃起來倒也不反對，可是不贊成她去採，說她是：「勾引上一夥年輕人，放風」。『放風』這個說法，原有兩個出處：從前有一種開煤窖的惡霸，花錢買死了工人（被買的人有了錯，可以隨便打死），關在窖底，五天或十天放出來見一次太陽，名叫『放風』；放罷了收回去，名叫『收風』。監獄裡對犯人也是這樣——從屋子放到院裡叫『放風』從院子裡鎖到屋子裡叫『收風』。孟祥英的婆婆也不是絕不贊成放媳婦的風——只要看孟祥英初嫁的時候也到地裡收割，拔苗就是個證據。不過她想『就是放風，也得由我放由我收』。按『老規矩』，媳婦出門，要是婆婆的命令，總得按照期限回來；要是自己的請求，請得准請不准只能由婆婆決定，就是准出去，也得叫媳婦看幾次臉色；要是回來得遲了，可以打，可以罵，可以不給飯吃。孟祥英要領導全村婦女，按這一套『老規矩』如何做得通？因此婆婆便覺着『此風萬萬放不得』了。

這種思想，不只孟祥英的婆婆有，恐怕還有幾個當婆婆的也同意。牛差差老婆趁此機會造出謠言，說野菜吃了不抵事，有些婆婆就不叫媳婦去了。孟祥英爲了這件事，特別召集婦女開會檢查了一次，才算是把這股謠言壓下去。

採罷了野菜，割罷了白草，孟祥英自己總結成績的時候，婆婆也在一邊給他作另一種總結。她的總結，不是算一算孟祥英採了多少菜，割了多少草。她的總結是『媳婦越來越不像個媳婦樣子了』。

她的腦筋裡，有個『媳婦樣子』，是這樣：頭上梳個掃帚把，下邊兩隻粽子腳，滾茶做飯、碾米磨麵、端湯捧水、掃地摸掉……從早起倒尿壺到晚上舖被子，時刻不離，喚着就到；見個生人，馬上躲開，要是自己不宜傳，外人一輩子也不知道自己還有個媳婦。她自己年輕時候，雖然也不全是這樣，可是就覺着媳婦總該是這樣，她覺着孟祥英越來離這個『媳婦樣子』越遠：頭上盤了個圓盤子，兩隻脚一天比一天大，到外邊爬山過嶺一天不落地，一個峻口村不夠飛，還要飛到十里外，不跟自己商量着有事瞞哄工作員，反把什麼事都告工作員說……她作着這個總結發了愁：『怎麼辦呀！打不得，罵不得，管又管不住，賣又賣不了。眼看不是家裡的人了！工作員成人家的親爹了！』好幾夜沒有睡覺，才算想了個好辦法——分家。

婆婆請牛差差作證，跟孟祥英分了家。家分的倒還公道（不公平怕孟祥英不願分），孟祥英夫婦分得四畝平地四畝坡地，只是沒有分糧食。據婆婆說：『打得少，吃完了。』可分開以後，丈夫又回婆婆家裡吃飯、睡覺，讓孟祥英一個人走了個便宜。

## 九 孟祥英的影響出了村

分開家以後，除分了二斤蘿蔔條以外，只憑野菜渡時光。過年時候沒有一顆糧，借了合作社二斤米、五斤麥子、一斤鹽。

區公所離這地方四五十里，工作上照顧不過來，得一個地方幹部很不容易。像孟祥英這樣一個自己能勞動又能推動別人的渡荒能手，反落得被家裡趕出來餓肚子，區婦教會覺着這一來太不近人情，二來也影響這地方的工作，因此向上級請准撥一點食糧幫助她，叫她在當地擔任一部分區婦教會的工



作。

孟祥英在今年（一九四四）確實也有個區幹部的作用大：

正月，大家選她爲勞動英雄，來參加專署召開的勞動英雄大會，會後她回去路過太倉村，太倉婦救會主任要她講領導婦女的經驗，她說：『遇事要講明道理，親自動手領着幹，自己先來作模範。』接着就把她領導婦女們放腳、打柴、擔水、採野菜、割白草等經驗談了許多。太倉婦救主任學上她的辦法，領導着村裡婦女修了三里多水渠，開了十五畝荒地。二月十五，白茆村（離西峻口四十里）有個廟會，她在會上作宣傳，許多村的婦女都稱贊她的辦法好。今年涉縣七區婦女生產很積極，女勞動英雄特別多，有許多是受到孟祥英的影響才起來的。

說到她親自做出來的成績更出色：春天領導婦女鋤麥子二百九十三畝，刨平地十二畝，坡地四十六畝。夏天打蝗蟲割燒蝗蟲的草，婦女們就割了二萬八千斤；其餘割麥子，串地，撈柴，剝柞條，打野菜，成績多得很，不過這都在報上登過，我這裡就不多談了。

## 十 有人問

有人問：直到現在。孟祥英的丈夫和婆婆還跟孟祥英不對頭，究竟是爲什麼？怕她腳大了走路太穩當嗎？怕她做活太多了他們沒有做的嗎？怕她刨地刨虛了嗎？怕她把蝗蟲打斷了種嗎？怕她把樹葉採光了嗎？……

答：這些還沒有見她母子們宣佈。

有人問：你對牛差差和孟祥英的婆婆，丈夫，都寫得好像有點不恭敬，難道不許人家以後再轉變

嗎？

答：孟祥英今年才二十三歲，以後每年開勞動英雄會都要談寫一回，誰變好誰變壞，你怕明年續寫不上去嗎？

催糧差

抗戰以前，還沒有咱們解放區這統一累進稅制度。徵收田賦，還是用前清的糧銀制，俗語叫『完糧』，也叫『點糧』。每年兩次，夏秋各一半。

每季開了徵以後不幾天，縣政府就把未來完糧的戶口，隨便挑一些，寫成一張單子，並且出一張拘人的票，把單子黏在後邊，派個差人出去走一趟，俗話叫催糧。要從票上看起來，有些很厲害的話，什麼『……拖延不繳，殊屬玩忽，着即扣究……』好像是犯了什麼了不起的大罪，不過除了一年只進兩回城的鄉下老土，誰也知道這不是個樣子，有勢頭的先生們根本不理；大村大鎮的人們要是沒有多走過衙門的，而生一點也不過管一頓飯或者送一頓飯錢，只有荒僻山莊，才能有一點油水。可是這種名單上寫的都是前幾輩子的死人名字，又查不出有沒有山莊上的戶口（在縣政府糧冊上改個名字，要寫催收帖子，還要花些小費，因此除了買賣田地外，上世人死了也不去改名字）。

縣政府的司法警察，不歡迎這催糧的差使，因為比起人命、盜竊、烟賭……等刑事案件來，弄錢又不多，跑路又太多。別的票子發下來，你爭我奪搶不到手；這催糧票子發下來，寫到誰名下誰也推不出。

崔九孩當了一輩差（司法警察），在那年雖是五十多了可還能說能跑。有一次南鄉的催糧差，派到他頭上，他不想去——雖然能說能跑，可總得有點油水跑得才有勁——差使多了跑不過來，本來可以臨時僱人，他雖不是跑不過來，可是不想去，好在有這僱人的例子，就僱個人吧！

他僱了煎餅舖裡一個伙計。這人是從鎮上來的，才到城裡沒有幾天，雖說沒有催過糧，可是見過別的差人到他家去催糧。他覺着這事也沒有什麼不好辦——按單找戶口，吃飯，要盤費，這有什麼難辦？他答應了，九孩就把票子、鐵繩、鎖子和自己的藤條手杖都交給他。

走路比賣煎餅還輕快，不慌不忙走了十五里，取出票來看看，村子裡有一戶叫張天錫。

進了村，到村公所一打聽，村警說：「催糧啦？張天錫是張局長的老爺爺，早就不在。」他又問村警說：「他住在那一院？」村警說：「在南頭槐樹底那黑漆大門裡。去不去吧。……」

聽這口氣，好像說「去也扯淡」。他又問：「他家沒有人？」村警說：「二先生在家啦！」他聽說有人，也就不再往下問。他想：不管幾先生吧，票上有他的名字，他還能叫我空着走？主意一定，出了村公所，往二先生家裡來。

到了村南頭，找着槐樹，又找着黑漆大門，一進去就有一個大白花狗叫起來。有個人正擔着水在院裡澆花，見他進去，便擋住狗問他是那裡來的。他說從城裡來。那人又問：「送信嗎？」他說：「不是！有個事啦！」

二先生在家裡聽見了，隔着窗問：「什麼事？」說着就到門邊，揭開竹簾用手一點說：「過來，我問問你！」他便走到門邊。二先生問：「說吧！什麼事？是不是財政局打發你來的？」他說：「不是！我是催糧的！」二先生問：「催糧的？給我捎着信啦？」他說：「沒有！」二先生說：「那你來做什麼？」他說：「票上有你的名字。」二先生看了看他，又問：「你是新來的吧？」他說：「是！」二先生搖了一下頭，似乎笑了一笑說：「去吧！我已經打發人點糧去了！」

他覺得奇怪了。他想：這先生怎麼這樣不講面子？不給錢也不管頓飯？不管飯吧連屋子裡也不叫垂去坐坐？他還沒有想完，二先生追他道：「走吧！」說了就放下簾子把頭縮回去。他生了氣，就向着門裡喊道：「這是拘票啊！」二先生也生了氣，隔着門嘆氣道：「那有這麼不通竅的差人來！」又揭開簾道：「你叫什麼名？」他更氣極了：「我拿着票找你找錯了？」澆花那個人也趕上階台，推他

一把道：『你這人真不識高低！跟二先生說話還敢那樣喊叫？』白花狗也夾纒在中間叫起來。

二先生這會可真生了氣：『我沒有見過票，拿出來我看！』他在這種局面下，一時拿不定主意，也不知是拿票好還是不拿好。澆花的勸他趕緊走開算了，可是二先生認真要他取出票來，他也只好取出來。

二先生不是沒見過票，他是要看看這差人叫什麼名字。二先生一看見崔九孩這個名字便問道：『你就是崔九孩？』他拿着票，也只好頂住這個名，便答應道：『是！』才說出個『是』字來就挨了二先生一耳光。二先生說：『回去吧！叫崔九孩親自來拿票來！』

看樣子是不便再商量了，只好返回城裡去。來回跑了三十里，吃了一個耳光，滿肚冤枉向崔九孩去訴苦。崔九孩問明了原因，便嘆氣道：『誰叫你到他那裡去？算了算了！這是我的路途債，非自己去跑一趟不行！你挨了打還不算到底，我還得給人家說好話賠情去，要不，連票也拿不出來了！』

他滿以為回來見了崔九孩可以給自己拿個主意，誰知崔九孩也這麼稀鬆？他便問道：『這家有多大勢頭？』崔九孩道：『勢頭也不大，只是惹不起；他哥哥就是現在咱縣財政局的張局長，咱得伺候人家；他從前不記得在那縣當過秘書，這幾年在地地方上當士紳，給別人跑官當官，常到城裡來，來了住在那政局，咱還不是伺候人家？算了！你回去歇歇吧！還是得我去！』他聽了這番話，也只好忍氣回去賣他的煎餅，把鐵繩、鎖子、手杖等原物交還。崔九孩吃了午飯，仍然取上他出門的那一套便來找二先生賠情要票。

二先生家是他常去的——送信、捎東西，雖不是法警分內的事，可是局長說出來就得去——路是熱的，不用打聽，一直跑到二先生院子裡。

爬到玻璃窗子上一看，二先生跟他老婆躺在烟燈旁邊搖扇子。他喜皮笑臉揭開簾子道：「二爺！我來給你老人家賠情來了！」說了就嘻嘻笑着，走進來蹲到窻下。二先生看見是他，冷冷道：「九孩！我當你的腿折了！」九孩道：「可不敢叫折了！折了還怎麼給你老人家賠情來啦！嘻嘻……」二先生老婆也禁不住笑了，只有二先生沒有笑。二先生似乎要說什麼，可是沒有開口，先提起磁壺倒了半杯冷茶喝了。

「二爺，我給你沖去！」崔九孩一躬身站起來，提起磁壺到廚房沖壺茶。

當他沖茶回來，看見二先生跟他老婆都笑着，他覺着事情已經解決了。他知道二先生也不把這事情當成一回事跟自己生氣，只要一高興就不跟他們這些人計較了。他恭恭敬敬給二先生夫婦一人倒了一杯茶，然後仍蹲到自己的原地方看風色。

二先生老婆笑着說：「老九孩！你怎麼弄了那麼個替死鬼？差一點把你二爺拴上走！」

九孩說：「不用說他了，太太！都只怨我！我不該偷懶！二爺知道，催糧是苦差！我老了，不想多跑，才僱了那麼一個人。」

二先生也開了口：「僱人也看是什麼人啦！像那樣一個土包子，一點禮體也沒有，要對上個外面來的客人，那像個什麼樣子？」崔九孩自然是一溜「是」字答應下去。答應完了，又道：「二爺！不要計較他！都是我的過！你罵我兩句好了！」他停了一下，見二先生沒有說什麼，就請求道：「我走吧，二爺？」二先生道：「走吧！票在桌子上那書夾子裡！」

他從書夾子裡翻出票來看一看問道：「二爺！這村裡還有一戶叫孫二則的住在那裡？」二先生道：「那是個種山地的，住在紅沙嶺！你到外邊打聽路吧！那可能給你趕個盤費！你們這些人還不是一

進了山，就爲了王了？」九孩笑道：「對對對！二爺是明白人！——二爺！再把你老人家的煙灰給我尋些喝吧？」二爺說：「遲早要不够！」說着折開個大紙包給他抓了一把。

崔九孩辭了二先生，在村裡問過了通紅沙嶺的路，喝一點煙灰，便望着紅沙嶺走。快到上山的地方，他拿出一付紅玻璃眼鏡戴上。這眼鏡戴上不如不戴，玻璃也不平，顏色又紅得刺眼，直直一棵樹能看成一條曲曲灣灣的紅蛇，齊齊一座房能看成一堵高高低低的紅牆，他到大村鎮不敢戴，戴上怕人家笑話，一進了山一定要戴，戴上了能嚇住人。一根藤手杖，再配上這付眼鏡，他覺着够味了。五六里山路他一點也不覺累——一來喝上了大煙灰，二來有錢可取——越走越有勁，太陽不落就趕到紅沙嶺。

紅沙嶺這個山莊，只有七家人——三家姓孫的，四家姓劉的，都是前兩輩子從河南來的開荒地的。老鄰長六十多了，姓劉，念過百家姓和四言雜字，其餘的人除了寫文書時候畫個十字，就再不動筆。

他一到莊上，有三隻狗一齊向他撲來，他用一條手杖四面招架，差一點吃了虧。孩子們出來給他擋住狗，他便問一個十二三歲的女孩道：「鄰長住在那裡？」女孩說：「在這裡，我領你去！」他就跟着這女孩找着了鄰長。

他問：「你就是鄰長？」劉老漢點點頭，問他是從那裡來的。

他說：「從城裡來的。你這莊上有個孫二則？」

「早就去世了！」

「他沒有後代？」



「有！有個孫孫名叫甲午。」

「在那裡住？」

「上地了！」又向那個小女道：「黑女！去叫你爹！」黑女答應了一聲跑出去。

劉老漢把崔九孩讓到家裡喝水，問是什麼事。九孩喝了一碗水，冷冷答道：「有點閑事！」劉老漢也無法再問，崔九孩也撐住氣不說，只是吸烟喝水。

一會，黑女跑來，領着一個人，赤着脊背，肩上背着件破小布衫，手裡提着一頂草帽，一進門就問劉老漢道：「大伯！有人找我？」

九孩問劉老漢道：「這就是孫甲午？」

劉老漢答道：「就是！」

九孩再不往下問，掏出小鐵繩來套在甲午的脖子上，用小銅鎖嘯的一聲鎖住。甲午和劉老漢都吃了一驚，黑女看了幾眼，雖說不認得是什麼事，可也覺着不對，扭頭跑了。

劉老漢問道：「老頭！究竟是什麼事？」

九孩道：「不忙！有票！」說着用腳踩住鐵繩頭，掏出票來，花啦花啦念道：「查本年度下忙糧銀業已開徵多日，乃有單列各戶，遷延不繳，殊屬玩忽之至，着即拘案訊究，以儆效尤，切切此票。」

「又從單上指出孫二則的名字道：『這是你爺爺的名字吧？』甲午不識字，劉老漢看了半天道：『是倒是！……』」

才念了票，甲午老婆和黒女都哭着跑來。甲午老婆看了看甲午，向劉老漢哭道：「大伯！這這叫怎麼過呀！黒女她爹闖下什麼禍了？」劉老漢道：「沒有什麼禍，糧繳得遲了。」甲午老婆也不知糧

做得遲了算什麼罪，只歪著頭看甲午脖子上那把銅鎖。

九孩把票摺好包起來，就牽住鐵繩向劉老漢道：「老鄰長，你在吧！我把他帶走了！」又把繩一拉向甲午道：「走吧！」說著就向門外走。

甲午老婆和黑女都急了，哇的一聲齊一哭出來。

劉老漢總還算有點經驗，便搶了幾步到門外攔住道：「老頭不要緊！天也黑了！就住這裡吧！人我保住，要說到點什麼小意思啦，也不要緊，總要打發你喜喜歡歡的起身啦！」又向甲午老婆說：「不要哭了！回去給人家老頭做些飯！」九孩道：「倒不是說那個！今年不比往年，糧太緊！」雖是這麼說，却又返回去坐下了，甲午老婆見暫且不走了，就向劉老漢道：「大伯！這事可全憑你啦呀！我回去做飯去。」說了就拉著黑女回去了。

劉老漢又向九孩道：「老頭！我保住，你暫且把他放開吧？他是一手人，借個錢跑個路都得他親自去。」

九孩見這老漢還能說幾句，要是叫他保住，他隨便給弄個塊二八毛錢，又把原人弄個不見面，難道真能把他這保人帶走？他想這人放不得，便道：「人是不能放呀！住一夜倒可以。」劉老漢道：「不放也不要緊。你也累了，到炕來隨便歇歇，咱們慢慢商量！」九孩便把甲午拴到桌腿上，躺到炕上去休息。劉老漢見他躺下了便向他道：「你且躺一下，我給你看飯去！」

劉老漢到了甲午家，天也黑了，莊上人都回來了，都擠在甲午家裡話弄這件事。劉老漢一進去，大家都圍著來問情形。

劉老漢說：「不怕！他不過想吃幾個錢？祭送祭送（鄉下人迷信鬼神，得了病送鬼叫「祭送」）。

就沒事了。」甲午老婆問：「不知道得幾個錢？」劉老漢道：「要在村裡給一頓飯錢就能打發走；到咱們這山莊上還不是盡力掙啦嗎？你們不要多到他跟前哭鬧，只要三兩個人來回跑跑路，裡外商量商量，要叫他看見咱不十分着急，才能省幾個錢。」大家又選了兩個會說話的人跟劉老漢一同去，都說：「大伯的見識高，這回全憑你啦！」

飯成了，做了一大鍋，準備叫大家都吃一些，可是有好多人不吃，都說：「小家人吃不住這樣破費。」

九孩吃過飯，劉老漢他們背地咬着甲午的耳朵給他出了些主意。又問了他一個數目，有個青年去借了一塊現洋遞給劉老漢。劉老漢拿着錢向九孩道：「本來想給老頭多借幾個盤費，不過甲午這小家人，手裡實在不寬裕，送老頭這一塊茶錢吧！」

一塊錢那時候可以買二斗米，數目也不算小，可是住衙門的這些人，到了山莊上，就看不起這個來了。他說：「小家人叫他省個錢吧！不用！我也不在乎這塊二八毛。帶他到縣裡也沒有多大要緊，不過多住幾天。」

莊稼人最怕叫他在忙時候誤幾天工，不說甲午，別人也替他着急了。那個青年又跟甲午咬着耳朵說了一會話，又去借了兩塊錢，九孩還不願意。一直熬到半夜多，錢已經借來五塊了，九孩仍不接，甲午看見五塊錢擺在桌上，有點眼紅了，便說：「大伯！你們大家也不要作難了，借人家那麼些錢我指什麼還人家啦？我的事還是只苦我吧！不要叫大家跟着我受罪。把錢都還了人家吧！明天我去就算了！」

九孩接着道：「對！人家甲午有種！不怕事！你們大家管人家做甚？」說了又躺下自言自語道：

「怕你小夥子硬笨啦？罪也是難受著啦！一進去還不是先揍一頓板子？」

甲午道：「那有什麼法？沒錢還不是由人家擺弄啦？」

劉老漢也趁勢推道：「實在不行也只好有你們的事在！」把桌子上的五塊錢一收拾，捏在自己手裡，向那個借錢的青年一伸。青年伸手去接，劉老漢可沒有立刻遞給他，順便輕輕問九孩道：「老頭！真不行嗎？」

九孩看見再要不答應，五塊錢現銀噹啣一聲就掉在那個青年手裡跑了，就趕緊改口道：「要不是看你老鄰長的面子上的話，可真是不行！」劉老漢見他改了口，又把錢轉遞到他手裡道：「要你被屈！」他接住錢又笑回道：「這我可愛財了！」

九孩把手往衣袋裡一塞，裝過了大洋，掏出鑰匙來，開了鎖，解了鐵繩，把甲午放出。第二天早上，還照樣是個晴天，崔九孩又到別處催糧，孫甲午到集上去糶米。

福  
貴

福貴這個人，在村裡比狗屎還臭。村裡人說他第一個大毛病是手不穩；比方他走到誰院裡，院的人總要眼巴巴看着他走出大門才放心；他打誰地裡走過，地裡的人就得注意一下地頭堰邊放的煙袋衣服；誰家丟了東西，總要到他家裡閑轉一趟；誰家丟了牲口，總要先看看他在家不在……不過有些事大家又覺着非福貴不行；誰家死了人，要叫他去穿穿衣裳；死了小孩，也得叫他給送送，遇着埋殯死人，抬棺打墓也都離不了他。

說到莊稼活，福貴也是各路精通，一個人能抵一個半，只是沒人能用得住他——身上有兩毛錢就要去賭博。有時候誰家的地堰塌了大壑，任憑出雙工錢，也要請他去領幾天工——經他補過的壑，很不容易再塌了，可是就在用他的時候，也常常留心，怕他順便偷了什麼傢具。

後來因為他當了吹鼓手，他的老家長王老萬要活埋他，他就偷跑了，直到去年敵人投降以後八路軍圍到他村一個多月他才回來。

我們的區幹部初到他村裡，見他很窮，想叫他找一找窮根子，可是一打聽村裡人，都一致說他是個招惹不得的壞傢伙，直到好多的受苦受難的正派人翻身以後，區幹部才慢慢打聽出他的詳細來歷。

## 一

福貴長到十二歲，他爹就死了，他娘是個把家成人的人，紡花織布來養活福貴。福貴是好孩子，精幹、漂亮，十二三歲就學得鋤苗，十六七歲做手頭活就能抵住一個大人，只是擔挑上還差一點。就在這時候，他娘又給他訂了個九歲的媳婦。這閨女叫銀花，娘家也很窮，爹娘早就死了，哥嫂養活不了她，一訂好便送過來作童養媳。不過銀花進門以後却没有受折磨——福貴娘是個明白人，又沒有生

過閨女，因此把媳婦當閨女看待。

村裡有自樂班，福貴也學會了唱戲——從小當小軍（跑龍套），長大了唱正生，唱得很好。銀花來了第二年正月十五去看戲，看到福貴出來，別的孩子們就圍住他說：『銀花！看！你女婿出來了！』說得她怪不好意思，後來慣了，也就不說那個了。

銀花頭幾年看戲，只是小孩子看熱鬧，後來大了幾歲，慢慢看出點意思來——倒不是懂得戲，是看見自己的男人打扮起來比誰都漂亮——每逢廟裡唱自己村裡的自樂班，不論怎樣忙，總想去看看，嫌怕娘說，只看到福貴下了台就回來了。有一次福貴一直唱到末一場，他回來誤了做飯，娘罵了一頓，她背地裡只是笑。別人不留意，福貴在台上却看出她的心事來，因此誤了飯也不怪她，只悄悄的笑。若跟她說一句『不能早些回來』。

## 二

福貴長到二十三，他娘得了病，吃上東西光吐。他自己也知道好不了，東屋孀也說該早點準備，福貴也請萬應堂藥店的醫生給看過幾次，吃了幾付葯也不見效。

一天，福貴娘跟東屋孀說：『我看我這病也算現成了。人常說「吃秋不吃夏，吃夏不吃秋」，如今是七月天，秋快吃得了，恐怕今年冬天就過不去。』東屋孀截住她的話道：『嫂！不要胡思亂想吧！那個人吃了五穀能不生災？』福貴娘說：『我自己的病自己明白。死我倒不怕！活了五六十歲了還死不得啦？我就只有一件心事不了：給福貴童養了個媳婦在半坡上滾著，不成一家人。這閨女也十五了，我想趁我還睜着眼給他上上頭，不論好壞也就算把我這點心盡到了。只是咱這小家人，少人沒

手的，麻煩你到那時候給我招呼招呼！」東屋婦滿口稱讚。又問了日期，答應給他儘量幫辦。

七月二十六是福貴與銀花結婚的日子，銀花娘家哥哥也來送女。銀花借東屋婦家裡梳裝上轎，抬在村裡轉了一圈，又抬回本院，下了轎往西屋去。堂屋裡坐着送女客，請老家長王老萬來陪。福貴娘嫌豆腐粉條不好，特別殺了一隻鷄，做了個火鍋四碗。

不論好壞吧，事情總算辦過了。福貴和銀花是從小就混熟了的，兩個人很合得來，福貴娘覺得滿高興。

不過仍不出福貴娘所料，收過了秋，天氣一涼病就重起來——九月裡穿起棉襖，還是頂不住寒氣，吐了裡一吃東西就痛，一痛就吐，眼窩也成黑的了，顴骨也露出來了。

東屋婦跟福貴說：「看你娘那病恐怕不中了，你也該準備一下了。」福貴也早看出來，就去尋王老萬。

王老萬說：「什麼都現成。」王老萬的「萬應堂」是藥舖帶雜貨，還存着幾口聽缺的楊木棺材。可是不論你用什麼，等一到積成個數目，就得給他寫文書。王老萬常教訓他自己的孩子說：「光生意一年能見幾個錢？全家靠放債，錢賺錢比人賺錢快得多。」

將就收罷秋，穰草還沒有鋤，福貴娘就死了。銀花是小孩子，沒有經過事，光會哭。福貴也才二十三歲，比銀花稍強一點，可是只顧央人抬棺木、請陰陽，顧不得照顧家裡。幸虧有個東屋婦，幫助銀花縫縫孝帽，掛掛白鞋，坐坐鍋，杆杆麵，才算把一場喪事忙亂過去。

連娶媳婦帶出喪，布匹雜貨錢短下王老萬十幾塊，連棺木一共算了三十塊錢，給王老萬寫了一張文書。



小家人一共四畝地，沒有別的指望，怕還不了老萬的錢，來年就給老萬住了半個長工。銀花從兩條小胳膊探不着紡花車時候就學紡花，如今雖然不過十六歲，却已學成了紡織好手。小兩口子每天早上起來，誰也不用催誰，就各幹各的去了。

老萬一共顧了四個種地伙計，老領工伙計說還數福貴，什麼活一說就通。老領工前十年是好把式，如今老了，做起吃力活來抵不住福貴，不過人家可真是通家，福貴跟人家學了好多本領。

不幸因為上一年福貴辦了婚喪大事，把家裡的糧食用完了，這一年一上工就借糧，一直借到割麥。十月下工的時候，老萬按春天的糧價一算，工錢就完了，淨欠那三十塊錢的利錢十塊零八毛。三十塊錢的文書倒成四十塊，老萬念其一來是木家，二來是東家伙計，讓了八毛利。

福貴從此好像兩腿插進沙窩裡，越墮彈越深，第四年便滾到九十多塊錢本。十月裡算賬，連工錢帶自己四畝地餘下的糧食一同抵給老萬還不夠。

這年正月初十，銀花生了一個孩子。銀花娘家只有個嫂，正月天要在家招呼客人，不能來，福貴只好在家給她熬米湯。

糧食已經給老萬頂了利，過了年就沒吃的。銀花才生了孩子，一頓米湯只用一把米，福貴自己不能跟她吃一鍋飯，又不敢把熬米湯的升把米做稠飯吃，只好把銀花米湯鍋裡剩下的米渣子喝兩口算一頓。銀花見他兩天沒吃飯，只喝一點米渣子，心痛得很，拉住他的胳膊直哭。

## 四

十四那一天，自樂班要在廟裡唱戲，打發人來叫福貴。福貴這時候正餓得心慌，只好推辭道：「小孩子才三四天，家裡離不了人照應。」

白天對付過去了，晚上非他不行，打發人叫了幾次沒有叫來，叫別人頂他的角台底下不要。有些人說：「本村唱個戲他就拿這麼大的架子！抬也得把他抬來！」

東屋嬸在廂房樓上聽見這話，連忙喊道：「你們都不知道！不是人家孩子的架子大！人家家裡沒吃的，三四天沒有吃飯，只喝人家媳婦點米渣渣，那能給咱們唱！」東屋嬸這麼一喊叫，台上下都亂說：「他不早說？正月天誰還不能給他拿個饅？」東屋嬸說：「這孩子臉皮薄，該不是不想說那丟人話啦？我給人家送個饅人家還嫌不好意思啦！」老萬在社房裡說：「再去叫吧！跟他說明，來了叫他到飯棚底吃幾個油糕，社裡出錢！」

問題算是解決了，社裡也出幾個錢，唱戲的朋友們也給他送幾個饅，才供他唱了這三天戲。

社裡還有個規矩：每年正月唱過戲，還給唱戲的人一些小費，不過也不多，一個人不過分上一兩毛錢，福貴是個大把式，分給他三毛。

那時候還是舊社會，正月天村裡斷不了賭博。十七這一天前晌，他才從廟裡分了三毛錢出來，一夥愛賭博的青年孩子們把他攔住，要跟他要錢。他心裡不淨，急若要回去招呼銀花，這些年輕人偏要留住他，有的說他撒不下老婆，有的說他捨不得三毛錢——話都說得不好聽：「三毛錢是你的命？」「不能給人家老婆攬體已？」說得他也不好意思走開，就跟大家跌起錢來。他是個巧人，付得住手

勁，當小孩子時候，到正月天也常跟別的孩子們耍，這幾年日子過得不趁心才不要了。他跟這些年輕人跌了一會，就把他們贏乾了，數了數贏够一塊多錢。

## 五

回到家，銀花說：「老領工剛才來找你上工。他說正月十五也過了，今年春淺，掌櫃說叫早些上工啦！」福貴說：「住不住吧不是自愛啦！咱給人家住半個，一月賺人家一塊半；咱欠人家九十塊，人家一月賺咱三塊六，除給人家受了苦，見一月還得貼兩塊多。幾時能貼到頭？」銀花說：「不住不是貼得越多嗎？」福貴說：「省下些工擔擔挑還得尋個活錢。」銀花說：「尋來活錢不還是給人家尋嗎？這日子真不能過了呀？」福貴說：「早就不能過了，你才知道？」

他想住也是不能過，不住也是不能過，一樣不能過，爲什麼一個活人叫他拴住？「且不給他住，先去糴二斗米再說！」主意一定，向銀花說明。背了個口袋便往集上去。

打村頭起一個光棍家門口過，聽見有人跌錢，拐進去一看，還是昨天那些青年。有一人跑來攔住他道：「你這人賭博真不老實！昨天爲什麼贏了就走？真不算人！」福貴說：「你輸乾了，叫我跟你賭嘴？」說着就回頭要走，這青年死不放，一手拉着他，一手拍着自己口袋裡的銅元道：「騙不了你！只要你有本事，還有你贏的！」

福貴走不了，就又跟他們跌了一會，也沒有什麼大輸贏。這時候，外邊來了個大光棍，擠到場上下了一塊現洋的注，小青年誰也不敢叫他這一注，慢慢都抽了腿，只剩下四五個人。福貴正準備抽身走，剛才拉他那個青年又在他背後道：「福貴！你只能捉弄我，碰上一個大把式就把你的戲煞了！」

福貴最怕人說他做什麼不如人，嘔着氣跌了一把，恰恰跌紅了，殺過一塊現洋來，那人又從大兜肚裡掏出兩塊來下在注上叫他復。他又不好意思說注太大，硬頭皮復了一把，又殺了。那人起了火，又下了五塊，他戰戰兢兢又跌了一把，跌了兩個紅一個皮，碼錢又轉到別人手裡。這時候，老領工又尋他上工，他說：『遲遲再說吧！我還不定住不住啦！』那個青年站在福貴背後向老領工道：『你不看這是什麼時候？贏一把抵住受幾個月，輸一把抵住歇幾個月，那裡還能看起那一月一塊半工錢來？』老領工沒有說什麼走了。

隔了不大一會，一個小孩從門外跑進來叫道：『快！老村長來抓賭來了！』一句話說得全場的人，不論賭的看的，五零四散跑了個光，趕老萬走到院裡，一個人也不見了。

晚上，福貴買米回來，老萬打發領工叫他到家，好好教訓了他一番，仍叫他給自己住，他說：『住也可以，只要能借一年糧。』老萬合算了一下：『四畝地打下的糧不夠給自己上利，再借下糧指什麼還？不合算，不如另僱個人。』這樣一算，便說：『那就算了，不過去年的利還短七塊，要不住就得拿出來！』福貴說：『四畝地乾脆繳你吧！我種反正打得也不夠給你！』

就這麼簡單，遲了一兩天，老萬便叫夥計往這地裡擔糞。

福貴這幾年才把地堰壘得齊齊整整的，如今給人家種上了，不看見不生氣，再也不願到地裡去。可是地很近，一出門總要看見，因此常鑽在賭場不出來，賭不賭總要去散散心。這樣一來二去，賭場也離不了福貴——手不夠就要來叫他配一配。

福貴從此以後，在外多在家少，起先還只在村子裡混。後來別的光棍也常叫上他到外村去，有時候走得遠了，三月兩月不回來。東屋嬸跟銀花說：『他再回來勸一勸他吧！人漂流的時候長了，就不能受苦了！』銀花有一回真來勸他，他說：『受不受都一樣，反正是個光！』

他有了錢也常買些好東西給銀花跟孩子吃，輸了錢認憑餓幾天也不回來剝削銀花，他常說他幹的不是正事，不願叫老婆孩子跟他受累。銀花也知道他心上不痛快，見他回來常是順着他；也知道靠他養活靠不住，只能靠自己的兩隻手養活自己和小孩。自己紡織沒錢買棉花，只好給別人做，賺個手工錢。

有一年冬天，銀花快要生第二個小孩，恰人家紡織賺了一匹布。自己捨不得用，省下叫換米熬米湯，恰巧這時候福貴回來了。他在外邊輸了錢，把棉衣也輸了，十冬臘月穿件破衣衫，銀花實在過意不去，把布給他穿了。

臘月二十銀花又生了個孩子，還跟第一次一樣，家裡沒有一顆糧，自己沒米熬米湯，大孩子四歲了，一直叫肚餓，福貴也餓得肚裡呱呱叫。銀花說：『你拿上個升，到前院堂屋支他一升米，就說我遲兩天給他紡花！』福貴去了，因為這幾年混得招牌不正，人家怕他是搗鬼，推說沒有碾出來。聽着西屋的媳婦哭，她婆婆搗起籬低低叫道：『福貴！來！』福貴走到跟前，那老婆婆說：『有點小事叫你辦辦啊，可不知道你願意不願意？』福貴問他是什麼事，她才說是她的小孫女死了，叫福貴去送送，福貴可還沒有幹過這一手，猛一聽了覺着這老婆婆太欺負人，『這些事怎麼也敢叫我幹？』他想了

麼頂回去，可是又沒說出口。那老婆見他遲疑就又追道：「去不去？去吧！這怕甚啦？不比你去借米強？」他又想想倒也對：自己混得連一升米也不值了，還說什麼面子？他沒有答話，走進西屋裡，一會就挾了個破蓆片捲子出去了。他找着背道走，生怕碰上人，在村裡沒有碰着誰，走出村來，偷偷往回看了一下，村邊有幾個人一邊望着他一邊咕咕呱呱談論着。他沒有看清楚是誰，也沒有聽清楚是說什麼，只聽着福貴長福貴短。這時候，他躲也沒處躲，蓆捲也沒處藏，半路又不能扔了，只有快快跑。

這次賺了二升米，可是自這次也做成了門市，誰家死了孩子也去叫他，青年們互相罵着玩，也好說：「你不行了，叫福貴挾出去吧！」

來年正月裡唱戲，人家也不要他了，都嫌跟他在一塊丟人，另換了個新把式。

## 七

人混得沒了臉，遇事也就不很講究了；秋頭夏季餓得沒了法，偷誰個南瓜找誰個蘿蔔，有人碰上了，罵幾句板着臉受，打幾下抱住頭挨，不管臉不臉，能吃上就算。

有一年秋後，老萬的親家來了，說福貴偷了他村裡人的胡蘿蔔，罰了二十塊錢，扣在他村村公所。消息傳到銀花耳朵裡，銀花去求老萬說情。其實老萬的親家就是來打聽福貴家裡還有產業沒有，有就老萬給他答應住這筆賬，沒有就準備把他送到縣裡去。老萬覺着他的四畝地雖交給了自己，究竟還沒有倒成死契，況且還有兩座房，二十塊錢還不虞問題，這閑事還可以管管，便對銀花說：「你回去吧！甲倒累甲，戶倒累戶，逢上這些子弟，有什麼辦法？」錢也答應住了，人也放回來了，四畝地

和三間堂房，死契寫給了老萬。

寫過了契，老萬和本家一商量，要教訓這個敗家子，晚上王家戶下來了二十多個人，把福貴綁在門外的槐樹上，老萬發命令：「打！」水藤麻繩打了福貴滿身紅龍。福貴像殺豬一般乾叫喊，銀花跪在老萬面前死禱告。

福貴挨了這頓打，養了一月傷，把銀花半年來省下的二斗多米也吃完了。

## 八

傷養好了，銀花說：「以後不要到外邊跑吧！你看怕不怕？」他說：「不跑吃什麼！」銀花也想不出辦法，沒說的，只能流兩眼淚。

這年冬天他又出去了。這次不論比那一次也強，不上一個月工夫，回來衣裳也換了，又給銀花送回五塊錢來。銀花問他怎樣弄來的，他說：「這你不用問！」銀花也就不問了，把這幾塊錢，買了些米，又給孩子換換季。

村裡的人見福貴的孩子換了新衣裳，又見銀花一向不到別人家裡支米，斷定福貴一定是做了大案。丟了銀錢的，失了牲口的，都猜疑是他。

來年正月，城裡一位大士紳出殯，給王老萬發了一張訃聞。老萬去城裡吊喪，聽吹鼓手們唱侍宴戲，聲音好像福貴。酒席快完，兩個吹鼓手來謝賓，老萬看見有一個是福貴。福貴也看見席上有老萬。趕緊把臉扭過一邊。

喪事完了，老萬和福貴各自回家。福貴除分了幾塊錢，並不覺得自己做了什麼壞事，老萬覺得這

福貴却非除去不可。

這天晚上，老萬召集起王家戶下有點面子的人來道：「福貴這東西真是活够了！竟敢在城裡當起吹鼓手來！叫人家外人知道了，咱王家戶下的人那還有臉見人呀？一墳一祖的，這堆狗屎塗到咱姓王的頭上，誰也洗不清！你們大家想想這這叫怎麼辦啦？」這地方人，最講究門第清，叫吹鼓手是「忘八」「龜孫子」，因此一聽這句話，都起了火，有的喊「打死」，有的喊「活埋」。

人多了做事不密，東屋嬸不知道怎麼打聽着了，悄悄告訴了銀花，銀花跟福貴一說，福貴連夜偷跑了。

自那次走後，七八年沒音信，銀花只守着兩個孩子過。大孩子十五了，給鄰家放牛，別的孩子們常罵他是小忘八羔子。

福貴走後不到一年，日本人就把這地方佔了。有人勸銀花說：「不如再找個主吧！盼福貴還有什麼盼頭？」銀花不肯。有人說：「世界上再沒人了，你一定要守個忘八賊漢賭博光棍啦？」銀花說：「是你們不摸內情，俺那個漢不是壞人！」

## 九

區幹部打聽清楚福貴的來歷，便同村農會主席和他去談話。農會主席說：「老萬的賤已經算過了，凡是霸佔人家的東西都給人家退了，可是你也是個受剝削的，沒有翻了身。我們村幹部昨天跟區上的同志商量了一下，打算把咱村裡的廟產給你撥幾畝叫你種，你看好不好？」福貴跳起來道：「那些都是小事！我不要求別的，只要求跟我老萬家長對着大眾表訴表訴，出出這一肚子忘八氣！」區幹部



和農會主席都答應了。

晚上，借冬學的時間，農會主席報告了開會的意義，有些古腦筋的人們不高興，不願意跟忘八在一個會上開會。福貴不管這些人願意不願意，就發起言來：

「衆位老爺們：我回來半個月了，很想找個人談談話，可是大家都怕沾上我這忘八——氣，只要我跟那裡一站，別的人就都躲開了。對不住！今天晚上我要跟我老萬家長領領教，請大家從旁聽一聽。不用怕！解放區早就沒有忘八制度了，咱這裡雖是新解放區，將來也一樣。老萬爺！我仍要叫你「爺」！逢着這種忘八子弟你就得受點累！咱爺們這賬很清楚：我欠你的是三十塊錢，兩石多穀；我給你的，是三間房，四畝地，還給你住過五年長工。不過你不要怕！我不是跟你算這個！我是想叫你說我究竟是好人呀是壞人？」

老萬悶了一會，看看大家，又看看福貴道：「這都是氣話，你跟我有什麼過不去可以直說！我從前剝削過人家的都包賠過了，只剩你這一戶了，還不能清理清理？你不要看我沒地了，大家還給我留着個舖子啦！」

福貴道：「老家長！我不是說氣話！我不要你包賠我什麼，只要你說說我是什麼人！你不說我自已說：我從小不能算壞孩子！一直長到二十八歲，沒有幹過一點胡事！」許多老人們都說：「對！實話！」福貴接着說：「後來壞了！賭博、偷人、當忘八……什麼丟人事我都幹！我知道我的錯，這不是什麼光榮事！我已經在別處反省過了。可是照你當日說的那種好人我實在不能當！照你給我作的計劃：每年給你住上半個長工，再種上我的四畝地，到年頭算賬，把我的工錢和地裡打的糧食都給你頂了利，叫我的老婆孩子餓肚。一年又一年，到死爲止。你想想我爲什麼要當這樣好人啦？我賭博是因

爲餓肚，我做賊也是因爲餓肚，我當忘八還是因爲餓肚！我餓肚是因爲什麼啦？因爲我娘使了你一口棺材，十來塊錢雜貨，怕還不了你，給你住了五年長工，沒有抵得了這筆賬，結果把四畝地繳給你，我才餓起肚來！我從二十九歲壞起，壞了六年，挨的打、受的氣、流的淚、餓的肚，誰數得清呀？直到今年，大家還說我是壞人，躲着我走，叫我的孩子是「忘八羔子」，這都是你老人家的恩典呀！幸而沒有叫你把我活埋了，我跑到遼縣去討飯，在那裡仍是賭博、偷人，只是因爲日本人打進來了，大家顧不得取樂，才算沒有再當忘八！後來那地方成了八路軍的根據地，抗日政府在那裡改造流氓、懶漢、小偷，把我組織到難民組織到山裡去開地。從這時起，我又有地種了，有房住了，有飯吃了，只是不敢回來看我那受苦難的孩子老婆！這七八年來，雖然也沒有攢下什麼家當，也買了一頭牛，攢下一窰穀，一大窩子山藥蛋。我這次回來，原是來搬我的孩子老婆，本沒有心事來和你算賬，可是回來以後，看見大家也不知道怕我偷他們，也不知道是怕沾上我這個忘八氣，總是不敢跟我說句話，我想就這樣不明不白走了，我這個壞蛋名字，還不知道要流傳到幾時，因此我想請你老人家向大家解釋解釋，看我究竟算一種什麼人！看這個壞蛋責任應該誰負？！

地

板

王家莊辦理減租。有一天解決地主王老四和佃戶們的租佃關係，按法令訂過租約後，農會主席問王老四還有什麼意見沒有，王老四說：『那是法令，我還有什麼意見？』村長和他說：『法令是按情理規定的。咱們不只要執行法令，還要打通思想！』王老四嘆了口氣說：『老實說：思想我是打不通的！我的租是拿地板換的，爲什麼偏要叫我少得些才能算拉倒？我應該照顧佃戶，佃戶爲什麼不應該照顧我？我一大家人就是指那一點租來過活，大前年遭了旱災，地租沒有收一顆，把幾顆餘糧用了個光，弄得我一年顧不住一年，有誰來照顧我？爲什麼光該我照顧人？』農會主席給他解釋了一會，區幹部也給他解釋了一會，都說糧食是勞力換的，不是地板換的。解釋過後，問他想通了沒有，他說：『按法令減租，我沒有什麼話說；要我說理，我是不贊成你們說那理的。他拿勞力換，叫他把我的地板繳回來，他們到空中生產去！你們是提倡思想自由的，我這思想是我的自由，一千年也不能跟你們的思想打通！』

小學教員王老三站起來面對着王老四講道：——

老四！再不要提地板！不提地板不生氣！

你知道！我常家窩那地板都怎麼樣？從頂到凹，都是紅土夾沙地。論畝數，老契上雖寫的荒山二處，可是聽上世人說，自從租給人家老常他爺爺，十來年就開出三十多畝好地來；後來老王老孫來了，一個村上安起三家人來，到老常這一輩三家種的地合起來已經够一頃了。論打糧食，不知道他們共能打多少，光給我出租，每年就是六十石。如今啦，不說六十石，誰可給我六升呢？

大前年除了日本人和姬鎮魁的土匪擾亂，又遭了大旱災，二伏都過了，天不下雨滿地紅。你知道吧！咱村二百多家人，死的死了，跑的跑了，七零八落丟下了三四十家。就在這時候，老常來找我借

糧，說老王和老孫都餓得沒了辦法，領着家裡人逃荒走了。後來老常餓死，他老婆領着孩子回了林縣，這莊上就沒有人了。——我想起來也很後悔，可該借給人家一點糧。

那年九月間，八路軍來打鬼子的碉堡，咱不是還逃到常家窰嗎？你可見來：前半年雖沒有種上莊稼，後半年下了連陰雨，蒿可長得不低，那一塊地也能藏住人。莊上的房子沒人住了，牽牛花穿過窰裡去，梁上有了碗口大的馬蜂窩。那天晚上大家都困乏了，呼嚕呼嚕睡下一地，我可一夜也沒有睡着。你想：我在咱本村裡，就只有南牆外的三畝菜地，那中啥用？每年的吃穿花銷，還都不是憑這常家窰的頃把地嗎？眼見常家窰的地裡，沒有糧食光有蒿，我的心就涼了半截。

這年秋天，自然是一顆租子也沒有人給。咱們這些家，是大手大腳過慣了的，「鐘在寺院音在」撐起棚子來落不下：冬天出嫁閨女，回禮物，陪嫁妝，請親戚。女婿認親，搬九，那一次也不願丟了人，抬腳動手都要花錢。幾年來兵荒馬亂，鬼子也要，姬頭魁也搶，你能能有幾顆餘糧？自己吃的是它，辦事花的也是它，不幾天差不多糟蹋完了。銀錢是硬頭貨，虛棚子能撐幾天？穀囤子麥囤子，一個一個都見了底，我有點膽寒，沒等過了年就把打雜的做飯的一齊都打發了。

七歲的孩子能吃不能幹，你三嫂活了三四十歲也是個坐在炕上等飯的，我更是出門離馬不行的人。這麼三個人來過日子，不說生產，生的也做不成熟的。你三嫂做飯掃地就累壞了她，我喂喂馬打個油買個菜也顧住了我，兩個人一後晌鋤不了兩個乾草，碾磨上還得僱零工。

過了年，接女婿住過了正月十五，剛底下的幾顆糧食眼看掃不住了，我跟你三嫂着實發了愁。依我說就搬到常家窰去種我那地，你三嫂不願意。她說三口人孤伶伶地去那裡不放心。後來正月快過完了，別人都在地裡送糞，我跟你三嫂說：「要不咱就把咱那三畝菜地也種成莊稼吧？村邊的好地，收

成好一點，儉省一點，三畝地也差不多够咱這三口人吃。」她也同意。第二天，我去地裡看了一下，辣子茄子稈都還在地裡直挺挺長着，我打算收拾一下就往裡送糞。

「老弟！我把這事情小看了，誰知道種地真不是件簡單的事！不信你試試！光幾畦茄子稈就快了一前晌：用鐮削，削不下來，用斧砍，你從西邊砍，它往東歪，用鐮削，一來根太深，二來枝枝碍事，削不到根上。回家跑了三趟，拿了三件傢具都不合適，後來想了個辦法：用鐮先把一邊削空了，搬倒，用腳踩住再用斧刻。弄了半晌還沒有弄够一畦。鄰家小剛，挑着籃頭從地裡回來，看見我兩隻手拎着斧頭筋根，笑得合不住口，差得我不敢抬頭。他笑完了，告我說不用那樣弄，說着他就放下籃頭拿起鐮來削給我看。奇怪！茄稈上的枝枝偏不得他的事！那一枝碰鐮把，就把那一枝碰掉了。他給我做了個樣子就削了一畦，跟我半前晌做的一般多。他放下籃擔起籃頭來走了，我就照着他的樣子削。也行！也削得起來了，只是人家一鐮就兩顆削一顆，我五鐮六鐮也削不下一顆來。削了不幾顆，兩手上磨起兩溜泡來；咬着牙削到晌午才算削完。吃了飯，胳膊腿一齊痛，直直睡了一後晌。」

第二天準備送糞。我胳膊痛得不想去擗（擗是往馱子裡裝的意思。因為用鐮插進糞裡，才能把糞取起來，所以叫「插」），叫你三嫂去。這一下把她難住了。她給她娘守服，穿着白鞋。老弟！我說你可不要笑，你三嫂穿鞋，從新穿到破，度稜上也不准有一點黑，她怎麼願意去插糞呢？可是糞總得用人插，她也沒理由推辭，只好拿着鐮走進馬圈裡。她走得很慢，看准一個空子才敢往前挪一步，小心謹慎照顧她那一對白鞋，我在她背後看着也沒有敢笑。往年往菜地裡的糞，都是打雜的從馬圈裡倒出來，搗碎了的；這一年把打雜的打發了，自然沒人給搗。她拿着一張鐮，立插插不下去，平插就從上面滑過去了，反過鐮來往回刮也刮不住多少，却不幸把她一對白鞋也埋住了。老弟！你不要笑

！你猜她怎麼樣？她把畝一拐，三脚兩步跑出馬圈來，又是頓，又是闕，又是用手絹擦，我在一旁忍不住笑出來。我越笑，她越氣，擰了半天仍然有許多黃麻子點；看看手，已經磨起了一個泡來，氣得她鼓嚙着嘴跑回去了。得罪了老婆，自然還得自己幹。不過我也不比人家強多少，平插立插也都是樣插不上，後來用上氣力儘在堆上撞，才撞起來些大片子。因為怕弄碎了不好插，就一片一片裝進畝子裡去。絕沒有想起來這一下白搭了：備起馬來沒人抬——老婆才生了氣，自然叫不出來，叫出來也沒有用；鄰居們也都不在家，乾看沒辦法。後來在門口又等到小剛擔糞回來，他抬得起我抬不起，還是不算話。兩個人想了一會，他有了主意，把糞又倒出半畝，等抬上以後他又一畝一畝替填滿，這才算送出第一畝糞。這一下我又學了一樣本領，第二畝我就不把畝子拿下來，只把馬拴住往上插。地不夠一百步遠，一晌只能送三畝，因為插起來費事。

老弟！這麼細細給你說，三天三夜也說不完，還是粗枝大葉告訴你吧！

糞送到地了。也下了雨，自己不會犁種，用個馬工換了兩個人工才算把穀種上。

村裡牲口都叫敵人趕完了，全村連我的馬才只有三個牲口。八路軍來了，人家都組織起互助組，沒牲口的都是人拉犁。也有人勸我加入互助組，我說我不會做活，人家說：「你不能多做少做一點，只要把牲口組織起來就行。」那時候我的腦筋不開，我怕把牲口組織進去給大家支差，就問人家能不能參加不能。人家說是自願的才行，我說：「那麼我不自願。」隔了不幾天，人也沒吃的了，馬也沒有一顆料，瘦乾了，就乾脆賣了馬養起人來了。

穀苗出得很不賴，可惜鋤不出來。我跟你三嫂天天去鋤，好像儘管鋤也只是那麼一大片，在北頭鋤了這院子大一片，南頭的草長起來就找不見苗了。四面地鄰也都種的是穀，這一年是豐收年，人家

四面的穀都長够一人高，我那三畝地夾在中間，好像個長方池子。到了秋收時候，北頭鋤出來那一小片，比起四鄰的自然不如，不過長的還像個穀，穗秀得也不大不小，可惜片子太小了。南頭太不像話，最高的一層是蒿，第二層是沙蓬，靠地的一層是抓地草。在這些草裡也能尋着一些穀，秀了穗的，大的像豬尾巴，小的像紙烟頭，高的掛在蒿稈上，低的鑽進沙蓬裡；沒秀穗的，跟抓地草秀成一片，活着的像馬鬃，死了的像魚刺，三畝地打了五斗。老弟！光我那一個馬糞也不止賣五斗穀吧？我跟你三嫂連馬工貼上，一年才落下這點收成，要不連這五斗穀也打不上。這一年，人家都是豐年，我是歉年，收着秋就沒有吃的了。

村裡人都打下兩顆糧食了，就想叫小孩子們識幾個字，叫幹部來跟我商量撥工——他們給我種那三畝地，我給他們教孩子。我自然很願意，可惜馬上就沒有吃的。村裡人倒很大方，願意管我飯，又願意給你三嫂借一部分糧，來年給我種地還不用我管飯。這一下把我的困難全部解決了，我自然很高興，馬上就開了學。

這是前年冬天的事。去年就這樣撥了一年工，還是那三畝地，還種的是穀，到秋天打了八石五。老弟！你看看人家這本領大不大？我雖是四十多的人了，這本領我非學不可！今年村裡給學校撥了二畝公地，叫學生們每天練習一會生產啦！我也參加到學生組裡，跟小孩們學習學習。我覺着這才是走遍天下餓不死的真正本領啦！

老弟，在以前我也跟你想的一樣，覺着我這轎上來馬上去，遇事都要要個排場，都是憑地板啦，現在才知道是憑人家老常老王老孫啦！唉，真不該叫把人家老常餓死了來！我看我常家窰那頃把地不說了，地廣人稀，雖然有些新來的沒地戶，可是汽車路兩旁的好地還長着蒿啦，誰還去種山地？再遲



二年，地邊一場，還不是又變成『荒山一處』了嗎！

老弟！再不要跟人家說地板能換糧食。地板什麼也不能換，我那三畝菜地，地板不比你的賴，勞力不行了，打的還不够煮錢。常家密那頃把紅土夾沙地，地板也不賴，沒有人只能長蒿，想當柴燒還得親自去割，僱人割回來，不比買柴便宜。

老弟！人家農會主席跟區上的同志說得一點也不差，糧食確確實實是勞力換的，不信你今年自己種上二畝去試試！



小經理

小經理叫三喜，是村裡合作社的經理。說他「小」，有三個原因，第一是他的年紀小，才二十三歲；第二是小村子的小合作社，只有一個經理和一個掌櫃；第三是掌櫃王忠騰不起他——有人找掌櫃談什麼生意裡邊的問題，掌櫃常好說：「不清楚就回來問一問俺那小經理。」說了就吐一吐舌頭做個鬼臉。

這三喜從小就是個伶俐孩子，愛做個巧活：過年過節，搭個彩棚，糊個花燈，比別人玩得高；說個話，編個歌，都是出口成章，非常得勁；什麼活一看就懂，木匠、石匠、鐵匠缺了人他都能配手；村裡人都說他是「百家子弟」。因為家窮，從小沒有唸過書，不識字，長大了不甘心，逢人便好問個字，也認了好多。不過字太多了，學起來跟學別的不一樣，他東問西問，數起數來也認了好幾百，可是一翻開書，自己認得的那些字都不集中，一張上碰不到幾個；這是他最不滿意的一件事。

三喜入共產黨，只比他當經理早三天。這村是個自然村，只有四個黨員，算是一小組，附在行政村的村支部。八月間，村裡鬧爭會，鬧爭合作社的舊經理張太，三喜出力不小，支部就把他收為黨員。

原來這張太是個放高利貸起家的，抗戰以前在村裡開了個小雜貨舖。說「雜貨舖」只是個名，常是要啥沒啥。賣的東西比集市上貴一半，沒人買。張太根本不憑賣貨賺錢，就憑的是放債。村裡的窮人們，一到秋季和年關，都得到他舖裡去送利，窮人們談起家常話來，都說：「窮就窮到那小舖裡，把咱們的家當慢慢都給人家送進去了。」一到抗戰時期，張太看見風頭不對，把門一關，光收不放的，幾個月的功夫就把收得動的債都收回去。一九四二年實行減租減息，張太就只剩了一些收不起来的賬尾巴，送了個空頭人情，說「本利全讓」，有些人還以為人家很開明，叫人家當本村合作社經理。

人家當了經理以後，光人家一家的股本比一村人的股還多，生意好像又成了人家的，人家揀賺錢的買賣幹，村裡人仍是要啥沒啥，村裡人對這事不滿意了好幾年，直到去年八月才又翻起來。翻起這事來以後，三喜連覺也睡不着，又是找幹部，又是找群眾，發動東家，發動西家；搜材料，找證據，講道理，喊口號；天天有他，場場有他。趕鬪倒了張太，共產黨的小組長把三喜的積極活動情形報告了支部，支部就派這小組長去和他談入黨的話。這小組長才跟他一談，他說：「不是早就入了嗎？」小組長還只當是別人已經介紹了他，就問他「是誰跟你談的？」他說：「我不是已經鬪過張太了嗎？」小組長說：「鬪張太怎麼就算入了黨？」他說：「攪翻身不是共產黨的主張嗎？照着共產黨的主張做事，怎麼還不算共產黨？」小組長聽他這麼一說，知道他了解錯了，才給他解釋怎樣才算入黨。解釋完了問他入不入，他說：「入入入，鬪爭了這麼一回，連個共產黨員也不算還行呀？」

「衆人是衆人」。三喜自參加了這次鬪爭，共產黨看他來了，群眾也看他來了。張太一倒，合作社就得補選經理。頭一天晚上提起選經理這事，每個人差不多都想到三喜身上，第二天一開會，還沒有討論，就眼決定了一樣，三喜一看這風色，一頓頭好像漲得有柳斗大，擺着兩隻手說：「不行，可是也抵抗不住大家的『擁護』」。他說：「我不識字」。大家說：「都不識字」。他說：「我兩口人過個日子，實在沒工夫」。大家說：「大家幫你生產」。他再沒有說的。

說「不識字」，說「沒工夫」，都只是表面上一個說法，實際上是怕使用不了王忠這個掌櫃。王忠這個人跟張太是一夥，伺候了張太半輩子（從張太開放債舖到後來當合作社經理，都是王忠當掌櫃），村裡人說張太是嚴嵩，王忠是趙文華。這次鬪張太，也捎帶了王忠一下，不過生意是張太的，沒有他的股本，他也只是穿黑衣保黑主，跟着張太得罪了許多人，自己也沒有落下個什麼，因此大家

只叫他反省了一下，沒有動他的產業，還叫他當合作社掌櫃。大家雖是這樣決定了，三喜的思想上一時轉不過彎來，總不想跟這『趙文華』共事。再者三喜自己也不懂生意，又要向王忠領教，又怕受王忠的捉弄，因此不敢領這個盤。

大家選起他來以後，他去向支部提出困難，支部說：『群眾既要你當，你就該克服困難，起模範作用。』他說：『我當不了。』支部說：『你看誰比你強些？』他想想，沒有。他說：『恐怕跟王忠合不來』，支部說：『你看換上誰合適就可以聘請誰。當經理有這個權。』他想想，也沒有——村裡識字的太少，沒有擔任別的工作的，還只有一個王忠。說了半天，還得自己跟王忠幹。

三喜一上了任，王忠果然跟他搗蛋。在王忠的思想上也轉不過彎來：第一，他雖作過了反省，可是只作了個樣子，沒有想到張太得利他惹人是件不合算的事——沒有想到他是給張太當了半輩子狗，只是覺着張太是他的老主人，張太倒了他再幹下去對不住張太，可是又怕群眾說他仍然跟張太是一夥，又不敢不幹。幹着却實在是一肚子不滿。第二，他覺着自己要比三喜強一萬倍，如今叫三喜當經理他當掌櫃，實在有點不服勁，總想看三喜的笑話。三喜上任這一天，叫把他以前那一段結算結算，交代一下。這在他本來是極容易的事，可是他偏不按平常結算的辦法來結算，事事叫三喜出主意。三喜說點什麼貨，他就點什麼貨，三喜說算那宗賬，他就算那宗賬。三喜總算是聰明人，應想到的項目差不多也都想到了，結算得也還差不多，只是手續上不熟練，磨了好幾倍的洋工。

他覺着王忠這人果然不好對付，跟支部說了幾回，支部叫他慢慢說服教育。可是天呀！王忠那能把他的話放在心裡呢？他爲這個着實發了幾天愁，後來想着只有把合作社這一套弄熟了，才能叫王忠老實一點，從此便事事留心，有個把月工夫，却也摸着了好多，只可惜自己識字太少，根本上還得完

全靠王忠。

要學賬，就得跟王忠學，他想要跟王忠說這話，王忠越發要拿一拿架子，因此他決定不在王忠面前丟這人，等王忠不在的時候，自己翻開賬本偷偷的學。王忠晚上在家裡睡，每天晚上過了賬點了錢，就把門一鎖回去了。他覺着這是個好機會，就跟王忠說合作社晚上不可沒人，自己要到裡邊看門，王忠就把鑰匙交了他。他當王忠每天晚上回去之後，就關起門來翻開賬本研究，因為白天留過心，晚上還能慢慢看出點道理來，比方說白天入了一百二十五斤鹽，晚上找着了一百二十五斤這個碼，就能慢慢找出那一個是『鹽』字來。起先只是認字和了解賬理，後來又慢慢學着寫——把賬本上的字寫到水牌上，寫滿了就擦，擦了又寫，常是半夜半夜不睡覺。

有一晚上，他正在水牌上練習一個『醬』字，寫了半水牌『醬』，有人在外面打門，開開門跑進個女人來，是他老婆。他問：『你半夜三更來做什麼？』老婆說：『來找你！你怎麼白天白天不回去，晚上晚上不回去？家裡就沒有事了嗎？』他說：『有什麼事？家裡少你的什麼？』老婆說：『什麼也不少，就是少你！』他說：『不要鬧！快回去吧！我還有事啦！』老婆是個年輕娃娃，不聽他的，只是跟他嚷：『不，今天晚上你不回去我就不走！』說着就去奪他手裡的筆。他把筆學得高高的笑着說：『我是願不上回去，你不走不會也住下？』他本來是說玩話，老婆可不客氣的跟他說：『你說我不敢？住下就住下，裡邊又沒別人？』說着就躺到他床上，賭氣說：『不走了！』他沒法，只好關住門；可是『醬』字還沒學好，又坐上寫起來，直寫到和王忠寫的差不多才睡。

半年工夫，賬本上用的那幾個字他學了個差不多。心這有了底，說話就硬一點，對王忠遷就得就少一點，王忠有點不高興，就裝起病來，一連三天沒到合作社。到了第四天，他去看王忠，明知道病

是裝的，却也安慰了一番，說：『你慢慢養着吧，不要着急，合作社的事情我暫且招呼幾天！』王忠見他不發急，也莫明其妙，心想『我且裝上半個月，看你怎麼辦？』可是真正裝了半月，也不見三喜發急，自己反而沉不住氣，搖搖擺擺到合作社去看。

王忠一進合作社，三喜裝得很正經的說：『好些了嗎？這幾天忙得也沒顧上去看你！』他也容氣了幾句就坐下了。他一坐下就想看看三喜這半月來在賬上鬧了些什麼笑話，順手翻開了流水賬，三喜還說：『你歇歇吧，不要着急！才好了些，防備勞着了！』他一看這本賬先吃了一驚。他看見這賬上不止沒有多少錯字，連那些糧食換貨物，現金和賒欠……一切很複雜的賬理，一項也沒有弄錯，又翻了翻另外幾本，也都一樣，要說跟自己有差別的話，只是字寫得沒有工夫些。這一下他覺着以後再不敢講價錢了，再要搗蛋就得滾蛋，滾出去便再沒有個幹的了（這合作社的經理是義務職，掌櫃却是薪水制），他躊躇了半天，才搭訕着說：『我這一病就累了你半月，心裡急得很，只是病到身上由不得人。這回才算好了，我明天搬來吧！』三喜仍然很正經的跟他說：『你看吧！不敢勉強，身體要緊！』

自此以後，王忠果然老實了，三喜吩咐他幹啥，他跟從前張太吩咐下來一樣，沒有什麼價錢可講，每到一個月頭上，不等三喜說話就先把應結算結算出來……三喜見他轉變了，對他反而又客氣好多，他也覺着比在張太手下還痛快。

三喜把改造王忠這事報告支部，是支部攬立功運動的時候，就給他記了一大功。



傳家寶

有個區幹部叫李成，全家一共三口人——一個娘，一個老婆，一個他自己。他到區上做工作去，家裡只剩下婆媳兩個，可是就只這兩個人，也有些合不來。

在鄉下，到了陰曆正月初二，照例是女人走娘家的時候，在本年（一九四九年）這一天早飯時，李成娘又和媳婦吵起來：

李成娘叫着媳婦的名字說：「金桂！準備準備走吧！早點去早點回來！」她這麼說了，覺着一定能叫媳婦以爲自己很開明，會替媳婦打算。其實她這次的開明，還是爲她自己打算：她有個女兒叫小娥，嫁到離村五里的王家寨，因爲女婿也是個區幹部，成天不在家，一冬天也沒顧上到娘家來。她想小娥在這一天一定要來，來了母女們還不談談心話？她的心病話，除了評論媳婦的短處好像再沒有什麼別的，因此便想把媳婦早早推走，免得一會小娥來了說話不方便。

金桂是個女勞動英雄，一冬天趕集賣煤，成天打娘家門口過來過去，幾時想進去看看就進去看看，根本不把走娘家當成件稀罕事。這天要是村裡沒有事，她自然也可以去娘家走走，偏是年頭臘月二十九，區上有通知，要在正月初二這一天派人來村裡開幹部會，佈置結束土改工作，她是個婦聯會主席，就不能走開。她聽見婆婆說叫她去走娘家，本來可以回答一句「我還要參加開會」，可是她也不想這樣回答，因爲她知道婆婆對她當幹部這個事早就有一大堆不滿意，這樣一答話，保不定就會吵起來，因此就另找了個理由回答說：「我暫且不去吧！來了客人不招待？」

婆婆說：「有什麼客人？也不過是小娥吧？如來了還不會自己做頓飯吃？」

金桂說：「姐姐來了也是客人呀？況且還有姐夫啦？」

婆婆不說什麼了，金桂就去切白菜，準備待客用。她切了一棵大白菜，又往水桶裡舀了兩大瓢水，提到案板跟前，把案板上的菜提到桶裡去洗。

李成娘一看見金桂這些舉動就覺着不順眼；第一，她覺着不像個女人家的舉動。她自己兩隻手提起個空水桶來，走一步路還得又開腿，金桂提滿桶水的時候也才只用一隻手；她一輩子常是用碗往鍋裡舀水，金桂用的大瓢一瓢就可以添滿她的小鍋；這怎麼像個女人？第二，她洗一棵白菜，只用一碗水，金桂差不多就用半桶，她覺着這也太浪費。既然不順眼了，不說兩句她覺得不痛快，可是該說什麼呢？說個「不像女人」吧，她知道金桂一定不吃她的，因此也只好以「反對浪費」為理由，來挑一下金桂的毛病：「洗一棵白菜就用半桶水？我做一頓飯也用不了那麼多！」

「兩瓢水吧，什麼值錢東西？到河裡多擔一擔就都有了！」金桂也提出自己的理由。

「你有理！你有理！我說的都是錯的！」李成娘說了這兩句話，氣色有點不好。

金桂見婆婆鼓了嘴，知道自己再說句話，兩個人就會吵起來，因此也就不再還口，沉住氣洗自己的菜。

李成娘對金桂的意見差不多是見面就有：嫌她洗菜用的水多，炸豆腐用的油多，通火有些手重，潑水潑的太響……不說好像不够個婆婆派頭，說得她太多了還好頂一兩句。反正總覺着不能算個好媳婦。金桂倒很大方，不論婆婆說什麼？自己只是按原來的計劃做自己的事，雖然有時候頂一兩句嘴，也不很認真。她把待客用的菜蔬都準備好，洗了佔不着的傢具，潑了水，掃了地上的菜根葱皮，算是忙了一個段落。

把這段事情作完了，正想向婆婆說一聲她要去開會。忽然覺着房子裡總還有點不整齊，仔細打量，還是婆婆床頭多一口破黑箱子。這口破箱子，年頭臘月大掃除她就提議放到床下，後來婆婆不同意，就仍放在床頭上，可是現在看來，還是搬下去好——新毯子新被褥頭上放上個噴牙裂嘴的破箱子，像個什麼擺設？他看了一會，跟婆婆商量說：「娘！咱們還是把這箱子搬下去吧？」

婆婆說：「那碍你的什麼事？」

婆婆雖然說得帶氣，金桂却偏不認真，仍然笑着說：「那破破爛爛像個什麼樣子？你不怕我姐夫來了笑話？來咱們搬了吧！」

婆婆仍然沒好氣，冷冰冰地說：「你有氣力你搬吧！我跟你搬不動！」

她滿以為不怕金桂有點氣力，一個人總搬不下去，不想金桂仍是笑嘻嘻地答應了一聲「可以」，就動手把箱子一拖拖出床沿，用胸口把一頭壓低了，然後雙手抱住箱腰抱下地去，站起來一脚又蹬得那箱子溜到床底。

金桂費了一陣氣力，才喘了兩口氣，誰知道這一下就引起婆婆的老火來？婆婆用操場上喊口令的口氣說：「再給我搬上來！我那箱子在那裡擺了一輩子了！你怕丟人你走開！我不怕丟我的人！」金桂見婆婆真生了氣，弄得摸不着頭腦，只怪自己不該多事。婆婆仍是堅持「非搬上來不可。」

其實也不奇怪。李成娘跟這口箱子的關係很深，只是金桂不知道罷了。李成娘原是個很能做活的女人，不論春夏秋冬，手裡沒做的就覺着不舒服。他有三件寶：一把紡車，一個針線筐和這口黑箱子。這箱子裡放的東西也很豐富，不過樣數很簡單——除了那個針線筐以外，就只有些破布。針線筐是柳條編的，紅漆漆過的，可惜舊了一點——原是她娘出嫁時候的陪嫁，到她出嫁時候，她娘又給她作

了陪嫁。不記得那一年磨掉了底，他用破布糊裱起來，以後破了就糊，破了就糊，各色破布不知道糊了多少層，現在不只弄不清是什麼顏色，就連柳條也看不出來了，裡邊除了針、線、尺、剪、頂針、鉗子之類，也沒有什麼別的東西。破布也不少，恐怕就有二三十斤，都是一捆一捆捆起來的。這東西，在不懂得的人看來一捆捆都一樣，不過都是些破布片，可是在李成娘看來却那樣簡單——沒有洗過的，按塊子大小捲；洗過的，按用處捲——那一捆叫補衣服，那一捆叫打褶（就是用麵糊把破布裱起來叫做鞋用），那一捆叫墊鞋底，各有各的特點，各有各的記號——有用布條捆的，有用紅頭繩捆的，有用各種顏色線捆的，跟機關裡的卷宗（公事）上纏得有號碼一樣。裝這些東西的黑箱子，原來就是李家的，可不知道是那一輩子留下來的！○卯（官名叫「樺子」完全壞了，角角落落都鑽上窟窿用亂繩穿著，底上稜上被老鼠咬得跟鋸齒一樣，漆也快脫落完了，只剩下巴掌大小一片一片的黑片。這一箱裡表都在數，再加上一架紡車，就是李成娘的全部家當。她守着這份家當活了一輩子，補補衲衲那一天離了也不行。當李成爹在的時候，她本想早給李成娶上個媳婦，把這份事業一字一板傳下去，可惜李成爹在時，家裡只有二畝山坡地，父子兩個都在外邊當傭漢，人越窮定媳婦越貴，根本打不起這主意。李成爹死後，共產黨來了，自己也分得了地，不多幾年定媳婦也不要錢了，李成沒有花錢就和金桂結了婚，李成娘在這時候，高興得面朝西給毛主席磕過好幾個頭（那時候毛主席在延安）。一九九裡（就是結婚後的九天裡），爲了考試媳婦的針工，叫媳婦給她縫過一條褲子，她認爲很滿意，比她自己做得細緻，可是過了幾個月，發現媳婦愛跟孩子到地裡做活，不愛坐在家裡補補衲衲，就覺得有點就心。她先跟李成說：「男人有男人的活，女人有女人的活：：」李成說：「我看還是地裡要緊！我自己是村裡的農會主席，要多誤些工，地裡有個人幫忙更好。」半年之後，金桂被村裡選成勞動

英雄，又選成婦聯會主席，李成又被上級提拔到區上工作，地裡的活完全交給金桂做，家事也交給金桂管，從這以後，金桂差不多半年就沒有拈過針，做什麼事又都是不問婆婆自己就作了主，這才叫李成娘着實悲觀起來。孩子在家的時候，娘對媳婦有意見可以先跟孩子說，不用直接打衝鋒；孩子走了只留下婆媳兩個，問題就慢慢出來了——婆婆只想拿他的三件寶貝往下傳，媳婦覺着那裡邊沒大出息，接受下來也過不成日子，因此兩個人從此意見不合，誰也說不服誰。只要明白了這段歷史，你就會知道金桂搬了搬箱子，李成娘爲什麼就會發那麼大脾氣。

金桂見婆婆的氣越來越大，不願意把事情擴大了，就想了個開解的辦法，仍然笑了笑說：「娘！你不要生氣了！你不願意叫搬下來，我還給你搬上去！」說着低下頭去又把箱子從床底拖出來。她正準備住上搬，忽然聽得院裡有個小女孩叫着：「金桂嫂！公所叫你去開會啦！區幹部已經來了！」

這小女孩叫玉鳳，和金桂很好。她在院裡叫着「金桂嫂」就跑進來。李成娘一聽說叫金桂去開會覺着又有點不對頭，嘴裡嘟囔着說：「天天開會！以後就叫你們把「開會」吃上！」

玉鳳雖說才十三歲，心眼兒很多，說話又伶俐。她沉住氣向李成娘說：「大娘！你還不知道今天開會幹什麼嗎？」

「我倒管他哩？」李成娘才教訓過金桂，氣色還沒有轉過來。

玉鳳說：「聽說就是討論你家的地！」

「那有什麼說頭？」

「聽說你們分的地是李成哥自己挑的，村裡人都不贊成。」

「誰說的？四五十個評議員在大會上給我分的地，村裡誰不知道？挑的……」玉鳳本來是逗

李成娘，李成娘却當了真。

李成娘認了真，玉鳳却笑了。她說：「大娘！你不是說開會不抵事嗎？哈哈……」

李成娘這時才知道玉鳳是逗她，自己也忍不住一邊笑，一邊指着玉鳳說：「你這個小搗亂鬼！」

金桂把箱子從床下拖出來正預備往床上搬，玉鳳就叫着進來了。她只願聽玉鳳跟自己的婆婆倒蛋，也就停住了手站起來，等到自己的婆婆跟玉鳳都笑了，自己也忍不住陪着她們笑了一聲，笑罷了仍舊彎下腰去搬箱子。

李成娘這一會氣已經消下去，回頭看見床頭上沒有那口破箱子，的確比放上那口破箱子寬大得多，也排場得多，因此當金桂正彎腰去搬箱子的時候，她又變了主意：「不用往上搬了，你去開你的會吧！」

金桂見婆婆的氣已經消了，自然也不願意再把那東西搬起來，就答應了一聲「也好」，仍然把它推回床下去，然後又把床上放箱子的地方的灰塵掃了一下。她一邊掃，一邊問玉鳳：「區上誰來了？」

玉鳳說：「你還不知道？李成哥回來了。」

「你又說瞎話！」

「真的！他沒有回家來嗎？」

正說着，李成的姐姐小娥就走進來，大家說了幾句見面話以後，金桂問：「我姐夫沒有來？」

小娥說：「來了！到村公所開會去了！——你怎麼沒有去開會？」

金桂抓住玉鳳一條胳膊又用一個拳頭向她頭上虛張聲勢地問她：「你不是說是你李成哥回來了」

玉鳳縮住脖子笑着說：「一提他你去得不快點！」

「你這個小搗亂鬼！」金桂輕輕在玉鳳脊背上用拳頭接了一下放了手，回頭跟小娥說：「姐姐！我要去開會，顧不上招呼你！你歇一歇跟娘兩個人自己做飯吃吧！」小娥也說：「好！你快去吧！」李成娘爲了跟小娥說起心病話來方便，本來就想把金桂推走，因此也說：「你去吧！你姐姐又不是什麼生客！」金桂便跟玉鳳走了。這時家裡只留下她們母女兩個。

小娥說：「娘！我一冬天也顧不上來看你一眼！你還好吧！」

「好什麼？活受啦吧！」

「我看比去年好得多：床上也有了新褥新被了！衣裳也整齊乾淨了，也有媳婦了……」

李成娘的心病話早聽慣不住了，小娥這一下就給她引開了口。她把下嘴唇伸得長長地哼了一聲說：「不提媳婦不生氣；古話說：『娶個媳婦過繼出個兒』（這是當地流行的一句俗話），媳婦也有本事，孩子也有本事，誰還把娘當個人啦？」說着還落了幾點老淚。她擦過淚又接着說：「人家一手遮天了：裡裡外外都由人家管，遇了大事人家會跑到區上去找人家的漢。人家兩個人商量成什麼是什麼，大小事不跟咱通個風。人家辦成什麼都對！咱還沒有問一句，人家就說『你摸不着！』外邊人來，誰也是光找人家！誰還記得有個咱？唉！小娥！你看娘還活得像個什麼人啦？——說起心病話來沒個完。你還是先做飯吧！做着飯娘再慢慢告訴你！」

小娥說：「一會再做吧，我還不餓哩！」

「先做着吧！一會他姐夫回來也要吃！」



小娥也不再推，一邊動手做飯，一邊仍跟娘談話。她說：「他姐夫給我們鎮上的婦女講話，常常表揚人家金桂，說她是勞動模範，要大家向他學習，就沒有提到她的缺點。照娘這麼說起來，雖說她勞動很好，可也不該不尊重老人啊？」

李成娘又把她那下嘴唇伸得長地哼了一聲說：「什麼好勞動？男人有男人的活，女人有女人的活。她那勞動呀，叫我看來是狗捉老鼠，多管閑事！娶過她一年了，她拈過幾回針？紡過幾條線？」

小娥笑着說：「我看人家也吃上了，也穿上了！」

李成娘把下嘴唇伸得更長了一些說「破上錢誰不會要派頭？從前我一年吃不上一斤油，人家來了以後是一月一斤；我在貨郎擔上買個針也心疼不得了，人家到集上去鞋舖裡買鞋，裁縫舖裡做制服，打扮得很時興。」這老人家，說着就帶了氣，嗓子越提越高：「不嫌敗興！一個女人家到集上買着穿！不怕別人劃她的脊筋（也是當地的俗話，意思是說不怕別人指着她的脊背笑話她）……」小娥見她動了氣，趕緊勸她，又給她倒了碗水叫她潤一潤喉嚨，又用好多別的話才算把她的話插斷。

小娥很透脫，見娘對金桂這樣不滿意，再也不提金桂的事，却說着自己一冬天的家務事來消磨時間。可是女人家的事情，總與別的女人家有關係，因此小娥不論說起什麼來，她娘都能和金桂的事往一處湊。比方小娥說到互助組，她娘就說「沒有互助組來金桂也能往外少跑幾趟」；小娥提到合作社，她娘就說「沒有合作社來金桂總能少花幾個錢」；小娥說自己住在鎮上很方便，她娘說就是鎮上的方便才把金桂引誘壞了的；小娥說自己的男人當幹部，她娘說就是李成當幹部才把媳婦嬌慣了的。

小娥見娘的話左右擺不脫金桂，就費盡心思檢娘愛聽的話。她知道娘一輩愛做針線活，愛紡棉花，就把自己年頭一冬天做針線活跟紡棉的成績在娘面前誇一誇。她說她給合作社紡了二十五斤線，給

鞋舖納了八對千針底，給裁縫舖訂了半個月制服扣子。他說到鞋舖和裁縫舖，還生怕娘再提起金桂做制服和買鞋的事來，可是已經說開頭了不得不說下去。她娘呢，因為只顧滿意女兒的功勞，倒也沒有打斷女兒的話再提金桂的事，不過聽夠了，仍未免又跟金桂連起來。她說：「看我小娥！金桂那東西能抵住我小娥一分的話，我也沒有說的！她給誰紡過一截線？給誰做過一針活？」她因為氣又上來了，聲音提得很高，連門外的腳步聲也沒聽見，趕到話才落音，金桂就揚着門簾進來了，小娥的丈夫也跟在她後面。

李成娘一見他們兩個人進來，覺着「真他娘的不湊巧」。

小娥覺着不對，趕緊把話頭引到另一邊。她問自己的丈夫說：「今天的會怎麼散得這樣快？」他丈夫說：「這會只是和幾個幹部接一下頭，到晚上才正式開會。」

只說了這麼幾句簡單話大家坐下了，誰也沒有什麼話說，金桂的臉色就很不平和。

金桂平常很大方，婆婆說兩句滿不在乎，可是這一次有些不同：小娥的丈夫是她的姐夫，可也是她的上級。她想婆婆在小娥面前欺負自己，小娥如何能不跟她自己的丈夫說？況且重要的是自己的錯誤也還可說，自己確實沒錯，只是婆婆的見解不對，她覺得犯不着受這冤枉。

小娥的丈夫見她們婆媳的關係這樣壞，也斷不定究竟那一方面對。他平常很信任金桂，到處表揚她，叫各村的婦女向她學習，現在聽見她婆婆對他十分不滿意，反疑惑自己不了解情況，對金桂保不定有點信任太過，因此，就想再來調查研究一番。他見大家都不說話，就想趁空子故意擦一擦金桂。他笑着問小娥：「你們背地裡談論人家金桂什麼事，惹得人家鼓着嘴！」

金桂沒有開口，李成娘就搶先說：「聽見叫他聽見吧，我又沒有屈說了她！你問她一冬天拈過

「一下針沒有？紡過一寸線沒有？」

婆婆開了口，金桂臉上却又和氣得多了。金桂只怕沒有機會辯白，引起上級的誤會，如今既然又提起來了，正好當面辯白清楚，因此反覺得很心平。她說：「娘！你說對都對，可惜是你不會算賬。」又回頭向小娥的丈夫說：「姐夫你給我算着：紡一斤棉花誤兩天，賺五升米；賣一趙煤或做一天別的重活，只誤一天，也賺五升米，你說還是紡線呀還是賣煤？」

小娥的丈夫笑了。他用不着回答金桂就向小娥說：「你也算算吧！雖然都是手工勞動，可是金桂勞動一天抵住你勞動兩天！我常說的『婦女要參加主要勞動』就是要算這個賬。」

李成娘覺得自己輸了，就趕緊另換一件估理的事。她又說：「那有這女人家連自己的衣裳鞋子都不做，到集上去買着穿？」她滿以為這一下可要說倒她，聲音放得更大了些。

金桂不慌不忙又向她說：「這個我也是算過賬的：自己縫一身衣服得兩天，裁縫鋪用機器縫，只要五升米的工錢，比咱縫的還好。自己做一對鞋得七天，還得用自己的材料，到鞋舖買對現成的才用斗半米，比咱做的還好。我九天賣九趙煤，五九賺四斗五，縫一身衣服買一對鞋，一共才花二斗米，我爲什麼要自己做？」

等不得金桂說完，李成娘就又發急了。她覺得兩次都輸了，總得再爭口氣——嗓子再放大一點，沒理也得強佔幾分。她大喊起來：「你做的對！都對！沒有一件沒理的！」又向女婿喊：「你們這些區幹部，成天勸大家節約節約！我活了一輩子，沒有聽說過什麼是『節約』，可是我一年也吃不了一斤油，我這節約媳婦來了是一月吃一斤。你們都會算賬，都是幹部！就請你們給我算算這筆賬！」

她越喊得響亮，女婿越忍不住笑，等她喊完了，女婿已笑得合不上口。女婿說：「老人家！你不

要急！我可以替你算算這筆賬：兩個人一月一斤油，一個人一天還該不着三錢，不能算多。「節約」是不浪費的意思。非用不行的東西，用不了不能算是浪費……」

李成娘說：「你們這些當幹部的是官官相爲！什麼非用不行？我一輩子吃糠嚙菜也活了這麼大！」

金桂說：「娘！我不過年輕點吧！還不是吃糠長大的？這幾年也不是光咱吃得好一點，你到村裡打聽一下，不論那家一年還不吃一二十斤油？」

小娥的丈夫又幫着金桂說：「老人家！如今的世道變了，變得不用吃糠了！革命就是圖叫咱們不吃糠，要是圖吃糠誰還革命呢？這個世道還是才往好處變，將來用機器種地來，打下的糧食能抵住如今兩三倍，不說一月吃一斤油，一天還得吃頓肉哩！」他這番話似乎已經把李成娘的氣給平下去了，要是不再說什麼也許就沒有事了，可是不幸又接着說了幾句，就又引起了大事。他接着說：「老人家！依我說你只用好吃上些好穿上些，過幾年清淨日子算了！家裡的事你不用管它！」

「你們區幹部就說是這種理？我死了就不管了，不死就不能由別人擺佈我！」李成娘動了大氣，也顧不上再和女婿講客氣。她說金桂不做活，浪費還都不是很重要的問題，最要緊的是恨金桂不該替她作了當家人，弄得她失掉了領導權。她又越說越帶氣：「這是我的家！她是我娶來的媳婦，先有我來先有她來？」

小娥的丈夫說：「老人家！不是說不該你管，是說你上年紀了，如今的新事情你有些摸不着！管不了！」

「管不了？娶過媳婦才一年啊！從前沒有媳婦我也活了這麼大！她有本事叫她另過日子去！我不

圖沾她的光！大小事不跟我通一通風，買個驢都不跟我商量！叫她先把我滅了吧！」

金桂向來還猜不到婆婆跟自己這樣過不去，這會聽婆婆這麼一說，也真正動了點小脾氣。她說：「娘！你也不用跟我分家了！你想管你就管，我落上一個清淨算了！」說著就跑回自己房裡去，小媳當她是回房去尋死，趕緊跟在她後面。可是當小媳才跑到她門口，她却挾了個小布包返出來又跑到婆婆的房子裡，向婆婆說：「娘！讓我交代你！」

小媳看見已經嘔成氣了，趕緊拉住金桂說：「金桂！不要鬧！娘是老糊塗了，你……」

小媳的丈夫倒很沉得住氣；他也不勸金桂也不勸丈母，倒向小媳說：「你不用和稀泥！我看就叫金桂把家務交代給老人家也好！老人家管住家到，金桂清淨一點倒還能多做一點活！」又回頭向金桂擠了擠眼說：「金桂你不要動氣！說正經的，你說對不對？」

金桂見姐夫是幫自己，馬上就又轉得和和氣氣順着姐夫的話說：「誰動氣來？」又向婆婆說：「娘！我不是跟你生氣！我不知道你想管這個！你早說來我早就交代你了！」說着就打開小包，取出一本賬和幾疊票子來。

李成娘見媳婦拿出賬本，還以為是故意難為她這不識字的人，就又說：「我不識字，不用拿那個來捉弄我！」

金桂仍然正正經經說：「我才認得幾個字？還敢捉弄人？我不是叫娘認字！我是自己不看賬記不得！」

小媳的丈夫也爬到床邊說：「讓我幫你辦交代！先點票子吧！」他點一疊向丈母娘跟前放一疊，放一疊報個數目——「這是兩千元的冀南票，五張共是一萬！」「這是兩張兩千的，一張一千的，十

張五百的，也是一萬！」……他還沒有點够三萬，丈母娘早就弄不清楚了，可是也不好意思說接管不了，只插了一句話說「弄成這各色各樣的有什麼好處，那如從前那銅元好數？」女婿沒有管他說什麼，仍然點下去，點完了一共合黨南票五萬五。

點過了票，金桂就接着交代賬上的事。她翻着賬本說：「合作社的來往賬上，咱欠人家六萬一。他收過咱二斗大麻子，一萬六一斗，二斗是三萬二。咱還該分兩三萬塊錢紅，等分了紅以後你好跟他清算吧！互助組裡去年冬天羊踩糞，欠人家六升羊工火食米。咱還存三張舊工票，一張大的是一個工，兩張小的是四分工，共是一個零四分，這個是該咱得米，去年秋後的工資低，一個工是二升半。大後天組裡就要開會結束去年的工賬，到那時候要跟人家找清……」

婆婆連一宗也沒有聽進去，已經覺得很討厭。她說：「怎麼有這麼多的窮事情？麻麻煩煩誰記得住？」

小娥聽着也替娘發愁，見娘說了話，也跟着勸娘說：「娘！你就還叫金桂管吧，自己攪那些麻煩作甚哩？」這比你黑箱子裡那東西麻煩得多哩！」李成娘覺着不止比箱子裡的東西樣數多，並且是包也沒法包，捲也沒法捲，實在不容易一捆一捆弄清楚，她這會倒是願意還叫金桂管，可也似乎還不願意馬上說丟臉話。

金桂仍然交代下去，她說：「不怕娘！只剩五六宗了——有幾宗是和村公所，有幾宗是和集上的，差務殿上咱一共支過十個人工八個驢工，沒有算。咱還管過好幾回過路軍人的飯，人家給咱的米票咱還沒有兌。這兩張，每張是十一兩。這五張，每張是……。」

「實在麻煩！我不管了！你弄成什麼算什麼！我吃上個清淨飯算拉到！」李成娘賭氣認了輸，把

腿邊的一堆票子往前一推。

小娥的丈夫哈哈大笑起來。他說：「我原來不是說叫你『過幾年清淨日子算了』嗎？」又向金桂說：「好好好！你還管起來吧！」又向小娥說：「我常叫你們跟金桂學習，就是叫學習這一大攤子！成天說解放婦女解放婦女，你們婦女想真得到解放，就得多做些事，多管點事，多懂點事！咱們回去以後，我倒應該照金桂這樣交代交代你！」





小二黑結婚

## 一 神仙的忌諱

「劉家較有兩個神仙，鄰近各村無人不曉：一個是前莊上的二諸葛，一個是後莊上的三仙姑，二諸葛原來叫劉修德，當年做過生意，拾腳動手都要論一論陰陽八卦，看一看黃道黑道，三仙姑是後莊于福的老婆，每月初一十五都要頂着紅布搖搖擺擺裝扮天神。」

二諸葛忌諱『不宜栽種』，三仙姑忌諱，『米爛了』。這裡邊有兩個小故事：有一年春天大旱，直到陰曆五月初三才下了四指雨。初四那天大家都搶着種地，二諸葛看了看曆書，又掐指算了一下說：『今日不宜栽種』。初五日是端午，他歷年就不在端午這天做什麼，又不曾種；初六倒是個黃道吉日，可惜地乾了，雖然勉強把他的四畝穀子種上了。却沒有出够一半。後來直到十五才又下雨，別人家都在地裡鋤苗，二諸葛却領着兩個孩子在地裡補空子。鄰家有個後生，吃飯時候在街上碰上二諸葛便問道：『老漢！今天宜栽種不宜？』二諸葛翻了他一眼，扭轉頭返回去了。大家就嘻嘻哈哈傳爲笑談。

三仙姑有個女孩叫小芹。一天，金旺他爹到三仙姑那裡問病，三仙姑坐在香案後唱，金旺他爹跪在香案前聽。小芹那年才九歲，晌午做撈飯，把米下進鍋裡了，聽見她娘哼得中聽，站在桌前聽了一會，把做飯也忘了。一會，金旺他爹出去小便，三仙姑趁空子向小芹說：『快去撈飯！米爛了！』却不料就叫金旺他爹聽見，回去就傳開了。後來有些好玩笑的人，見了三仙姑就故意問別人『米爛了沒有？』

## 二 三仙姑的來歷

三仙姑下神，足足有三十年了。那時三仙姑才十五歲，剛剛嫁給于福，是前後莊上第一個俊俏媳婦。于福是個老實後生，不多說一句話，只會在地裡死受。于福的娘早死了，只有個爹，父子兩個一上了地，家裡就只留下新媳婦一個人。村裡的年輕人們，覺着新媳婦太孤單，就慢慢自動的來跟新媳婦作伴，不幾天就集合了一大群，每天嘻嘻哈哈，十分闊夥。于福他爹看見不像個樣子，有一天發了脾氣，大罵一頓，雖然把外人擋住了，新媳婦却跟他鬧起來，新媳婦哭了一天一夜，頭也不梳，臉也不洗，飯也不吃。躺在炕上，誰也叫不起來，父子兩個沒了辦法。鄰家有個老婆替他請了一個神婆子，在他家下了一回神，說是三仙姑跟上她了，她也哼哼唧唧自稱吾神長吾神短，從此以後每月初十五就下起神來，別人也給她燒起香來求財問病，三仙姑的香案便從此設起來了。

青年們到三仙姑那裡去，要說是去問神，還不如說是去看聖像。三仙姑也暗暗猜透大家的心事，衣服穿得更新鮮，頭髮梳得更光滑，首飾擦得更明，宮粉擦得更勻，不由青年們不跟着她轉來轉去。

這是三十來年前的事。當時的青年，如今都已留下鬍子，家裡大半又都是十媳成群，所以除了幾個老光棍，差不多都沒有那些閑情到三仙姑那裡去了。三仙姑却和大家不同，雖然已經四五十歲，却偏愛當個老來俏，小鞋上仍要繡花，褲腿上仍要鑲邊，頂門上的頭髮脫光了，用黑手帕蓋起來，只可惜宮粉塗不平臉上的皺紋，看起來好像驢糞蛋上下上了霜。

老相好都不來了，幾個老光棍不能叫三仙姑滿意，三仙姑又團結了一夥孩子們，比當年的老相好

更多，更俏皮。

三仙姑有什麼本領能團結這夥青年呢？這秘密在她女兒小芹身上。

### 三 小芹

三仙姑前後共生過六個孩子，就有五個沒有成人，只落了一個女兒，名叫小芹。小芹當兩三歲時候，就非常伶俐乖巧，三仙姑的老相好們，這個抱過來說是「我的」，那個抱起來說是「我的」，後來小芹長到五六歲，知道這不是好話，三仙姑教她說：「誰再這麼說，你就說『是你的姑姑』。」說了幾回，果然沒有人再提了。

小芹今年十八了，村裡的輕薄人說，比她娘年輕時候好得多。青年小夥子們，有事沒事，總想跟小芹說句話。小芹去洗衣服，馬上青年們也都去洗；小芹上山採野菜，馬上青年們也都去採。

吃飯時候，鄰居們端上碗愛到三仙姑那裡坐一會，前莊上的人來回一里路，也並不覺得遠。這已經三十年來的老規矩，不過小青年們也這樣熱心，却是近二三年來才有的事。三仙姑起先還以為自己仍有勾引青年的本領，日子長了，青年們並不真正跟她接近，她才慢慢看出門道來，才知道人家來了爲的是小芹。

不過小芹却不跟三仙姑一樣，表面上雖然也跟大家說說笑笑，實際上却不跟人亂來，近二三年，只是跟小二黑好一點。前年夏天，有一天前晌，于福下地，三仙姑去攔門，家裡只留下小芹一個人，金旺來了，喜皮笑臉向小芹說：「這會可算是個空子吧？」小芹板起臉來說：「金旺哥！咱們以後說話要規矩些！你也是娶媳婦大漢了！」金旺撇撇嘴說：「唉！裝什麼假正經？小二黑一來管保你就軟

了！有便宜大家討開點，沒事；要正經除非自己鍋底沒有黑！」說着就拉住小芹的胳膊悄悄說：「不用裝模做樣了！」不料小芹大聲喊道：「金旺！」金旺趕緊放手跑出來。一邊還囁嚅道：「等等住你！」說着就悄悄溜走了。

#### 四 金旺弟兄

提起金旺來，劉家岐沒有人不恨他，只有他一個本家兄弟名叫興旺跟他對勁。

金旺他爹雖是個莊稼人，却是劉家岐一隻虎，當過幾十年老社首，鄉人打人是他的拿手好戲。金旺長到十七八歲，就成了他爹的好幫手，興旺也學會了習虎吃食，從此金旺他爹想要細誰，就不用親自動手，只要下個命令，自有金旺與旺代辦。

抗戰初年，漢奸敵探潰兵土匪到處橫行，那時金旺他爹已經死了，金旺與旺弟兄兩個，給一枝潰兵作了內線工作，引路綁票，講價贖人，又做巫婆又做鬼，兩頭白面裝好人。後來八路軍來，打垮了潰兵土匪，他兩人才又回到劉家岐。

山裡人本來就膽子小，經過幾個月大混亂，死了許多人，弄得大家更不敢出頭了，別的大村子都成立了村公所，各救會，武委會，劉家岐却除了縣府派來一個村長以外，誰也不願意當幹部。不久，縣裡派人來劉家岐工作，要選舉村幹部，金旺跟興旺兩個人看出這又是掌權的機會，大家也巴不得有人願幹，就把興旺選為武委會主任，把金旺選為村政委員，連金旺老婆也被選為婦救會主席，其他各幹部，硬捏了幾個老頭子出來充數。只有青抗先隊長，老頭子充不得。興旺看見小二黑這個小孩子漂亮好玩，隨便提了一下名就通過了，他爹三賭葛雖然不願，可是惹不起金旺，也沒有敢說什麼。

村長是外來的，對村裡情形不十分了解，從此金旺與旺比前更厲害了，只要瞞住村長一個人，村裡人不論那個都得由他兩個調遣。這幾年來，村裡雖然調換了幾個，而他兩個却好像鐵桶江山。大家對他兩個雖是恨之入骨，可是誰也不敢說半句話，都恐怕搬不倒他們，自己吃虧。

## 五 小二黑

小二黑是二諸葛的二小子，有一次反掃蕩打死過兩個敵人，會得到特等射手的獎勵。說到他的漂亮，那不只是劉家較有名，每年正月扮故事，不論去到那一村，婦女們的眼睛都跟着他轉。

小二黑沒有上過學，只是跟着他爹識了幾個字。當他六歲時候，他爹就教他識字。識字課本既不是五經四書，也不是常識國語，而是從天干、地支、五行、八卦、六十四卦名等學起，進一步便學些百中經、玉匣記、增刪卜易、麻衣神相、奇門遁甲、陰陽宅等書。小二黑從小就聰明，像那些算屬相、卜六壬課、念大小遊年或「甲子乙丑海中金」等口訣，不幾天就都弄熟了，二諸葛也常把他引在人前賣弄。因為他長得伶俐可愛，大人們也都愛跟他玩；這個說「二黑，算一算十歲屬什麼？」那個說「二黑，給我卜一課！」後來二諸葛因為說「不宜栽種」誤了種地，老婆也埋怨，大黑也埋怨，莊上人也都傳為笑談，小二黑也跟着這事受了許多奚落。那時候小二黑十三歲，已經懂得好歹了，可是大人們仍把他當成小孩來玩弄，好跟二諸葛開玩笑的，一到了家，常好對着二諸葛問小二黑道：「二黑！算算今天宜不宜栽種？」和「小二黑年紀相仿的孩子們，一跟小二黑生了氣，就連聲喊道：『不宜栽種不宜栽種……』」小二黑因為這事，好幾個月見了人躲着走，從此就和他娘商量成一氣，再不信他爹的鬼八卦。

小二黑跟小芹相好已經二三年了。那時候他才十六七，原不過在冬天夜長時候，跟着些閒人到三仙姑那裡湊熱鬧，後來跟小芹混熟了，好像是一天不見面也不能行。後莊上也有人願意給小二黑跟小芹做媒人，二諸葛不願意，不願意的理由有三：第一小二黑是金命，小芹是火命，恐怕火尅金；第二小芹生在十月，是個犯月；第三是三仙姑的聲名不好。恰巧在這時候彰德府來了一夥難民，其中有個老李帶來個八九歲的小姑娘，因為沒有吃的，願意把姑娘送給人家逃個活命。二諸葛說是個便宜，先問了一下生辰八字，掐算了半天說：「千里姻緣使線牽」就替小二黑收作童養媳。

雖然二諸葛說是千合適萬合適，小二黑却不認賬。父子們吵了幾天，二諸葛非養不行，小二黑說：「你願意養你就養着，反正我不要！」結果雖把小姑娘留下了，却到底沒有說清楚算什麼關係。

## 六 鬥爭會

金旺自從碰了小芹的釘子以後，每日懷恨，總想設法報一報仇。有一次武委會訓練村幹部，恰巧小二黑發癩疾沒有去。訓練完畢之後，金旺就向興旺說：「小二黑是裝病，其實是被小芹勾引住了，可以鬪爭他一頓。」興旺就是武委會主任，從前也碰過小芹一回釘子，自然十分贊成金旺的意見，並且又叫金旺回去和自己的老婆說一下，發動婦救會也鬪爭小芹一番。金旺老婆現任婦救會主席，因為金旺好到小芹那裡去，早就恨得小芹了不得。現在金旺回去跟她說要鬪爭小芹這才是巴不得的機會，丟下活計，馬上就去佈置。第二天，村裡開了兩個鬪爭會，一個是武委會鬪爭小二黑，一個是婦救會鬪爭小芹。

小二黑自己沒有錯，當然不承認，嘴硬到底，興旺就下命令，把他捆起來送交政權機關處理。幸

而村長腦筋清楚，勸興旺說：「小二黑發癡是真的，不是裝病，至於跟別人戀愛，不是犯法的事，不能網人家。」興旺說：「他已有了女人的。」村長說：「村裡誰不知道小二黑不承認他的童養媳。人家不承認是對的：男不過十六女不過十五，不到訂婚年齡，十來歲小姑娘，長大也不會來認這筆賬。小二黑滿有資格跟別人戀愛，誰也不能干涉。」興旺沒話說了，小二黑反要問他：「無故網人犯法不犯？」經村長雙方勸解，才算放了完事。

興旺還沒有離村公所，小芹拉着婦救會主席也來找村長。她一進門就說：「村長！捉賊要辣，捉姦要雙，當了婦救會主席就不說理了？」興旺見拉着金旺的老婆，生怕說出這事與自己有關，趕緊溜走。後來村長問了問情由，費了好大一會唇舌，才給她們調解開。

## 七 三仙姑許親

兩個鬪爭會開過以後，事情包也包不住了，小二黑也知道這事是合理合法的了，索性就跟小芹公開商量起來。

三仙姑却着了急，她跟小芹雖是母女，近幾年來却不對勁。三仙姑愛的是青年們，青年們愛的是小芹，小二黑這個孩子，在三仙姑看來好像鮮果，可惜多一個小芹，就沒了自己的份兒，他本想早給小芹找個婆家推出門去，可是因為自己聲名不正，差不多都不願意跟她結親，鬧罷鬪爭會以後，風言風語都說小二黑要跟小芹自由結婚，他想要真是那樣的話，以後想跟小二黑說句笑話都不能了，那是多麼可惜的事，因此託東家求西家要給小芹找婆家。

「插起招軍旗，就有吃糧人。」有個吳先生是在關錫山部下當過族長的退職軍官，家裡很富，才



死了老婆。他在奶奶廟大會上見過了小芹一面，願意續她。媒人向三仙姑一說，三仙姑當然願意。不幾天送過了禮帖，就算定了，三仙姑以爲了却一宗心事。

小芹已經和小二黑商量得差不多了，如何肯聽她娘的話？過禮那一天，小芹跟她娘鬧起來，把吳先生送來的首飾綢緞扔下一地。媒人走後，小芹跟她娘說：「不管！誰收了人家的東西誰跟人家去」。

三仙姑愁住了，睡了半天，晚飯以後，說是神上了身，打了兩個呵欠就唱起來。她起先責備于福管不了家，後來說小芹跟吳先生是前世姻緣，還唱些什麼「前世姻緣由天定，不順天意活不成……」于福跪在地下哀求，神非教他馬上打小芹一頓不可。小芹聽了這話，知道跟這個裝神弄鬼的娘說不出什麼道理來，乾脆躲了出去，讓她娘一個人胡說。

小芹一個人悄悄跑到前莊上去找小二黑，恰在路上碰上小二黑去找她，兩個就悄悄拉着手到一個土窖裡去商量對付三仙姑的法子。

## 八 拿雙

小芹把她怎樣怎樣裝神，唱些什麼，從頭至尾細細向小二黑說了一遍，小二黑說：「不理她！我打聽過區上的同志，人家說只要男女本人願意，就能到區上登記，別人誰也作不了主……」說到這裡，聽見外邊有腳步聲，小二黑伸出頭來一看，黑影裡站着四五個人，有一個說：「拿雙拿雙！」他兩人都聽出是金旺的聲音，小二黑起了火，大叫道：「拿？沒有犯了法！」興旺也來了，下命令道：「捉住捉住！我就看你犯法不犯法？給你操了好幾天心了！」小二黑說：「你說去那裡咱就去那裡，到邊區政府你也不能把誰怎麼樣！走！」興旺說：「走！便宜了你！把他綁起來！」小二黑掙扎

了一會，無奈沒有他們人多，終於被他們七手八腳打了一頓細起來了。興旺說：『裡面還有個女的，也細起來！捉姦要變，這是她自己說的！』說着就把小芹也細起來了。

前莊上的人都還沒有睡，聽有人吵架，有些人就跑出來看，麻桿火把下看見細着的兩個人，大家不問就都知道八九分。二諸葛也出來了，見小二黑被人家細起來，就跪在興旺面前哀求道：『興旺！咱兩家沒有什麼仇！看在我老漢面上，請你們諸位高高手……』興旺說：『這事情，我們管不了，送給上級再說吧！』小二黑說：『爹！你不用管！送到那裡也不犯法！我不怕他！』興旺說：『好小子！要硬你就硬到底！』又逼住三個民兵說：『帶他們走！』一個民兵問：『帶到村公所？』興旺說：『還到村公所做什麼？上一回不是村長放了的？送給區武委會主任按軍法處理！』說着就把他兩個人擁上走了。

## 九 二諸葛的神課

鄰居們見是興旺兄弟們細人，也沒有人敢管。小二黑講情，直等到他們走後，才把二諸葛招呼回家。二諸葛連連搖頭說：『唉！我知道這幾天要出事啦！前天早上我上地去，才上到嶺上，碰上個騎驢媳婦，穿了一身孝，我就知道壞了，我今年是羅候星照運，要緊防帶孝的沖了運氣，因此那裡也不敢去，誰知躲也躲不過？昨天晚上二黑他娘夢見廟裡唱戲。今天早上一個老鴉落在東房上叫了十幾聲……』唉！反正是時運，躲也躲不過。』他囉哩囉哩念了一大堆，鄰居們聽了有些厭煩，又給他說了一會寬心話，就都散了。

有事人那裡睡得着？人散了之後，二諸葛家裡除了童養媳之外，三個人誰也沒有睡。二諸葛摸了

摸臉，取出三個制錢占了一卦，占出之後嚇得他面色如土。他說：「了不得呀了不得！丑土的父母動出午火的官鬼，火旺於夏，恐怕有些危險了。唉！人家把他選成青年隊長，我就說過不叫他當，小夥種硬要充人物頭！人家說要按軍法處理，要不當隊長那裡犯了軍法？」老婆也拍手蹬腳道：「小爹呀！誰知道你要闖這麼大的事啦？」大黑勸道：「不怕！事已經出下了，由他去吧！我想這又不是人命事，也犯不了什麼大罪！既然他們送到區上了，我先到區上打聽打聽，你們都睡吧！」說着點了個燈籠就走了。

二諸葛打發大黑去後，仍然低着頭細細研究方才占的那一卦，停了一會，遠遠聽着有個女人哭，越哭越近，不大一會就來到窻下，一推門就進來了。二諸葛還沒有看清是誰，這女人就一把把他拉住，帶哭帶鬧說：「劉修德！還我閨女！你的孩子把我的閨女勾引到那裡了？還我……」二諸葛老婆氣得死去活來，一看見來的是三仙姑，正趕上出氣，從炕上跳下來拉住她道：「你來了好！省得我去找你！你母女兩個好生生把我的孩子勾引壞，你倒有臉來找我！咱兩人就到區上說說理！」兩個女人滾成一團，二諸葛一個人拉也拉不開，也再顧不上研究他的卦。三仙姑見二諸葛老婆已經不顧了命，自己先怯了幾分，不敢戀戰，吵鬧了一會掙脫出來就走了。二諸葛老婆追出門來，被二諸葛攔回去，還罵個不休。

## 十 恩典恩典

二諸葛一夜沒有睡，一遍一遍唸：「大黑怎麼還不回來？大黑怎麼還不回來？」第二天天不明就起程往區上走，走到半路，遠遠看見大黑，三個民兵已都回來了，還來了區上一個助理員，一個交通

員。他遠遠就喊叫道：『大黑！怎麼樣？要緊不要緊？』大黑說：『沒有事！不怕！』說着就走到跟前，助理員跟三個民兵先走了，太黑告交通員說：『這就是我爹！』又向二諸葛說：『區上添傳你跟于福老婆。你去吧，沒有事！』二黑跟小芹兩個人，一到區上就放開了。區上早就聽說與旺跟金旺兩個人不是東西，已經把他兩個人押起來了，還派助理員到咱村開大會調查他們橫行霸道的證據。我趕到那裡人家就問罷了，聽說區上還許給二黑跟小芹結婚。』二諸葛說：『不犯罪就好，結婚可不行，命相不對！你沒有聽說添傳我做什麼？』大黑說：『不知道，大約也沒有什麼大事。你去吧，我先回去告我娘說。』交通員說：『老漢！這就算見了你了！你去吧，我再傳那一個去！』說了就跟大黑相跟着走了。

二諸葛到了區上，看見小二黑跟小芹坐在一條板凳上，他就指着小二黑罵道：『闖禍東西！放了你你還不快回去？你把老子嚇死了！不要臉！』區長道：『幹什麼？區公所是罵人的地方？』二諸葛不說話了。區長問：『你就是劉修德？』二諸葛答：『是！』問：『你給劉二黑收了個童養媳？』答：『是！』問：『今年幾歲了？』答：『屬猴的，十二歲了。』區長說：『女不過十五歲不能訂婚，把人家退回娘家去，劉二黑已經跟于小芹訂婚了！』二諸葛說：『她只有個爹，也不知道逃難逃到那裡去了，退也沒處退。女不過十五不能訂婚，那不過是官家規定，其實鄉間七八歲訂婚的多着哩。請區長恩典恩典就過去了……』區長說：『凡是不合法的訂婚，只要有一方面不願意都得退！』二諸葛說：『我這是兩家情願』區長問小二黑道：『劉二黑！你願意不願意？』小二黑說：『不願意！』二諸葛的脾氣又上來了，瞪了小二黑一眼道：『由你說！』區長道：『給他訂婚不由他，難道由你說？老漢！如今是婚姻自主，由不得你了！你家養的那個小姑娘，要真是沒有娘家，就算成你的閨女好了。』

「二諸葛道：『那也可以，不過還得請區長恩典恩典，不能教他跟着福這閨女訂婚。』區長說：『這你就管不着了！』」二諸葛發急道：『千萬請區長恩典恩典！命相不對，這是一輩子的事！』又向小二黑道：『二黑！你不要糊塗了！這是你一輩子的事！』區長道：『老漢！你不要糊塗了；強逼着你十九歲的孩子娶上個十二歲的小姑娘，恐怕要生一輩子氣！我不過是勸一勸你，其實只要人家兩個人願意，你願意不願意都不相干。回去吧！童養媳沒處退就算成你的閨女！』二諸葛還要請區長「恩典恩典」，一個交通員把他推出來了。

## 十一 看看仙姑

三仙姑去尋二諸葛，一來爲的是遲遲鬧氣的本領，二來爲的是遮遮外人的耳目，其實小芹吃一吃虧她很高興，所以跟二諸葛老婆鬧了一陣之後，回去就睡了。第二天早上，她起得很遲，于福雖比她着急，可是自己既沒有主意，又不敢叫醒她，只好自己先去做飯。飯快成的時候，三仙姑慢慢起來梳妝，于福問她道：『不去打聽打聽小芹？』她說：『打聽她做甚麼？她的本領多大啦？』于福也再沒有敢說什麼，把茶做成了放在爐邊等，直等到她梳妝罷了才開飯。

飯還沒有吃罷，區上的交通員來傳她。她好像很得意，桑子拉得長長的說：『閨女大了咱管不了，就去請區長替咱管教管教！』她吃完了飯，換上新衣服，新首帕，繡花鞋，鑲邊褲，又擦了一次粉，加了幾件首飾，然後叫于福給她備上驢，她騎上，于福給她趕上，往區上去。

到了區上。交通員把她引到區長房子裡，她爬下就磕頭，連聲叫道：『區長老爺，你可要給我作主！』區長正伏在桌上寫字，見她低着頭跪在地下，頭上戴了滿頭銀首飾，還以爲是前兩天跟婆婆生

了氣的那個年輕媳婦，便說道：「你婆婆不是有保人嗎？爲什麼不找保人？」三仙姑莫明其妙，抬頭看了看區長的臉。區長見是個擦着粉的老太婆，才知道是認錯人了，交通員說：「認錯人了！這就是于小芹的娘！」區長又打量了她一眼道：「你就是小芹的娘呀？起來！不要裝神做鬼！我什麼都清楚！起來！」三仙姑站起來了，區長問：「你今年多大歲數？」三仙姑說：「四十五。」區長說：「你自己看看你打扮得像個人不像？」門邊站着老鄉一個十來歲的小閨女嘻嘻嘻笑了。交通員說：「到外邊要！」小閨女跑了。區長問：「會下神是不是？」三仙姑不敢答話。區長問：「你給你閨女找了個婆家？」三仙姑答：「找下了！」問：「使了多少錢？」答：「三千五！」問：「還有些什麼？」答：「有些首飾布疋！」問：「跟你閨女商量過沒有？」答：「沒有！」問：「你閨女願意不願意？」答：「不知道！」區長道：「我給你叫來你親自問問她！」又向交通員道：「去叫于小芹！」

剛才跑出去那個小閨女。跑到外邊一宣傳，說有個打官司的老婆，四十王了，擦着粉，穿着花鞋。鄰近的女人們都跑來看，擠了半院，唧唧噥噥說：「看看！四十五了！」「看那褲腿！」「看那鞋！」三仙姑半輩沒有臉紅過，偏這回撐不住氣了，一道道熱汗在臉上流。交通員領着于小芹來了，故意說：「看什麼？人家也是個人吧，沒有見過？閃開路！」一夥女人們哈哈大笑。

把小芹叫來了，區長說：「你問問你閨女願意不願意！」三仙姑只聽見院裡人說：「四十五」「穿花鞋」，羞得只顧擦汗，再也聞不得口。院裡的人們忽然又轉了話頭，都說「那是人家的閨女」「閨女不如娘會打扮」，也有人說：「聽說還會下神」，偏又有個知道底細的斷斷續續講「米爛了」的故事，這時三仙姑恨不得一頭碰死。

區長說：「你不問我替你問！」于小芹，你娘給你找的婆家你願意跟人家結婚不願意？」小芹說：

「不願意！我知道人家是誰？」區長向三仙姑道：「你聽見了吧？」又給她講了一會婚姻自主的法令，說小芹跟小二黑訂婚完全合法，還吩咐她把吳家送來的錢和東西原封退了，讓小芹跟二黑結婚，她羞憤之下，一一答應了下來。

## 十二 怎樣到底

三個民兵回到劉家蛟，一說區上把吳旺金旺二人押起來，又派助理員來調查他們的罪惡，真是人拍手稱快。午飯後，廟裡開了個群眾大會，村長報告了開會宗旨請大家舉他兩個人作惡事實。起先大家還怕搬不倒人家，人家再返回來報仇，老大一會沒有人說話，有幾個膽子太小的人，還悄悄勸大家說：「忍事者安然」。有個被他兩人糟踐垮了的年輕人說：「我從前沒有忍過？越忍越不安然！你們不說我說！」他先從金旺領着土匪到他家綁票說起，一連說了四五款，才說道：「我歇歇再說，先讓別人也說幾款！」他一說開了頭，許多受過害的人都搶着說起來：有給他們花過錢的，有被他們逼着上過吊的，也有產業被他們霸了的，老婆被他們姦淫過的，他兩人還派上民兵給他們家裡割柴，撥上民兵給他們自己鋤地，浮收糧，私派款，強逼民兵緝人，……你一宗他一宗，從晌午說到太陽落，一共說了五六十款。

區上根據這些罪狀把他兩人送到縣裡，縣裡把罪狀一一證實之後，除叫他們賠償大家損失外，又判了十五年徒刑。

經過這次大會之後，村裡人都都敢出頭了，不久，村幹部又都經過大會選，村裡人再也不敢亂投壞人的票了。這其間，金旺老婆自然也落了選，偏她還變了口吻，說：「以後我也要進步了」。

兩個神仙也都有了變化：

三仙姑那天在區上被一夥婦女圍住看了半天，實在覺着不好意思，回去對着鏡子研究了一下，真有點打扮得不像話；又想到自己的女兒快要跟人結婚，自己還賣什麼老俏？這才下了個決心，把自己的打扮從頭到底換了一遍，弄得像個當長輩人的樣子，把三十年來裝神弄鬼的那張香案也悄悄拆去。

二諸葛那天從區上回去，又向老婆提起二黑跟小芹的命相不對，他老婆道：『把你的鬼八卦收起吧！你不是說二黑這回了不得嗎？你一輩子放個屁也要卜一課，究竟抵了些什麼事？我看小芹滿不錯，能跟咱二黑過就很好！什麼命相對不對？你就不記得『不宜栽種』？』二諸葛見老婆都不信自己的陰陽，也就不好意思再到別人跟前賣弄他那一套了。

小芹和小二黑各回各家，見老人們的脾氣都有些改變，託鄰居們趁勢和說和說，兩位『神仙』也就順水推舟同意他們結婚。後來兩家都準備了一下，就過門。過門之後，小兩口都十分得意，鄰居們都說是村裡第一對好夫妻。

夫妻們在自己臥房裡有時候免不了說玩話：小二黑好學三仙姑下神時候唱『前世姻緣由天定』，小芹好學二諸葛說『區長恩典，命相對』。淘氣的孩子們去聽窻，學會了這兩句話，就給兩位『神仙』加了新外號：三仙姑叫『前世姻緣』，二諸葛叫『命相對』。



藝術與農村

只要承認藝術是精神食糧的話，那末它也和物質食糧一樣，是任何人都不能少的。農村有藝術活動，也正如有吃飯活動一樣，本來是很正常的事；至於說農村的藝術活動低級一點，那也是事實，買不來肉自然也只好吃小米。

在歷史上，不但世代書香的老地主們，於茶餘酒後要玩弄他們的琴棋書畫，一里之王的土老財要掛起滿屋子玻璃屏條向被壓倒的人們擺擺闊氣，就是被壓倒的人們，物質食糧雖然還填不滿胃口，而也有機會也還要偷個空子跑到廟院裡去看一看夜戲；這足以說明農村人們藝術要求之普遍是自古而然的。廣大的群眾翻身以後，大家都有了土地，這土地不但能長莊稼，而且還能長藝術。因為大家有了土地後，物質食糧方面再不用去向人求借，而精神食糧的要求也就提高了一步，因而他們的要藝術活動也就增多起來。

農村藝術活動，都有它的舊傳統，翻身群眾，一方面在這傳統上接收了一些東西，一方面又加上了自己的創造，才構成現階段的新的藝術活動。

據我所見到的，成績最大的是戲劇和秧歌。凡是大一點的村子，差不多都有劇團，而秧歌在一定的季節，更是大小村莊差不多都鬧的。按傳統來講，這兩種玩意，在過去地主看不起，窮人們玩不起，往往是富農層來主持，中農層來參加，所表演的東西，無論在內容上形式上，都徹頭徹尾是舊的，只是供他們樂一樂就算。群眾翻身以後，自然也不免想樂一樂，可是在農村中，容人最多的集體娛樂，還要數這兩種玩意兒，因此就擠到這兩種集團裡來。可是新翻身的群眾，對這兩種玩意兒感到有點不得勁——第一他們要求歌頌自己，對古人古事興趣不高；第二那些舊場舊調看起來雖是老一套，學起來却還頗費工夫，被那些成規一束縛，玩着有點不痛快。在這種情況下，他們便對這兩種東西加以

大膽的改造——打破了舊戲舊秧歌的規律，用自由地語言動作來表演現實的內容。這種作法出來的東西，不但是懂藝術的看了不過癮，就是村子裡學過這一道的人，雖然一面也參加在裡邊，一面却也連連搖頭，大有『今不如古』之嘆。不管這些人怎樣不滿，而這種新戲新秧歌却照常辦公，並且發展得很快，從他們每一個作品的整體看來，雖然大多數難免不成所以，但差不多都有它的獨到之處，而這些獨到之處又差不多都是我們想像不到的。

農村的音樂，其傳統與戲劇秧歌同，只是現階段成績比較壞。在農村中，自樂性質的吹吹打打集團，名義雖有『八音會』『十樣錦』等之不同，但其為『吹吹打打』則一，在歷史上也是地主看不起、窮人玩不起，只有富農領着中農幹的。群眾翻身後雖然也把它接收過來，但沒有耐性去學細吹細打，只能打一打大鑼大鼓。

與音樂相近的則有歌曲；這方面在歷史上雖有小調存在，且也有人利用過，但却不能說就是小調的發展。農村的小調倒是農村無產階級的東西，不過大都是些哼唧唧的情歌，不但是唱的人自以為擺不到天地壇上，就是勉強擺上去也不成個氣派，因此在過去就不能在公開的場合去唱。可是一般人都有『唱』的衝動，而歷史上沒有唱的東西，在實在憋得吃不住的時候，就唱幾句地方舊戲來出出氣，抗戰以來，作音樂工作的同志們編了一些抗戰歌曲，填補了這個歷史上的空子，於是就開了農村唱歌之風。群眾翻身之後，此風更發展了一步，幾乎是男女老少無人不唱，無時無地不唱，碰上個下鄉工作的同志便要求教他們些新歌，可惜這方面的供給量太少，以致於有些把打蝗的紙拿到結婚的會上唱的。此外，在小調方面也有很大的發展，特別是運用在戲劇上。

在圖畫方面，群眾也有要求：翻了身的群眾，有了桌子，桌子上也有了插瓶鏡子之類，牆上却也

有了字畫。他們對那些舊的中堂字畫感到不滿足（也可以說是沒有那些雅興），並且爲了不忘共產黨，也都愛在中間掛幾張毛主席、朱彭總副司令等領袖像。他們買不到時，好寫寫畫畫的人就自己畫。這些畫往往還畫得像個人形，可是你要硬說像誰就很難確定，原來畫的是毛主席，下邊寫上朱總司令，別人也看不出來。把這些畫像貼到中間，在旁邊還掛上一些不知何時何人結婚的龍鳳喜聯。

在詩歌方面，空白很大：文化界立過案的新舊各體詩，在現在的農村中根本算是死的，而新舊小調、歌謠、快板之類，雖然也有濃厚的詩味，但究非好的詩作。目前『王貴與李香香』、『圓套』（後一篇載太行文聯編的文藝雜誌）這一類作品確可以填補這一空白，但產量還少，仍須大家多寫。

最後談到小說：五四以來的新小說和新詩一樣，在農村中根本沒有栽培活了；舊小說（包括鼓詞在內，在歷史上雖然統治農民思想有年，造成了不小的惡果，但在十年戰爭中，已被炮火把它的影響沖淡了，現在說來，在這方面也是個了不起的空白。

這一切（此外或者還有，但不必盡舉了），除了空白以外，其餘活動起來的東西，不論它怎樣不像話，也得承認是屬於藝術範圍內的。就那麼多的成績，就那麼多的缺點，就那麼多的空白，我們在藝術崗位的工作者，對這應取什麼態度呢？按這活動的現象說，實在難令人滿意，可是我們若向他們表示不滿，自己就在不便之處，因爲我們既在這崗位上，人家就會把這筆「不滿」的賬過到我們名下來。

爲大衆服務的任務是肯定了的，我們的工作崗位是暫時確定了的，那末我們的主要業務就是『滿足大衆的藝術要求』，因此就要求我們各種藝術部門的工作同志們（在前方直接爲兵服務者除外），分別到農村對各種藝術活動加以調查研究，儘可能分時期按地區作出局部的總結，再根據所得之成績

及自己之素養，大量製成作品，來彌補農村藝術活動的缺陷和空白。

農村所需要的藝術品，種類之多，數量之大，有時都出乎我們想像之外。辦一份雜誌，出一份畫報，成立一個劇團，作一篇小說，很容易叫文化工作者圈子裡邊的人普遍知道，可是一拿到農村，往往如滄海一粟，試想想晉冀魯豫邊區這一塊地方，每一戶翻身群眾要買你五張年畫，你得準備多少紙張？每一縣一個農村劇團的指導人，就需要出多少戲劇幹部？在人力不敷分配的時候，後方藝術界的同志們，即使全體總動員投入農村，也只能是作一點算一點，作一滴算一滴，那裡還敢再事踟躕呢？

爲文化程度較高的人製作一些更高級的作品，自然也沒有什麼不可，不過在更偉大的任務之前，這只能算是一種副業，和花布店裡帶賣幾條綢手絹一樣，販得多了是會估去更必要的資本的。至於說投身農村中工作會不會逐漸降低了自己的藝術水平，我以為只要態度嚴肅一點是不會的。假如在觀念上認爲給群眾作東西是不值得拿出自己的全付本領來，那自然不妥當，即使爲了給群眾寫翻身運動，又何嘗不需要接受世界名畫之長呢？織綢緞的工人把全付精力用來織布，一定會織出更好的新布，最後織到最好處，也不一定會引誘得巴黎小姐來買。



論趙樹理的創作

---

1949.9.初版

遠：1—3000

---

基本定價：440元